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三

（3）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傳燈玉英集

「傳燈玉英集」，全書十五卷。宋、王隨編。本書是宋初道原所撰「景德傳燈錄」的刪節本。完成於景祐元年（西元一〇三四）。書成之後，奏請仁宗准許入藏，同年於印經院開版印刷。

關於本書之編纂緣由，該書後序中曾有說明：

臣早以餘暇，恭披是錄，精究義諦，偶達宗旨。而又顧緄縢之重，卷帙稍廣，諒參學之者，津擕頗難。因思佛門律論，尚資纂鈔，儒家史傳，具存紀略，遂擇乎精粹，撮其機要，刪爲十五卷，題之曰「傳燈玉英集」。

宋代以來，由於王室推行獎勵佛教的政策，因此，促成了大藏經的開版與翻譯事業的復興。當時的士大夫也頗爲重視佛教。尤其在儒者之間，參禪之風頗盛。當時，「景德傳燈錄」流傳於民間，禪的古則與公案也逐漸爲一般人所熟知。由於「傳燈錄」卷帙過於浩繁，因此，民間遂有簡略的刪節本出現，這點可從「羅湖野錄」一書中，天鉢元禪師答覆趙清獻公的書信中有「節本傳燈三卷」一語得知。

編者王隨，宋史卷三一一有傳，據說他是因爲仰慕唐代著名的佛教居士——裴休的爲人才歸

入佛門。「續傳燈錄」卷一，以他爲汝州首山省念的法嗣，並爲之立傳。又，他與汝州廣慧元璉的法嗣——楊億（「景德傳燈錄」的校閱者），襄州谷隱山蘊聰的法嗣——李遵勗（「天聖廣燈錄」的編者）等，都以通禪的在家居士而聞名於世。此外，明道元年（西元一〇三二年）重編的「雪峯語錄」中，有他撰寫的序文。

本書雖然是「景德傳燈錄」的摘錄本，篇幅且不及原書的一半。然而，由於刪定年代與原本開版的年代極爲相近，較能保存「景德錄」原本的面目；因此，它是研究「景德錄」一書的重要資料。例如：本書卷六的魏府大覺，爲洪州黃檗的法嗣，但在現存的「景德錄」中，都是以他爲鎭州臨濟義玄的法嗣。就這一點而言，它與宋本的《景德錄》較爲一致。

本書佚失甚久。「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雖然著錄此書書目，但是全書內文則不爲人所知。因此被視爲「佚書」。近年來，由於在山西省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的「金藏」中收有此書，原書乃重現於世。可惜全本頗有殘缺，如卷一、卷三、卷四、卷七、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三、卷十五的首部等都付諸闕如。

二、傳法正宗記、正宗論

陳垣

「傳法正宗記」（附定祖圖說）十卷、「正宗論」二卷，宋釋契嵩撰。宋、元、明、清藏著錄。嵩所撰尚有「輔教編」三卷，晁氏及「宋志」、明、清藏皆著錄；又有「鐔津集」十九卷，明北藏著錄，前三卷即「輔教編」重出，蓋萬曆時續入藏者，明南藏及清藏無「鐔津集」。

「鐔津集」，「四庫」別集類五作二十二卷，蓋由弘治本出，即今「四部叢刊」三編所影印者是也。與藏本分卷不同，而內容次第無異，蓋同出於永樂本。惟「四庫提要」謂王士禎「居易錄」十七載「鐔津集」十五卷，當另一本。

「鐔津集」卷首有陳舜俞撰「明教大師行業記」，言：「嵩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今卷末附錄諸師著述，有惠洪「禮嵩禪師塔詩」，見「石門文字禪」五，而「文字禪」十九有「嵩禪師贊」，附錄却未收。附錄又有無名序一篇，永樂、弘治兩次刊本，均疑爲著「湘山野錄」之瑩道溫作，而不知即「文字禪」二十三之「嘉祐集序」，亦可見明代僧徒之陋也。

契嵩生平

契嵩字仲靈，藤州鐔津人，今廣西梧州藤縣，熙寧五年卒，明教其賜號也。行蹟具陳舜俞撰「行業記」及「禪林僧寶傳」二十七。

「東坡志林」三言：「契嵩禪師常瞋，人未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笑，人未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者五；海月比葬，面目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云。

海月慧辯，與辯才元淨皆天台宗，明智祖韶弟子。海月熙寧六年卒，辯才元祐六年卒，其塔銘皆蘇子由撰，見「欒城後集」二十四。「東坡後集」十六有祭龍井辯才文，曰：「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

，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

此翁謂辯才，辯、臻則海月慧辯與南屏梵臻也。臻亦天台宗，四明知禮弟子，視慧辯爲姪。釋可觀「竹菴草錄」諸宗立祖條言：「昔日南屏臻老，曾與嵩仲靈往復辯正」，即其人。蓋與嵩異派相攻者也，而東坡則並交之。

璉者，大覺懷璉，與嵩皆雲門四世孫，所謂同高祖昆弟也，「禪林僧寶傳」十八有傳，元祐五年卒。北宋雲門之盛，璉與嵩皆其中健將。是時天台與雲門旗鼓相當，工力悉敵，復有士大夫周旋其間，故特形其盛。天台派「佛祖統紀」十五嘗論之，曰：「智者之爲道也，廣大悉備，爲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學焉，斯其道爲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顧言，荊溪之世，有梁肅、李華，明智之時，有晁以道、陳瑩中。是數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贊之，故智者之道愈光也。」

此明智名中立，與祖韶同賜號，而後卒五十餘年，亦得士夫之信仰者也。然吾以爲豈獨士夫贊之能致其光大，士夫毀之亦能致其光大也，特患人置之不論不議之條耳。何以言之?晁以道嘗言之矣，「景迂集」十四曰：「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實二公之力爲多也。往年孤山智圓，凜然有名當世，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古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讐而慕其善，又一反也。」

此所謂相反而實相成也。孤山智圓爲台宗之山外派，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將另論之。智圓著書滿家，其文集名「閑居編」，取法乎韓，契嵩著書名「非韓」，而文實學韓。「鐔津集」

十有「上歐陽侍郎書」，曰：「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以書奏天子，因而得幸下風，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讀書爲文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爲善，誘之欲其至之耳。」

嵩固非韓者也，何其聲之似韓也。然惟其似韓，故當時禪講雖不相能，嵩與辯又瞋喜不同道，而辯竟有求嵩之事，是亦學韓之力也。「鐔津集」十五有「慈雲式公行業曲記」，式公者遵式，天台大師，慧辯之祖，而明智祖韶之父也。其文曰：「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名德之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違其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一行業記耳，何人不可爲，而必有待於嵩者，以其聲之似韓也。智圓而在，或無所求於嵩，嵩卒後一年辯卒，嵩而在，辯塔銘亦或無所求於子由也。因論嵩生平，而連類及之如此。

「正宗記」之內容及得失

「正宗記」爲傳記體，其書在「景德」、「天聖」二錄之後。於唐以來禪宗二十八祖世系，宗「寶林傳」，而求古籍以證明之，解釋之。嘉祐六年進之朝。

卷一　爲「始祖釋迦如來表」。名爲表，實非旁行斜上之體也，蓋一世譜而已。

卷二至六　爲迦葉至東土六祖大鑒止。

卷七、八　爲「正宗分家略傳」。記大鑒以下至十二世，凡一千三百四人，其有行蹟可紀者，以見於「景德」、「天聖」二錄及「宋高僧傳」，故略其行事，只敍其世次。嵩爲大鑒十一世，然卷八記雲門之嗣，至嵩本師洞山曉聰而止，不及本身，亦猶「景德錄」道原之意也。

卷九　爲「旁出略傳」。敍六祖以前旁支世系，凡二百五人。又「宗證略傳」十人，皆本書所據各說之譯者著者，不分緇素，故裴休、劉昫在焉，以曾採裴撰「圭峯傳法碑」及「舊唐書」「神秀傳」也。

卷十　爲「傳法正宗定祖圖」。繪三十三祖傳法故事，今藏本則有說無圖矣。（編按：本文所述之「定祖圖」版本，與「禪宗全書」本不同，故有「有說無圖」之語，且次序之編排亦異。「禪宗全書」本之「定祖圖」在「正宗記」前獨立成書，並未合爲一書。）

「正宗論」二卷，四篇，則闡明達摩之法，的有師承，以破神清「北山錄」及「付法藏傳」之說，曰：「後魏毀教時，僧曇曜於倉皇中，單錄諸祖名目，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進爲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爲書，命曰「付法藏傳」，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致然也。」

其重要之根據，則在「出三藏記」之薩婆多部師承目錄及「達摩多羅禪經」。然二書只有達摩多羅，無菩提達摩，故「景德錄」於菩提達摩下曰「本名菩提多羅」，「正宗記」改曰「初名菩提多羅，亦號達摩多羅」。又於「定祖國」菩提達摩下注云：「其名稱呼不同，如達摩多羅，凡三四說。」其所以必須如此解釋者，蓋就已成之說而彌縫之、補救之，以求合於古籍，亦煞費苦心矣。

其必不可掩飾，如「寶林傳」所紀年代，十誤八九，「景德錄」改而仍誤，「正宗記」則一概芟夷之，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入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以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遠，數萬餘里，其中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譯比較，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而存其帝代焉。」

此亦堅壁清野之法，欲使人無所藉口也。然因史學常識不豐富，每以不誤爲誤。如卷五「達摩傳」注云：「『傳燈錄』諸書舊說，並云達摩來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書，普通祇七年，惟今玉佑『長曆』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云云。不知普通八年三月十一日，始改元大通，明著梁史。「長曆」列有八年，有何可疑。輕於立論，未免爲識者所笑耳。

年曆之外，「寶林傳」所載文獻多不足據，如梁武帝撰「達摩碑」及昭明太子撰「達摩祭文」等，「景德錄」均削而不載，蓋其愼也，而「正宗記」反採之。當「寶林傳」未復出時，吾不知其所本，今二文均見「寶林傳」八，乃知「正宗記」實本於此也。

「寶林傳」又有二十九祖可大師碑，題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中有「東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以內供奉授僧及稱禪宗爲東山法門事皆在法琳以後，此碑之僞顯然。「正宗記」採其中之傳說可也，據此碑以攻「唐僧傳」不可也。今「正宗記」六「可大師傳」後，評「唐僧傳」云：「『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曷其異乎！余考法琳碑，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爲『唐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爲詳」云。此可見嵩於史料眞僞之鑒定法，殊未注意也。

然嵩不特攻「唐傳」，且並攻贊寧。「正宗論」四云：「初宣律師以達摩預之習禪高僧，降

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蒙嘗患其不公。贊寧僧錄，繼宣爲傳，論習禪科，尊達摩之宗，及考寧所撰「鷲峯聖賢錄」，蓋亦傍乎「寶林」、「付法藏」二傳，非有異聞，其所斷浮泛，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

嵩蓋工於爲文，疏於考史，又往往爲感情所蔽，於僞史料既不能割愛，於前輩復肆意譏評。「四庫譚津集」提要謂其恃氣求勝，東坡謂其常瞋，未見其笑，蓋天生性格使然，無足怪矣。

「正宗記」板本

「正宗記」吾所見嘉興藏本、頻伽藏本、揚州磚橋刻經處本，「定祖圖」皆無圖，惟磧砂藏本，圖繪甚精。其卷首記云：「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局，今依福州開元禪寺校定元本『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其明教大師所上之書，及入藏劄子，舊本皆在表尾，今列於首，庶期展卷，備悉所從。延祐二年乙卯五月日，住持傳法比丘清表題。」

所謂福州開元寺本，即南宋隆興二年甲申所刊者也，今藏本皆由隆興福州本出。據宋濂「學士文集」卷三十，有「傳法正宗記序」，云：「書興，曹溪大弘達摩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付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誣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傅會，雖以取歡。而好議論之徒，紛紛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痛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記載，爲『傳法正宗記』，以闢義學者之妄。其衞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是爲洪武甬東本，吾未之見，僅介宋序如右。

目次

傳燈玉英集

宋・王隨　編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 暨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辯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

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旣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六宗所一一詞問彼尊者聞師指誨各各開悟懺悔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

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微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坐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妄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旣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

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開悟懺悔王聞規戒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坐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負道誓處

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

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

叔慈悲遠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賚詔迎奉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荅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至人乃往彼叅承師常端坐面墻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夜大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智輕心欲冀眞乘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覔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三詔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

繒帛等師三讓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内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

九

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身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不事家產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終日宴坐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白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矣

十

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
林達磨大士必汝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
法傳衣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
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覔罪不可
得師曰我與汝懺罪訖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
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

十一

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曰始知罪
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
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
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達磨
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
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儁通究墳典年二十

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甞聞祖會二祖說
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
世典唯一衣一鉢一食一坐奉頭陀行既久侍於
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
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
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
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

十二

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
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甞有一刹那頃斷
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
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
行自得度世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

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命筆迴

十三

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榮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忘存儉約唯畜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曠曰不可測也師持鉢聚落隨得隨散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

十四

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齎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年時人無能知者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乞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

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内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中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有神乃相謂曰城内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邪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

毋所乞令出家父毋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謁師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經八月師告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付衣法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内外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秀上坐所述能曰其偈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

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迫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既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

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落髮

入牛頭山幽棲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四祖大師遙觀氣象知彼有奇異之人乃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祖遂入山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便起作禮曰大德識道信禪師否祖曰貧道是也師曰因何到此祖曰特來

相訪師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遮箇在祖却於師安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遮箇在師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

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

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累立戰功年四十出家谷中入定山水瀑漲怡然不動後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爲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耆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

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師嘗有偈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僧慧忠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答

日虛無具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

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僧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曰為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

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蕊間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眞法寶也師感悟乃誡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抵臨安見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起立師曰何以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後詣長安屬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人亦謂鵲窠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

壽八十有四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

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

北宗神秀禪師者（邪舍之藏誌云良妣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捨愛出家尋師訪道遇五祖乃曰此真吾師也祖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武后召至

內道場供養命於舊山置度門寺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嵩嶽慧安國師（邪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荆州支江人也姓衛氏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

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甞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初出家聞六祖受衣法追至大庾嶺求法祖曰不思善不思惡又問曰更別有密意否祖曰與汝說者非密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曰與汝同師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秀師問方師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

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

兖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能制伏鬼魅故得降魔名焉後遇北宗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晚成法器乃

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皆覩之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放曠郊鄽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詞傳布天下其詞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

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号爲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僧等問師云竈神得什麼徑旨便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僧等無言師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僧等禮拜師曰墮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遘伊語脉豐問云未審什麼人遘陀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侍立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

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師又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瞋恚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尚不能如是焉能生死吾耶神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顈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師即為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

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惛荒顛倒不

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

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

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師曰東巖無樹北岫有之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昏夜喧動願師無駭其夕果暴風吼雷棟宇搖蕩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

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曰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

云何言聞師乃告大衆佛法難値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又問曰何名第一義師曰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又問曰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

滅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滅即無縛無縛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无上菩提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底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

傳燈王英集卷第二

（以上缺九紙）

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illegible]
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

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讓曰寧可永劫沈
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
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
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云發時蒙和尚許斧子
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今起不得）
荷澤神會來參師曰什麼處來會
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
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師

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姓杜氏參六祖祖問什
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
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
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
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師後往衡嶽居般若寺
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
法器往問曰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
一塼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

石

（以下缺一紙半）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姓戴氏初到曹谿振錫攜瓶繞祖師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姓張氏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慈悲開示師曰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迴闕具以奏聞即勅令光庭詔師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有志明禪師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

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又有眞禪師問云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也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妄生二見且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摠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爲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旣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幻夢卽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問曰道旣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敎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摠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問曰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偈曰善旣從心生惡

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者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

婺州玄策禪師金華人也有智隍禪師者庵居師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而始開悟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肅宗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随機說法時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佗心慧眼帝勅令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佗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

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遮野狐精佗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問爲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一日喚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云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作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曰法眼恁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遮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爲當扶背後有僧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九

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姓高氏年十四謁六祖祖曰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佗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而退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貌奇虎視引舌過鼻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

十

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
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
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
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
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
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
日師上堂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

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
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云只遮
箇爲當别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
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
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
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

十二

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
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
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
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迴來舉似師師云汝
更去見佗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
依前問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師云向汝
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
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

荅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有
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
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
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
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黙然
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遂辭出門師召

十三

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叅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師遂禮拜問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踊躍禮謝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又問師說何法

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再禮拜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

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狂狗趂塊

師子齩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眞如豈無變易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揔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

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是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揔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揔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録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

十七

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横自在無非是法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縁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縁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倶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禮謝而去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曰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

十八

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

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

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拽西堂作忍痛聲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僧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
公問如何是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
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
墮羅刹鬼國于又曰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
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嗽殺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
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

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
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
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
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
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
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云佛體本無爲迷情妄

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
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
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
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
言有事何不出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
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

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本上堂師云已相看了也
洞山便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
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
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
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
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
見來於禪林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

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二十三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擧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潙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擧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二十四

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

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
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
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
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
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
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
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

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
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
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
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
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
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
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
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

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
補衣禦寒兀兀愚癡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
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
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
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
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
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

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佗時還與無縛身
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
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
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
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云不求佛不
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
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

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常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摠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

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準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

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耶（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

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醻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為飯頭主菜者目為菜頭佗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挂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謗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

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
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潭州靈祐禪師 懷海禪師法嗣
洪州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禪師
潭州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福州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禪師
洪州東山和尚
京兆孔辯禪師 懷暉禪師法嗣
福州智真禪師
河中公畿和尚
湖南景岑禪師 普願禪師法嗣
荊南雲照禪師
終南雲際禪師
鄂州香嚴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杭州徑山禪師 齊安禪師法嗣
福州正原禪師 靈默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 如滿禪師法嗣
杭州天龍和尚 法常禪師法嗣
五臺祕魔嵒和尚 靈湍禪師法嗣

五臺智通禪師（法常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智常禪師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十五出家遊江西參百丈太智禪師百丈許之入室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百丈起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有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剏院多取决焉）對云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令喚典坐來（即祐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潙山主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缾問云不得喚作淨缾汝喚作什麽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缾百丈笑云第一坐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潙山是山峭絕夐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

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遮箇便是麼師云遮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仰山撼樹

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缾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缾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度淨缾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遮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

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遮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

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溈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圓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

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圓了汝更與我圓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上堂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喚作水牯牛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拋起古人頌云不道溈山不道仰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

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瀑漲乃捎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師後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

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佗後不得辜負吾百丈
一日問師什麽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
百丈曰還見大蟲麽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
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笑歸上堂謂衆
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
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
泉問什麽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麽擇師

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南泉謂師曰老
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
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
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揔在
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底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
洪州大安寺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
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
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良久云會麽公云未測師

八

云若便恁麽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
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
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
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
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
爾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
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趂散云盡是

喫酒糟漢恁麽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
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
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佗若知痛
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揔似如此容易何
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旣稱行脚亦須著些精
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麽時有一僧出
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爲什麽道無禪師師云

九

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
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
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
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
上關棙子有此眼腦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
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
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麽輕忽老宿
入地獄如箭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

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
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
圓聳其聲如鍾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
師云蒼天蒼天南泉又云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
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師上堂云山僧
不解荅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

下坐歸方丈（法眼下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大覺云日道大慧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
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
趙州埽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拊掌大
笑師便歸方丈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荅

汝西來意沙彌（沙彌即仰山也）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
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溈山溈
山乃呼慧寂慧寂應諾曰出也及住仰山常舉前
語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上堂云汝
諸人揔來就安求覓什麽若欲作佛汝自是佛
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趂陽燄何時得相應
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忘想惡

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所以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覺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如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敎傾側如人負重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敎失脚且是什麽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覔毫氂即不見故志公和尚云内外追尋覔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雪峯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其師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師曰蒙百丈指箇歇處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説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逈脱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聞極則事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麽

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遮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者乃命師同叅馬祖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

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麽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邊是什麽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麽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麽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麽

有小師行脚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

十四

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

清田和尚與瑫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麽生師舉起盞子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擧起盞子意作麽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

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麽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麽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爲初祖曁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

十五

闡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帝曰云何名戒師曰防非止惡帝曰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帝曰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設為上根

十六

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

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

十七

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

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者楊州人也姓柳氏一日示衆曰動容眴曰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

十八

喍錢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麽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麽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坐如何

十九

是坐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師遣一僧去問
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黙然僧
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麽生會云不可更別
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
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
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

二十

化裏有客來謁師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
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祗對別有
第二主人師曰非但祗對與不祗對時無始劫
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
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
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師曰黄鶴樓崔顥題後秀才
題未曰未曾師曰閑題一篇無妨僧問南泉遷

化向什麽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
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却騎要下却下僧問南泉
云貍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麽
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
僧曰貍奴白牯爲什麽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
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
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

二十一

師有偈曰虚空問萬象萬象荅虚空誰人親得聞
木叉丱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
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凉寒即
向火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
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
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
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

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揔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

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講華嚴僧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

云如師所說有何教文師曰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曰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

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

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麽事相共商量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繼學得種種差別義終不代得自已見解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又云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麽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始是學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抵池陽叅南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麽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麽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麽處師曰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異曰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彊是非邪師曰知有底人向什麽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火頭一日閑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窻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黄蘗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黄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柱杖入法堂

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泌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泌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菓卑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坐眼）師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兎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兎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

二十六

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曰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晚参師云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坐云那僧纔出禮拜爲什麼便收伊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處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云覺云什麼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墼子也且道遮僧出來具眼不具眼）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云待我去勘破遮婆子師明日去問路向什麼處去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遮婆子子也

二十七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僧問
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
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
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
思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
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
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揔作得鹽鐵判
官僧曰和尚為什麼恁麼道師曰為汝等揔識

二十八

字（長慶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
（法燈別云莫謾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
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
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
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
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
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

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
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什麼僧
云佛法豈有南北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
是箇擔扳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
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
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
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

二十九

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
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
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
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
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彴師
云汝只見掠彴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
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荅僧云
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

彴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掠彴）師聞沙彌喝叅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麽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遮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麽處來僧曰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

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麽作空刼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麽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曰闍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

三十

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半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麽不現師云道什麽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麽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鵶爲什麽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麽語話院主却問鵶爲什麽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

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麽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麽生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麽處是趙州敗闕若撿得出是上坐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

三十一

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
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
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
是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
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爲人師
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

五十二

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什麽入地獄
師云若不入阿誰敎化汝一日眞定帥王公入
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云不會師云自小
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
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
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麽
下禪牀師云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

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
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
敎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敎有僧便問與
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闍梨試道
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麽明永和尚問如
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

五十三

何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
縫塔前多雨水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金輪可觀
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
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
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麽著打）趙州諗和尚先
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

諗曰什麽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麽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麽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姓周氏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

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钁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

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麽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

日子和尚亞谿來叅師作起勢亞谿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擧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叅雪峯雪峯問什麽處來僧曰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麽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何

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揔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缾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缾不得如今不得毀缾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池州甘贄行者將錢參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坐

面前云請上坐施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甲錢却將去上堂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溈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溈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人姓錢氏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徑山第二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諲聞茫然禮辭遊至溈山方悟玄旨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
氏師嘗述二偈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
湛然已到岸人休戀栰未曾渡者要須船尋師
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覔
佛只因如此便忘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叅佛光得心法
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
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
問荅偈頌鳥窠章叙抗常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
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
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
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
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隱通幽洞微然
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
凝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

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
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脩龍門香山
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
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
焉耳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
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
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
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
在什麽處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
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
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
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云老兒家放却叉子得也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
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
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
歸宗云汝見什麽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
曰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
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
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
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
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
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問如
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
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
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焰中人有
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

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袁州慧寂禪師 溈山靈祐法嗣
鄧州智閑禪師
襄州法端禪師
杭州洪諲禪師
福州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常侍
益州法真禪師 大安禪師法嗣
韶州如敏禪師
泉州慧日大師
揚州慧覺禪師 從諗禪師法嗣

隴州國清禪師
婺州明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目和尚
台州勝光和尚 衢州利蹤法嗣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婺州俱胝和尚 天龍和尚法嗣
襄州道吾和尚 道吾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和尚
筠州末山尼了然 大愚和尚法嗣
鎮州義玄禪師 洪州黃檗法嗣
睦州陳尊宿

杭州楚南禪師
福州靈觀禪師
杭州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公
袁州光穆禪師 袁州仰山法嗣
晉州景通禪師
杭州文喜禪師
袁州光涌禪師
郢州志閑禪師 鎮州臨濟法嗣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壽沼禪師
鎮州慧然禪師
魏府存獎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鄧州智閑法嗣
江州田道者
雙峯古禪師 福州楚南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杭州洪諲法嗣
昇州道巘禪師 揚州慧覺法嗣
越州全付禪師 仰山光涌法嗣
郢州慧清禪師
韶州義初禪師
韶州爲究禪師
吉州如寶禪師 光穆禪師法嗣
池州敎和尚 志閑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存獎法嗣
汝州思明禪師 寶應師法嗣

淄州水陸和尚（慧然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和尚（魏府大覺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斷手二指跪致於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乃叅潙山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言下頓悟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師隨潙山去開田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蹋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蹋鍬其意如何清云勿奈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蹋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潙山與師游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見僧來竪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

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卻）潙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潙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潙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

遯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曰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什麼作燈籠）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師未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依潙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辯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懵然

無對師遂歸堂徧撿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一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

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存阿那頭）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遭唐會昌沙汰眾皆悲悅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染曰不汙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眾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佛曰長老問

師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
北與誰留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無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
因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逢落
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
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則走殺天下人也）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
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雪峯問曰
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
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
釣問久戰砂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
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曰罷息干戈束

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
花爭柰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
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
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
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
秦主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
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僧曰恁麼即和尚
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遇潙山上堂云汝等諸人
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潙山召之師
更不迴顧潙山曰此子堪爲法器
京兆米和尚（亦謂米七師）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
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
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

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佗始得師亦肯之

晋州霍山和尚師聞五臺祕魔嵓和尚凡有僧到僧拜以木叉叉著師遂訪之才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迴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屛蔽聞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來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上畫狗子云遮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齩著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佗去也師曰隨佗去也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僧曰不會師曰鶻崙塼一日衆僧叅次師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僧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

師曰日出東月落西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官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棄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

內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文築點之各隨點而起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

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倚子火爐窻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

鐵牛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

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三日載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有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奯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奯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雲山云奯不別前語）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丈夫而無丈夫之氣擬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將有大菩薩來說法果於旬日天龍和尚到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

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一指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走師召一聲童子迴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搦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搦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寤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凡上堂示衆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諾師有時執木劒橫在肩上作舞僧曰手中劒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

拈劒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氊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氊上那伽起袒膊當胷打一拳驅散癡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玆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游方時到山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爲佛法來閑曰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曰何不蓋却閑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遮裏閑問如何是末山然曰不路頂閑曰如

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闕乃喝云何不變去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是服膺僧到叅然曰太繿縷生僧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曰為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曰世界傾壞僧曰世界為什麼傾壞然曰寧無我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蘗普請鋤薏穀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上座將去也

十九

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叉手黃蘗將钁钁地曰我遮钁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钁在義玄手裏黃蘗曰今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潙山問仰山侍立次方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钁在黃蘗手裏為什麼被臨濟奪卻潙山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潙山舉問仰山且道黃蘗後語但囑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曰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潙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嶽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過大風此記亦出潙山云如是如是）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一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

二十

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對曰揔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麻谷到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入方丈師將示滅乃說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極還麼

睦州陳尊宿初居睦州晦迹常製草屨密置於

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師因晚㕘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尋常見納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坐主其僧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問一長老曰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

長老作麼生對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僧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金剛經尚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擧起經曰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曰遮箇喚作什麼大德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遮箇是什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表讚無限勝緣蝦蟇跳上

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缾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

頂豈不易也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田地被凡放不淨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

什麼便禮拜僧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曰心為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魏府大覺禪師師臨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問曰汝適來會麼僧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公入寺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頗似禪者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請上人代酬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曰裴公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公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還鎮宣城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為裴

之所重末若歸心於黃蘗而傾惑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内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缾觜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叅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

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游於五臺）

杭州文喜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拂子示之僧曰莫遮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灌谿志閑禪師師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

鎮州寶壽沼和尚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佗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訪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

二十七

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熙破在（趙州云只遮一鏃尚不柰何乃代云且劄遮一橛）問萬

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曰莫展炊巾遮裏無殘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師後為唐莊宗師莊宗一

二十八

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
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
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
汾已信獨處一方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
僧曰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曰是僧曰
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
鵡師便棒之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
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
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
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
得箇閑頭來

十九

雙峯古禪師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
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
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者思底便是大德
師從此領旨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
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長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道巘禪師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
成正覺乃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
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佗恁麼道也大殺惺
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
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
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
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

二十

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荅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

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魚歌舉棹谷裏聞聲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敎即不問請師開口不荅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花不墜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萬字背負圓光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遮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虛空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麼生衆無對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

汝州寶應和尚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

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之默然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擧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漪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坐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坐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遮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三箇錯便待

留我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
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
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
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
如何師便攔胷托一托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

我斫棒僧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
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
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三十五

（以上缺四紙）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
閱華嚴教發明性海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至桐
城縣師亦出山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
是投子乃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
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
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
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
曰油油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

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今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敎汝採根終不説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生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揔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説似汝諸人還知麼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金鏁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揔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辭

去師出門送驀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巳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閃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師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邪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僧問曰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敎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一等是水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

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覔
箇授記處不得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
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
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曰五蘊皆空問學人一問即和尚荅忽若千
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如何是和尚
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月未
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曰圓後如何師曰
吐却七八箇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
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
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
師曰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如何是佛師曰幻不
可求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
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
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
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
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
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
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
中焚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
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
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
什麼僧無語師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
入無蹤
建州白雲約禪師天台韶和尚叅師問什麼處
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
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
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扺大潙山爲米頭一日師篩米潙山曰施主物莫抛撒師曰不抛撒潙山於地上拾一粒曰汝道不抛撒遮箇是什麼師無對潙山又曰莫欺遮一粒子百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笑歸方丈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師後条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曰添淨缾水著師從此省覺

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師居方丈有僧在明窻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

霜僧迴舉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又爲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什麼處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賞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

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什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師良久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謁南泉值馬祖諱辰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曰待有伴

即來南泉曰此子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

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眞如何祗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

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師曰恁麼即闍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僧問蚖吞蝦蟇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

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佗鉢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如此不得不與佗師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

佗衣鉢遮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梨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瓶終不爲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如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爲汝舉乃

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洗鉢次見兩烏爭

蝦蟇僧問曰遮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為闍梨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未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擬之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坐牽牛曰遮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師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

大行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師上堂僧問曰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佗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佗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

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師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迴歸省覲而問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麽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僧問師若是教意某甲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象足下野雲生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坐接示何人師曰

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師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搖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澹黃虀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

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手爲手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瓮裏坐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

問遠聞九嵕及至到來只見一嵕師曰闍梨只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華麤

盤山和尚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安州九嵕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為友自餘杭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之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曰鐘未鳴鼓未擊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句在時大衆駭之白德山曰豁上座不肯和尚請勘過德山令侍者喚入方丈問曰上座今日道老人未會句在且作麼生師密而啓述德山明日說法竟大衆下堂師於僧堂前拊掌曰慙愧大衆喜德山老人會句也佗後天下人近不得然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後示滅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載問師曰脚下過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梨行脚爲什麼事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箇麼曰若隔遮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

眼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也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點撿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抽過抽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且作麼生）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溈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伊否僧曰某甲不肯伊師曰溈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溈山也（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其僧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溈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溈山古佛子教去懺悔是證明溈山是讚歎溈山古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矣）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提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

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
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普請往寺莊路逢
獼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
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彰爲古鏡師曰瑕生
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
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成持箇

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摳衣德山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
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
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
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初造于石霜之室石霜
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
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

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
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然之僧問
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
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僧曰薦後如何
師曰方知不是祖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
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斷絕也無師曰

躊躇欲與誰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
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
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
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問
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
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

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為什麼却云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牛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僧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為什麼吞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衆尋訪道

福州覆舡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什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筯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

曰有問有荅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鑪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

潭州寳蓋約禪師僧問曰寳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寳蓋挂空

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皷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繢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

說過佛祖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鏁洞山曰闍梨自已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南嶽玄泰上坐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
將于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付囑令
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
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
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首問道于翠微臨濟常
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後至

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
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
無闍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
梨且莫草草忩忩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闍梨㨿
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頭人解語
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之師因玆服膺問曾然
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
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
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
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
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
齎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
師也師曰莫將鶴㕧悞作鸞啼師上堂曰孫賓

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師一卦
師曰汝家邪死僧無語（法眼代掴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
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
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
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
忘機太虛無翳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

震嶽鷲鷙曰千般運動不異固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着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二龍

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

郢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得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鉶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罥索問祖佛與

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箇師曰和尚恁

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師乃服膺參詳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孝吼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

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僧問韶山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僧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僧曰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間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僧曰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透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僧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僧曰恁麼即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僧曰學人即恁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舍僧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樓不是行家作僧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遮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僧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麽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護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

(以上缺四紙半)

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麽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麽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麽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麽生師曰兩手將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舡子麽師曰見曰舡子且置作麽生是心師却指舡子（歸[illegible]別云和尚[illegible]開之）漳州刺史王公師開堂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

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霖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群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污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舡子問泯默將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問摩騰入漢

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文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麼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

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

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為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 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徵云此三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鬼窟凡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納一斤有餘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為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真禪師初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悟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師臨終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坐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人也姓薛氏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

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敎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早晚觸一粒米挂

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漓迨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佗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遮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知

尚諫師曰遮野狐精師曰汝諸人傍家行脚皆
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
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
不知老漢讀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
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揔到遮裏若生緣
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揔在遮裏汝欲
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
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
堂云和尚納僧直須明取納僧鼻孔且作麼生
是納僧鼻孔衆皆無對師曰摩訶般若波羅蜜
大普請下去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
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
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黒曰如何是
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十二時中如何即
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

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
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曰一口吞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
師曰還我話頭來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
手曰還我生死來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
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
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閙言語問
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僧問不
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
那邊師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
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

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遮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
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僧叅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説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閻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寱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花拆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寱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説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溈山捿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曰如何是黃尋擒師曰賺却多少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上筍曰恁麼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祗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加霜

潭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叅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纔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

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
却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
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
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
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illegible]測乃毆之一拳
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箭[illegible]猗
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猗子[illegible]一踢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師一

日謂鑒上坐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
二文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
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也）藏中有鏡
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
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
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
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言頌五章覽之者

悟理事相融
杭州佛日和尚初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
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
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迴頭即勿交涉）
後參夾山未陞堦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
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
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堦禮拜夾山又問闍

梨與什麼人為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他何不來
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
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
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
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
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來也師曰自己
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一粒豆
子爆嗅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燈下著師却問燈

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
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什麽處
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麽處對
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
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
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
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

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
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
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揺茶椀子作聲夾山迴顧
師曰釃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夾山曰缾有傾
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缾有傾茶意籃中無一
甌便傾茶師又問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

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
歸去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一見便休去時
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麽問如何是點額魚
師曰不透波瀾僧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
面僧曰恁麽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
作麽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
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

師曰金果朝來猿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如
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
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
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麽來曰所有
不惜師曰供養什麽人僧無語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

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
雲居山昭化和尚道簡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
曰是曰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佗不
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
逢偏汝便逢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
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
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脚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
曰突屼地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
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
師曰不占上間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
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
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德相親去師曰

十八

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
朗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秖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
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雲居山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
旣相逢爲什麼不相識
池州稽山章禪師曾在投子山投子與茶次謂
師曰森羅萬象摠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
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
新羅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
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
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對君
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

十九

師曰不鑒照曰忽過四方八面來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玲珏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梨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上堂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不曾鏁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

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亦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語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

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
眞心師曰欺謾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上堂示衆曰釋
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得底句今夜某甲
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
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
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錢來問曹源一路即

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鉄上無根草
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
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
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梨莫造次
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磉磬問千山無雲萬里絕

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眞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人師曰有口似鼻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師曰
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
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
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
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

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
眼辯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
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
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
眼特地一場愁師有一偈示衆曰一片凝然光
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
分明皆摠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侍立師曰道者可
殺炎熱曰是師曰秖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
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師曰秖如鑊湯鑪炭作
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
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

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
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
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
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
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
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
死在闍梨手裏也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

不明曰為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
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
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
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
尊嚴師謂衆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
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將為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清原人也姓周氏
僧問久響盧山石門為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
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
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
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

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
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
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
曰孤峯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
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漳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僧問如何是實見處
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
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
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
一路師曰梆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
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眞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
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
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飽叢林）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
良久卻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
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
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
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
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三門前神子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
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什麼曰學人已
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什麼曰只遮莫
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
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

別曰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囋岏師不肯自荅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王輪機盤龍肯之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百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韶州龍光和尚僧問賓頭盧一身爲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一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瞥排仗出金門王倚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辯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衆手

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暨也無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

定州石藏慧矩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京兆香城和尚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

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鈞絲鈎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砂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蜡之絲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洛中創

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延迎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取而塑觀音像以藏之一日閑步嚴岫閒倏覩摩納數珠銅瓶棲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疇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師上堂

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爲教門外護厥後果如師言及鎭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趺坐而逝

杭州瑞龍院幼彰禪師上堂曰老僧頃年遊歷於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畢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

流山證禪師叅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新到僧在什麼處曰

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鄂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因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謂南方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衆師先顧視大衆然後

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休師下堂尋住黃蘗山聚衆開法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僧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師如何曰晧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騶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顋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抵聲師曰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齏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

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
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重
重關鏁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
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僧問落日西山去林
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
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佗道
什麼師曰但向佗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
若何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
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
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
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
人落水木人撈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

牧守毋夢金像而覺有娠師幼習儒學忽猒浮
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復往南謁樂
普安禪師師器之入室有僧辭樂普曰限汝十
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
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坐豈不是辭
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師代曰竹密豈妨流
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躍師囑之曰秖
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
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之
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
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
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華發遲問不可
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
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雕隨箭落李廣不當名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樂普問曰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授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曰非

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為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請和尚離聲色外荅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涿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淨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談明暗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

夾嶺的紹逍遥寶坐既登法靁請震師曰逍遥
迴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立雪未為勞斷臂方為的曰恁麼則一花開
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
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
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
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
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
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梨外邊與誰相識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實御珍林猶尚棄
誰能歷劫傍佗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
已前如何辯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棹
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
移舟不辯水舉棹即迷源從此悟入問如何是
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
曰圅塞虛空曰圅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
師乃打之金陵李氏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
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法眼禪

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
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
關今日來一漚曾已曉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
不免老僧下一箇橛作麼生免得下橛衆無語
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
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illegible]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illegible]下和到觚荆山秀玉印從佗天子傳時如何[illegible]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

[illegible]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illegible]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illegible]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二　　漢

潭州寶應禪師
襄州行藹禪師
蘄州真鑒禪師
衡岳南臺禪師 潭州雲蓋景和尚法嗣
歸宗弘章禪師 廬山懷惲法嗣
楊州令崇禪師 洪州雲居懷岳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 襄州鹿門處真法嗣

朗州智洪禪師 安州白兆志圓法嗣
蘄州四祖皎禪師
澧州藥山和尚 [illegible]
幽州從實禪師
隨州道虔禪師 池州章禪師法嗣
梓州龍泉和尚
襄州潭和尚

廬山行因禪師
嘉州東汀和尚 撫州曹山慧霞法嗣
洋州龍穴和尚
洋州龍穴和尚 襄州含珠審哲法嗣
并州廣福禪師 鳳翔住興元大[illegible]彰和尚一法嗣
興元大浪和尚
隨州圓照禪師 守澄法嗣
安州崇教大師

嘉州真和尚
泉州龜洋禪師 [illegible]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
襄州真和尚
石門慧徹禪師 襄州獻禪師法嗣
襄州延和尚 廣德義和尚法嗣
隨城演化大師
蘄州行朗禪師 廣[illegible]法嗣

房州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青峯清免禪師
襄州清谿禪師
撫州龍濟禪師
衡岳南臺禪師
漳州報劬禪師

西川靈龕和尚 鳳翔青峯法嗣
益州淨衆禪師
昇州文益禪師 漳州桂琛法嗣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潞州延慶禪師
泉州行欽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福州廣平禪師 道希法嗣
福州靈峯禪師
彰州報劬禪師
金州陵龍光禪師
郢州道欽禪師
杭州仁王禪師 杭州志球法嗣
廬山道詮禪師 潭州慧輪法嗣

福州清慕禪師
福州東禪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郴州清海禪師
處州福澄和尚 婺州寶資法嗣
漳州無逸禪師 可傳法嗣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禪師　　韶州白雲和尚
潭州鹿苑禪師（朗州緣密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郢州澄遠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鄂州誨機法嗣）　　衆樹和尚興元府都和尚
鄂州智顒禪師　　眉州昌福達和尚
處州報恩禪師（婺州德謙法嗣）　　婺州普照和尚
婺州雙谿禪師　　朗州楚勍禪師（朗州智洪法嗣）
唐州保壽禪師（安州懷楚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襄州智靜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襄州慧徹法嗣）　　鄂州靈竹禪師
朗州緣觀禪師（洪州安志法嗣）　　襄州周禪師（德延和尚法嗣）

南岳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參既善分時即今吾不再三

鄧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様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珎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麽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麽處師曰

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　見之不取思之三年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麽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麽

時文殊普賢在什麽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言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頼州羅漢住果禪師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柰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師因事有頌曰 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麽處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麽處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柰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麽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 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問金粟如來為什麽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文作麽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華麁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户內無燈午夜明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梨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劒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樽藩漢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黻遮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瓶淥水安窓下便當生涯度幾秋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瓦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恁麼即礼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

師曰試舉話頭看南岳攢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師有偈曰

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為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

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妙有玄珠如何取

得師曰不似摩尼絕　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
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
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
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乖影暗地莫知音
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
師上堂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眾無出者
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此

出倫去莫待白頭見僧問如何是十善橋
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後問國界安寧為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在泉州招慶以手指壁畫
問僧曰是什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
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
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僧迴舉似師師曰
直饒演上座佗後聚一千眾有什麼用處僧乃

礼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八路舉仰山插
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鍬處師曰
清上坐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
不要下語只要上坐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
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嵒長老覷師風彩
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梨若道得便捨院道不
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

經出且道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
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
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
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
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
嵒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別有頌示眾曰
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
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將圓寂說偈

示衆曰　莫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
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
偈畢寂然長往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
當人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
師曰　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舡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後同羅山在疾師）
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及放身
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
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
時有僧出礼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問（如何）是
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
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發删金柱義昭淵和尚　有欺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滞）欲

近前師去嫌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
也應難懞底那能解差互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
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
手僧曰恁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麽諸路
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灌州靈嵒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
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
師頌曰翠擬三平曰解擘當胷箭因何只半人
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住山和尚師有示從頌曰
住山王路住山路嵒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
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祖又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

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岩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後遺偈云吾年八十八蒲頭白兼髮顋顋鎭雙峯明明千江月黄梅揚祖敎自兆承宗訣曰曰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第三世住僧問敎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什麽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爲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堦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人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

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擧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麽萬機挑不出師曰佗緣山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菓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麽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盖國無人知

衡岳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

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岩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即謝供養師曰怎生嗞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　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岳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歸宗寺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舩渡大海時如何師曰教岁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

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楊州風化院令崇禪師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將來問一捧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片來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梨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弥在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尺亥年生　廬山佛手岩行因禪師師宴坐其岩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師三遣使召不起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知去底人師曰石女

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閑㯬㯬
計斷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游縣人也
姓陳氏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
曰古人有言上界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弥不
具戒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
雪後始諳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
主教還俗那辯雞羣与鶴群　又一首多年塵

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
滿頭留髮後然燈又一首　形容雖變道常存
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礼偈當時何
處作沙門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麽却與土地
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
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
審赴誰家師曰　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
僧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
麽却被水吹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
迷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

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
禪師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
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
諸聖向什麽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　龍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
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
生見長　襄州廣德延和尚僧問如何是大

通智勝佛師曰感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
輝瞪目覩曰如何是大通知勝佛後師曰
孤輪罷照　鷲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師因
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挼根四平八面不言
論佗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分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
相對爲什麽中間無像師曰自已亦須隱曰
鏡破臺亡時如何師曰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額上不帖牓　隨城上護國知遠演化
大師僧問舉丈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麽
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
愬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
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言如何師
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曰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打起南山鼓唱起北
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
樹鏁銀華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
人身已前作什麽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
條紅線掌閒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
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
出處非千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
曰試進一步看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
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
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
幽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
人難辯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
是同是別師曰　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

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徒弟
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鬣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僧問久醞蕭蓊酒今
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耨地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文氏
上堂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
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
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
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冊子阿那
箇教中有遮箇時節若有試擧看莫是

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時節麼有對麼
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常爲緣慮之場實際居
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
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冊子
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
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
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群子師又曰作麼

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
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
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
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
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
劫四生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佗古人猶道不
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
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

此用多少氣力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
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遮箇僧還透得也未若
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
最徑師曰無過此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曰揔是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流出慈悲喜捨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
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蕩子還鄉時

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
作麼生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
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
曰遮箇是應身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
時有二僧同卷簾師曰一得一失
東禪齊拈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
明旨便去卷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

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
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
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
無語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
門被遮僧勘破師令僧衆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
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
妄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
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

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
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揔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
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
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
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襄州清谿
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有二僧礼拜地藏和尚

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
巍巍堂堂却礼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
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坐作麽生師曰汝自
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堂請益地藏地藏指
廊下曰典坐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
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麽為生之
所留修曰筍必竟成竹去如今作簍使還得

麽師曰汝向後自悟在曰紹脩所見只如此上坐
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坐房修
禮謝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
又作麽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
此問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
埃僧礼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

二十六

二十七

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
即色問古人得箇什麽便休歇去師曰汝得
箇什麽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諸佛本源
師曰汝要什麽作諸佛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衆(法)眼禪師
同參地藏同辭至建陽途中法眼忽問曰古人
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万象不撥(不撥萬象 萬象師曰)

法眼曰說什麽撥不撥師却迴地藏乃問古人
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
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
兩箇也師沈思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
曰汝喚什麽作萬象(師方悟師上堂曰具足凡 夫法凡夫不知具足)
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
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辯得不妨於

佛法中有箇人入處若辯不得莫道不疑
僧問教云須弥納芥子芥子納須弥如何是
須弥師日穿破汝心日如何是芥子師日塞却汝眼日如何納師日把將須弥與芥子來日前言何在師日前有
什麼言問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遮箇還
壞也無師日不壞日為什麼不壞師日同於大
千問纖毫不隔為什麼覻之不見師日作
家弄影漢問如何是普眼師日纖毫覻不見日
為什麼覻不見師日為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

底人師日刼壞不曾遷日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
師日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日如何得不顛倒
日直須知有佛法日如何是佛法師日大敗壞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
是色那箇是心師日汝不會古人意日如何是古人
意師日燈籠是心 衡岳南臺守安禪師僧問
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日即今在什麼處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日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日
南臺靜坐一爐香亘日凝然萬事忘不是息心除
忘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僧問如何是譚真逆
俗師日客作漢問什麼日如何是順俗違真師
日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日然燈後日如何
是然燈後師日然燈前 日如何是正然燈師日

喫茶去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日
地𢳆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日如何是境中人師
日汝問我荅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日廓落虛
空 絶玷瑕日如何是體中物師日一輪明月散
秋江日未審體与物分不分師日適來 道什麼
日恁麼即不分也師日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家

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麽曰恁麽即徒勞側
聆　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
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
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麽即學人喪身命去也
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
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麽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

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
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麽即白龍當特
親受記今日應聖(更迷津卻 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
姓吳氏僧問曰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
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

汝適來請益什麽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
耶師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
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
源一時俱備足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僧問不涉思量處
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麽即聽
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如何是
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

莫孫力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
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忋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有僧新
到師問什麽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
船子麽曰和尚爲什麽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
汝善知識撫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
請益得祖師爲什麽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
師曰　透出白雲深洞裏　名花異草嶺頭
生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
境師曰　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中庭
處州福澄和尚僧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
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倍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
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
王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躡步上來作什麼
韶州隆壽無逸禪師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
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
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
姓劉氏僧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
有日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

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
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
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
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
州牧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
試經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
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曰看天看地新羅國
裏和南不審曰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
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
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
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實華境師曰前頭綠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甕醬師曰沙弥將一椀水來與遮僧照影師

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
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矜
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
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韶州
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曰
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男子隨鳥雀後師遂
依附久之契旨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君問
家風即荅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鋼羅

漢師上堂有一官人出礼拜起低頭良久師曰
繫電之機徒勞佇思
南雄州地藏和尚師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
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擔水師與大容
和尚在　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階何
似箇火路師曰什麼處不是英州樂淨含住
禪師僧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

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
滿園秋菓熟要者近前當問如何是樂淨境
師曰　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擾樹夜义頭因
普請打蘿次有僧問古今種種開方便門和尚
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撅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開堂謂衆曰上至諸佛下至
含識共箇真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

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以三家村裏既如是不
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
據祖師門下豈立遮箇階梯眨上眉毛早是
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
知音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礼拜
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
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
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

也師曰笑發鷩弦斷寧知調不同灃州鹿苑文
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齊巷重義無
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
信不通
灃州羅漢和尚僧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
鯸曰裏淨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遥指淨槃曰那邊
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　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
曰如何是帔　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
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飵與飵
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
金翅鳥還得飽也無棗樹和尚僧自鋤地次見師
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
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纂叙第

一坐第一坐曰和尚近日可畏為人切師聞之乃
打第一坐七棒第一坐曰某甲恁麼道未有
過打怎麼師曰在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
七棒與元府玄都　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
家風事若何師曰　動風開曉露明月正當
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知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

曰待寶貢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
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
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遠和尚僧問曰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
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
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若牛水上卧時
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淳洸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趯天日落把土成金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坐乃曰烈士鋒前
還有俊鷹俊鷂兒麼放箇出來看所以道烈
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破鈎擊破鈎輪開誰是大
雄師子種蒲身鋒刃得出來特有僧出師曰看好精
彩僧擬伸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婺州普照瑜和尚僧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
師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頻呻出三
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
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北斗
星　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曰大衆只恁麼
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為然久立
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
便見茫然遂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

五十八

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
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
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唐州保壽住
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近
前來僧近前來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
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為人底一句師曰開口
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谷隱知儼禪師
登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
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出精怪
石門山紹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生死浪
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衣橫身絕飲啄青谿常
卧太陽春問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

五十九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搥擊金皷問天陰曰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虵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餅添漢地泉　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虵尾漢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

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

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薪有人相肯重灰裏貌全真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刼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二

天台
明州布
南陽慧中國師
洛京神會大師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鎮戶（以上缺半紙）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　漳州桂琛和尚

大法眼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翦刀尺銅鑑或數日不食無飢容或歌吟如讖記齊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

婺州善慧大士者義烏縣人也降于雙林鄉傳

宣慈家本名翕梁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
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
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
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
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
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
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

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
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
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
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
營法會一日遣弟子傅暀致書于梁高祖書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
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
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
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
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
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
遣弟子傅暀告白暀投太樂令何昌昌曰慧約
國師猶復置啓會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

豈敢呈達暀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
法師皓勸速呈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
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
帝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
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
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
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來旨曰大千世

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黙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也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幼有奇相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太建元年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頃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喩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喩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

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摠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性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

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諦三接責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

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四句最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筌得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蠕蝡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

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簡時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落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言迴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

三心開發得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位盡自眞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斷盡無明證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通教圓行果一此非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旣皆即佛（不屈不諂）通具法報化三身爲正（一體三德鼎峙交映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似六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上去）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若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云施謂佛以此四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歡喜等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曰爲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儀凡百餘軸）歷代

付授盛于江浙隨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帝遣使詣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劫値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搆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帝及百官咸稱弟子三年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

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回曰僧伽大師是何人耶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萬回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嚻傲如狂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公作禮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有龍興寺大明師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且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須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回來回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須卒景雲二年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爽制贈司徒虢國公喪事官給窆于京西香

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有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示滅初閭丘公（名胤太祖廟諱一字）出牧丹丘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訪之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

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
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
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
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閴無
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廚中執役閭丘入師房唯
見虎迹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
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

悴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食之或廊
下徐行或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
大笑而去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
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
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
豐干曰我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
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閭

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
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
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
復入寺閭丘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
聲唱之曰賊便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
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
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

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
聞兒啼聲遂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
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
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坐與佛像對盤而
餐復於憍陳如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
罷其所主令廚内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
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

汝畢竟姓箇什麼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胷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脮（上烏罪切 下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嘗雪中卧雪不沾身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為只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僧問在遮裏作什麼

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 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遮箇人曰如何是遮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一日師端坐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而化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

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難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憑麼會還得已否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猒是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卽入大寂定不得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鏁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麼被弟子鏁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鏁大師鏁法燈代云還我鏁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鏁虔州鏁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

十七

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子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為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十八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嘶（音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污却（玄覺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什麼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寐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翺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illegible] 玄覺別云非[illegible]）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

十九

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什麼不去岸上死）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江南相馮延已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已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二十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寧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蠡鏃意如何仰山曰蠡鏃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請流通

二十二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過一婆子時方收稻夫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内婆煎茶一瓶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麼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佗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

二十三

念僧作麼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眞友不待請如毋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傳識大師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主覺徵云只知此二尊者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回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回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盧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佗洞山代云被佗覓得也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閻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卻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佗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佗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有庵主見僧來竪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
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
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
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
師曰和尚幾年喚佗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鵓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

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什麼
却顫法燈代云泊佛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
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大德
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桃
沙與上坐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
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
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為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是醻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
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
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喚什麼作禪

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話又作麼生會
莫道又荅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
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坐道是
鳩子聲便成謗去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坐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
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
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

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
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 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惺去更不佗遊
上坐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
甲念底著向那裏 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
曰不敢曰何如明皇 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
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 五雲代云興猶未已 後有
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
小雲門被遮僧勘破 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
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 師自代云被眼礙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

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曰如何示人
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
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
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
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
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
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
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

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
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
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爲是
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
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
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敎苦哉吾宗
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

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佗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

二十九

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

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

三十

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

不乖於聖言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摠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猒離生死欣樂涅槃道家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

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閒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閒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澹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撫掌而不顧汝今欲學

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邪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無相邪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

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

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為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為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

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攝心坐夏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學侶日至以定慧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

以丈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空指物傳心人不會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秖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

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眞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荅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荅

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却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答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擧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廻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

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即眞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諸法不出於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

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喩於心像喩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納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

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直庚切)觸是你欲知
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
更冝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遮箇語
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
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
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
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
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

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
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
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
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突吉羅
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
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
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

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
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
識仁義不辯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
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
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
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
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

人不可得莫只記冊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
佗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
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納
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
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
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
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

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

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瞋時無喜喜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

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坐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横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摠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

者執之即異摠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坐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坐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黄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黄華而顯相非彼黄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黄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坐主會麼

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

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坐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

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鸎

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慚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

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

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坐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坐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

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坐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坐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

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坐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坐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

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今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

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覔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爲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

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

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

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臥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

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恒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

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没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佗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

文水乳難辯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

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佗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惣須償佗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佗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煑煠一遍了從前記

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

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
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
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
不礙眼光得大摠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
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
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
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佗依三乘教法修行
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
取自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
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佗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
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
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
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

六十一

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
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佗祖師大遠
在莫錯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
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
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眞人
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
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曰執捉在
足曰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大約話破自看
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
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
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
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
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
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

六十二

識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佗其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呑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顚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顚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曰諸上坐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麼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旣然如

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子儀
傻傻無些子威光慼慼地遮護箇意根恐怕
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
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
水以爲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
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
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眞實即不得只如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
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師又曰諸人
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眞妄外馳求疆捏
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
是世間閑人話到遮裏纔舉著佛法便道擬心
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如今口似紡
車摠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瘧皆由汝狂
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掃子掃東掃西
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
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
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測度汝成自賺我不
敢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坐爲復只要弄
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
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

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
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
識時常垂手諸上坐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
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坐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
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摠是都來圓取諸上坐傍
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
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古聖所見諸境唯

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
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僧問如何是不生
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
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
承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
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
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
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為伊不

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愼莫錯會除此
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坐若會得此語也即
會得諸聖摠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
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
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
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毎日空上來下去又
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佗古人道一切聲

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四

涅[illegible]

妄[illegible]

不知身本原[illegible]

(以上缺一紙半)

若欲存一捨一永[illegible]　且更若[illegible]

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

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

覺時覺境都無飜思覺時與夢顚倒二見不[illegible]

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

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

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illegible]

被佗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illegible]

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illegible]

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illegible]

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illegible]

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illegible]

(原殘)

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眞如若欲存情覓佛

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

不解即心即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

遮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

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

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

不得執佗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

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
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
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
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
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
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

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
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
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
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
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
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

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
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
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
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返作荊棘荒草
但執黃葉為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
彊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
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
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
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黑頭陀阿練苦行
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
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
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
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

一切求心自息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
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
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佗師口恰似失妳孩兒
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佗死語不觀己身無常
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
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佗飲咀更有邪行猖狂
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
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
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
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佗人我
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

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佗家染汙
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
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
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抛作
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
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佗家文字沒親疎莫
起功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
止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抛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貶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
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
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閡廓然無事頓清閑佗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誌公和尚

眾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昔時迷日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為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佗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為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眾生不二

眾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

身田自有明珠 正道邪道不二 了知凡聖同途
迷悟本無差別 涅槃生死一如 究竟攀緣空寂
惟求意想清虛 無有一法可得 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 法性本無十纏 一切無非佛事
何須攝念坐禪 妄想本來空寂 不用斷除攀緣
智者無心可得 自然無爭無喧 不識無爲大道
何時得證幽玄 佛與衆生一種 衆生即是世尊
凡夫妄生分別 無中執有迷奔 了達貪瞋空寂
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 猶如棄麵求餅 餅即從來是麵
造作隨人百變 煩惱即是菩提 無心即是無境
生死不異涅槃 貪瞋如燄如影 智者無心求佛
愚人執邪執正 徒勞空過一生 不見如來妙頂
了達婬慾性空 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 翛然無善無惡 法身自在無方
觸目無非正覺 六塵本來空寂 凡夫妄生執著
涅槃生死太平 四海阿誰厚薄 無爲大道自然
不用將心晝度 菩薩散誕靈通 所作常含妙覺
聲聞執法坐禪 如蠶吐絲自縛 法性本來圓明
病愈何須執藥 了知諸法平等 翛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 衆生謾造文章 吾我說他止觀
自意擾擾顛狂 不識圓通妙理 何時得會眞常
自疾不能治療 却教他人藥方 外看將爲是善
心內猶若豺狼 愚人畏其地獄 智者不異天堂
對境心常不起 舉足皆是道場 佛與衆生不二

眾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
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
出入山河無閒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
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
從佗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

十一

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
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
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
心體無形無斷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
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
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

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恛惶
法性本無瑕翳眾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
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
棄却眞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
唯只趂逐言章言章本非眞道轉加鬪爭剛彊
心裏蚖蛇蝮蝎螫著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
何時得會眞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十三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佗
轉更增佗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
四眾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
四眾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
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佗珍寶恰似無智愚人
棄却眞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佗外作威儀恬靜
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
不解眞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
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
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
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
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
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
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
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
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眞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
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不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
苦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
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顚
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鎗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
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
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
渴鹿狂趂忩忩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
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叿叿

頌　歸宗至眞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
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嚬
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

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
音聲絶言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聾
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
心祖

頌　捘指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
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

十五

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忘覺知
濁流識今古僞一刹那通變異差我山石火氣
內裏發焚藪藂無遮攔燒海底法網踈靈談細
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偽達道人唱祖意
我師宗古來諱伴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慚愧
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
眉看來處蹋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
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栴檀樹

答鄭郎中

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時纔妙會拍手趂
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

十六

默對

頌　無心合道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
不老

頌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
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
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
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
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
眞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
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
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得
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眞宗爭如佛是

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
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
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
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焰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
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
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
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

明道頌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閡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没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脱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爲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

十九

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撈破面門覆蓋乾坤快須薦取脱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説而今

頌　三界唯心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牛頭菴

國城南祖師菴菴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參忽有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真軌日暖月凉海深山起乾闥婆城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

二十

古教

問僧云會麽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箇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朶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八漸偈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

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甞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

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辯眞妄

覺

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

定

眞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

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旣濟大悲亦捨苦旣非眞悲亦是假是故
衆生實無度者

詩　心印　同安禪師 八首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
無異色呼爲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性將

學問亦曾討
入海筭沙徒自困
數佗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
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
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
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
（以上缺十八紙半）

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
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
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
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
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
頑皮靼(音折)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
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
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

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
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
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
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
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
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螳蜋能拒

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
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
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
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鄉郡不用廣學多聞
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

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為
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
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
且作佯癡縛鈍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
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
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
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
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
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上堅牢以為
最青松下明窓內玉殿朱樓未為對納帔幪頭
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
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
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為庵莫生退百年拋卻

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一鉢歌

過剌剌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撻如饑喫鹽加
得渴枉卻一生頭杌杌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卻
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鬧事到頭須結
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

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結裹學擺撥
也學柔和也麤獷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
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
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
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
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
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眞如地頂上
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眞如靈覺

二十七

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
死眞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眞如在
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眞
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
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眞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
鍊去鍊來金體淨眞是妄妄是眞若除眞妄更
無人眞心莫識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

著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
際坦然平等道麤也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
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坐亦行行
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
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
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則離
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

二十八

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横無處所亦無語
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瞋即喜喜即瞋我自
降魔轉法輪亦無瞋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
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
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遮修行
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
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
千[illegible]一眞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

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眞如靈覺性魔作佛佛
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本
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亦
無凡亦無聖萬行揔持無一行眞中假假中眞
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眞亦無假若不喚時何
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
鄽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

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
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幾時差若不覓禪
我自縱橫汨碖眠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
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
法雖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
用求某甲若覓經法性眞源無可聽若覓律窮
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

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
第篩羅漸入麤中細只遮麤中細也無即是圓
明眞實諦眞實諦本非眞但是名聞即是塵若
向塵中解眞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
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
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
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只如
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
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
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轉變將
爲異外明瑩内含虛内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
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
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

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
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 即五洩小師也

聽說納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納餅盂
便是生涯調度為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
還曾四海周遊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
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
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
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
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
死也還同脫袴生死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
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俏醋活計雖無一錢
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
郍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
打破畫餅歸去

翫珠吟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
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
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
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
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吾師權指喻摩
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
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
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
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
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
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

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閻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歎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攤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謌復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搆珠迴玲瓏主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與鄙吝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教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五

傳燈玉英集後序

中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張掖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隨撰

夫道本無名因名而顯道法本無說因說以詮法故契經備于華藏闡權實之教宗唱列于寶傳示圓頓之詮蓋一切衆生有三毒障業風浪鼓其妄念客塵翳於本性纏縛惱病動擾湛源迷輪迴之轍沈生死之海

諸佛所以出世祖師由是西來自茲漸振宗風直指心地傳密印於法嗣分慧燈於諸方如香象截流師子鳴吼徑登菩提之路安處栴檀之林了心非心咸為佛事舉足下足莫匪道場實拯溺之慈航乃證聖之捷路也繇是叢林之化茂著機緣之語成集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在宥之九載有江吳僧道源採七佛而下曁歷世高賢尊宿言句編成傳燈錄三十軸詣闕進焉尋詔名臣刊修臻畢遂成鉅典模印頒行誠

聖代之奇書為真乘之妙教垂千劫而不朽度群品而有賴

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茂

天地之化育

邁堯舜之仁孝

御六辯而

臨萬寓

讚三寶以

福四生

欽奉眞乘
開通妙理 臣 早以餘暇恭披是錄精究義諦偶
達宗旨而又顧緇縢之重卷帙稍廣諒叅學之
者津攜頗難因思佛門律論尚資纂鈔儒家史
傳具存紀略遂擇乎精粹撮其機要刪爲十五
卷題之曰傳燈玉英集鳳毛麟角益表稀奇甘
露醍醐罔非上味景祐龍集甲戌歲孟春乙亥序

三十七

印經院
景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內降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上柱國琅邪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九百戶食實封肆伯戶王 臣 劄子奏臣先
進呈傳燈玉英集一十五卷計五冊蒙
聖恩降
勑編入藏錄欲望
聖慈下印經院開板摸印頒行所貴
眞乘要法廣布於寰區
善化妙緣永資於
慶祚取
進止奉
御寶批依奏所有合行事件本院遂具狀奏
聞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並依奏於景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了畢
進呈奉
聖旨摹印流行

譯經證義同編修講論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清[illegible] 校勘
譯經筆受同編修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 文 校勘

三十八

後序

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門勾當印經院臣邵 繼節

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勾當傳法院印經院臣宋 堯

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勾當印經院臣盧 昭度

丰十九

傳法正宗定祖圖

宋・釋契嵩　撰

傳法正宗定祖圖卷首 并序

宋鐔津東山沙門臣僧契嵩撰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諜差謬。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眞。遂不諒紛然。異論古今頗爾。契嵩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契嵩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illegible]傳授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源。

天地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戒定慧者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眞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滤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萬世佛氏之徒之大幸也。亦天地生靈者之大幸也。契嵩因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舊事推衍上聖意。仰箋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

乃眞君廢教之後鈌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乎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現之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睿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之左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睿不

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序。

傳法正宗定祖圖



傳法正宗定祖圖

始祖釋迦牟尼佛示生於中天竺國爲淨飯聖王之子尋捨轉輪聖王位出家成無上道轉大法輪其後七十九歲垂般涅槃乃以其大法印付其高第弟子摩訶迦葉幷勅阿難副貳傳化復以金縷僧伽梨衣令大迦葉轉付當來補處彌勒佛其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第一祖摩訶迦葉本摩竭陀國人出於婆羅門氏其形金色先捨家入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佛出世遂歸之爲師佛般涅槃之後乃命衆阿羅漢與結集法藏其後持佛衣將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下生乃以其法印傳之阿難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二祖阿難尊者

第二祖阿難姓刹帝利斛飯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慕佛出家爲佛侍者總持第一傳佛所說之法若水傳器未嘗忘遺及其欲趣滅度乃以法付其弟子商那和修又囑累乎末田底迦者說偈曰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第三祖商那和修亦曰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姓毗舍多氏在母之胎六年生有自然之服隨身而長出家爲阿難之徒預受佛記居優留荼伽藍先伏其地之二火龍然後領衆處之及其將入涅槃乃以法付其弟子優波毱多說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傳法正宗定祖圖

第四祖優波毱多吒利國人姓首陀氏師商那和修出家得道有異迹號爲無相好佛度人最衆所記其人籌數盈溢石室將入滅遂以法付其弟子提多迦說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

第五祖提多迦摩伽國人其姓則未詳初從毱多尊者出家行化至中印土會大仙者彌遮迦自說夙緣求爲其徒及將入滅乃以法付彌遮迦說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傳法正宗定祖圖

第六祖彌遮迦中印土人姓則未詳初厭仙術求師提多迦出家學佛旣而證果行化至北天竺得異人婆須密爲其說佛昔嘗記汝將紹祖位卽攝受爲之弟子將般湼槃乃以法付婆須密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七祖婆須密尊者
傳法正宗定祖圖

第七祖婆須密北天竺國人姓頗羅墮氏始常服淨衣持一酒器神氣自若人皆不測及遇彌遮迦顯其夙因遂投器從之出家證道納戒行化至迦摩羅國以論議服佛陀難提爲之弟子將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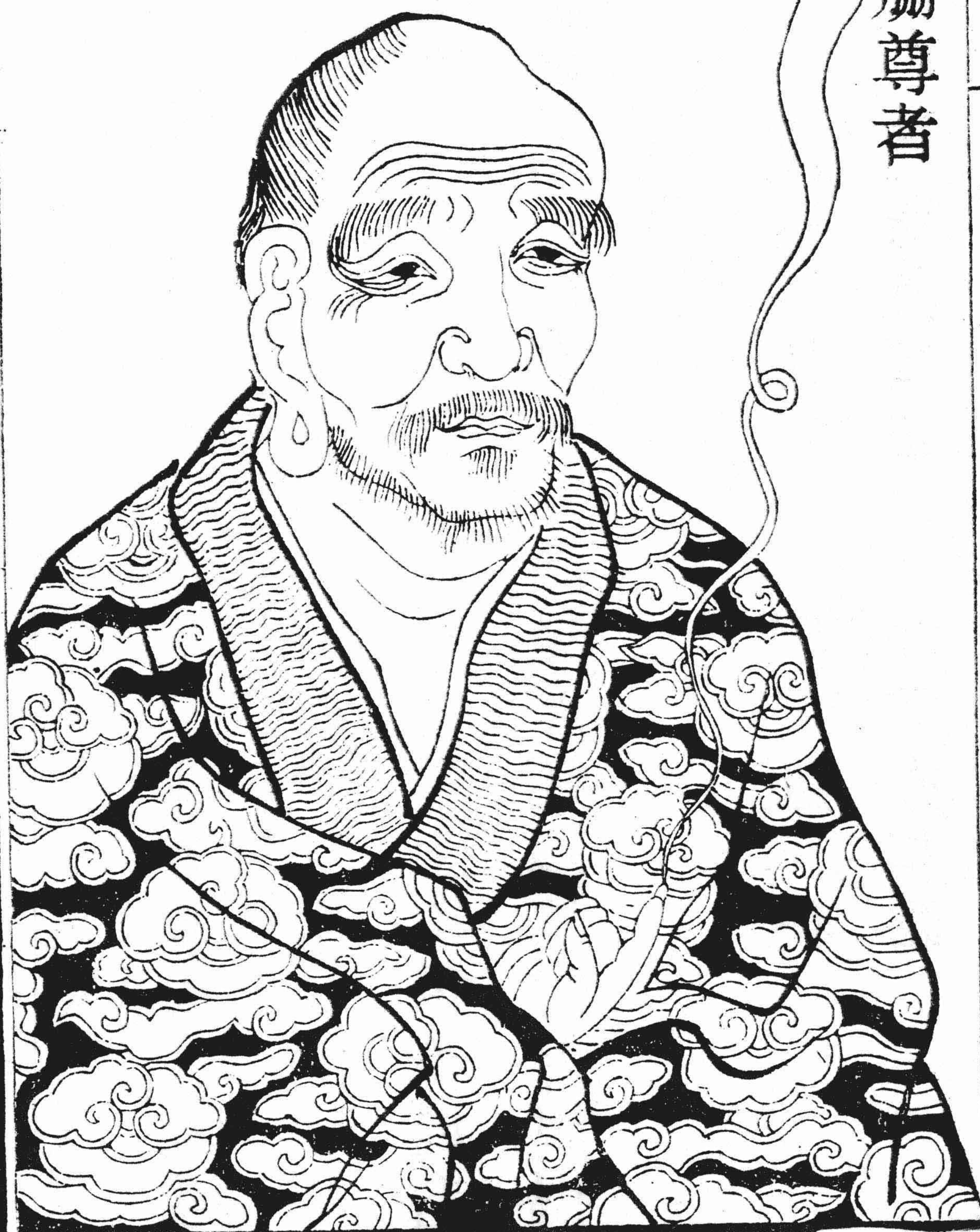
第八祖佛陀難提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生而頂有肉髻性大聰明能一覽悉記其齒已四十歲會婆須密來其本國乃慕其說法從之出家得道納戒亦務遊化至提伽國得奇人伏馱密多爲之弟子臨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眞如理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第九祖伏馱密多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氏生已五十歲矣口未嘗言足未嘗履遇佛陀難提至其舍父母將以見之既見難提忽自發語趨其前而行即願師之出家尋亦成道戒已遊化至中印土得香蓋長者子即脇尊者也以爲弟子將滅度遂以法付之說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十祖脇尊者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土人在胎凡十六年乃生因名難生多有異迹會佛陀難提至其國父香蓋攜詣之求與攝受及爲比丘修潔精苦晝夜脇不至席故號脇尊者遊化至花氏國先示瑞相後果得富那夜奢出家爲之弟子及其垂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傳法正宗定祖圖
二三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花氏國人姓瞿曇氏生有道性自知當遇聖師及脇尊者至其國乃詣其法會語論相契卽從之出家得道遊化至波羅奈國得馬鳴爲之弟子然正合佛記及臨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二祖馬鳴波羅奈國人未詳其姓氏初從富那夜奢出家得戒其師爲說夙緣曰汝昔嘗化彼一國之人裸形如馬而其人悲鳴戀汝之德因是號汝馬鳴也遊化至花氏國遂降迦毗摩羅大魔卽攝伏爲之弟子垂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隱顯卽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花氏國人未詳其姓氏初爲外道有大幻術因詣馬鳴較法不勝遂爲其徒得道戒已亦遊化至西天竺降大火龍因之得龍樹爲之弟子將滅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十四祖龍樹尊者



第十四祖龍樹西天竺國人未詳其姓氏大聰叡世學無所不通其國有山名龍勝其山先有神龍所居有巨樹能蔭衆龍及龍樹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其山依樹修行已能爲羣龍宣說佛法迦毗摩羅知其名乃來就見龍樹遂禮之爲師納戒遊化至南天竺得迦那提婆垂滅度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傳法正宗定祖圖
二之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姓毗舍羅會龍樹至其家及門龍樹先遣以滿鉢水置其前那提卽以一針投之水中遂師龍樹出家爲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迦毗羅國得羅睺羅多爲徒將入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迦毗羅國人姓梵摩氏旣遇提婆得明其家樹耳之緣卽師之出家悟法有異迹其後統徒遊化至室羅筏城以佛記訪僧伽難提壽亦得其出家爲弟子將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室羅筏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子謂是昔娑羅王佛也示生王家遂於王宮落髮受戒尋出其國之名山石室修禪會羅睺羅多至其禪所因伏膺益求法要羅多即以法傳之後往摩提國尋羅多所記嗣法之者乃得伽耶舍多入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傳法正宗定祖圖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人姓鬱頭藍氏平生尤多奇迹會僧伽難提來其舍相求因師而出家納戒即得付法遊化至月支國遇鳩摩羅多爲說其家異大之緣及原吉夢鳩摩羅多即師之出家將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月支國人姓婆羅門氏夙稱不測之人以緣示生於此尋得師伽耶舍多出家傳法行化至中天竺得闍夜多爲其弟子將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旣無得　　何懷決不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第二十祖闍夜多北天竺人未詳其姓氏會鳩摩羅多至其本國聞其所說業通三世感悟從之出家得法乃遊化諸國至羅閱城得婆修槃頭比丘爲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二十一祖婆修槃頭尊者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羅閱國人姓毗舍佉氏在胎嘗有聖僧以其夙緣告其父母及生大異稍長從光度羅漢出家慕飲光修杜多行壽會闍夜多得傳大法遊化至那提國得摩拏羅爲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那提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子也有大神力父王命師婆修槃頭出家已得戒付法遊化自西天竺以神通自舉至月支國得鶴勒那比丘即以法付之尋般涅槃其付法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月支國人姓婆羅門氏在胎及生頗有異迹尋從羅漢比丘出家納戒常林棲誦經以夙因緣感羣鶴依之故得其號晚因摩挐羅得法遊化至中天竺國得師子比丘爲其徒將滅以法付之復誡之曰汝往他國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愼早付授無令斷絕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天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少已出家習定晩又師鶴勒那得付大法往化於罽賓國先化正他宗者如達磨達等甚衆後得長者子斯多決其握珠之緣遂受之出家以其夙緣特加其名曰婆舍斯多斯多斯多戒已師子乃謂曰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我豈苟免而吾所傳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宜奉之卽去自務傳化或有疑者卽以吾僧伽梨衣爲信說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卽知見　知見卽於今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氏以方言不同本傳凡三出其名生有異迹既遇師子與辯其夙緣乃爲其徒師子知自有難遂預以法付之斯多即去歷中天竺南印土所化多有異事遂得南天竺國王之子不如蜜多爲之弟子與之還其前所化境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南天竺國人姓刹帝利亦多異迹以太子從婆舍斯多出家得果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遊化至東天竺得聖童子瓔珞出家爲徒改名般若多羅謂是大勢至菩薩垂迹將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天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初以童子遇不如蜜多其聖迹旣顯遂從之出家納戒得傳法印遊化南天竺國得其國王之子菩提多羅爲之弟子改其法名曰菩提達磨此後更四十餘載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其名稱呼不同如達磨多羅之類凡三四說）南天竺國人姓刹帝利蓋其國王之子也從般若多羅出家得其付法謂是觀音菩薩之所垂迹其後六十七年乃以法東來震旦其所傳授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資文字初至梁以其機緣不契乃往北魏止於嵩少九年方得慧可從其求道其後果以大法付慧可并衣鉢爲信乃爲此土傳法之初祖也後去少林而示滅度其傳法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第二十九祖慧可武牢人姓姬氏三十捐世書出家尋得戒三十二以異夢辭其本師混迹於京洛遇達磨大師乃立雪斷臂懇求法印果得其傳授因爲易名遂爲衆之所歸尋得三祖僧璨爲之弟子以法付之却往鄴都償其夙累其傳法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曾生



傳法正宗定祖圖

第三十祖僧璨不知其何許人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法發悟乃師之出家遂命今法名納戒可祖乃以法付之去隱舒州晥公山三十載方爲眾所歸尋得道信以沙彌師之道信旣納戒卽以法付之其後子然乃南遊於羅浮山其傳法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蘄陽人姓司馬氏以韻悟得法於三祖至唐初乃居蘄之雙峯山途中得奇童度爲弟子遂名之曰弘忍尋以法并前祖信衣付之後乃滅度其傳法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第三十二祖弘忍蘄陽黃梅人姓周氏生有殊相有賢者見之曰此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師四祖道信出家納戒尋得其付法繼居破頭山即雙峯是敎化大盛咸亨中客有盧居士自稱慧能自嶺南而來趨其法會忍祖器之以其所呈法偈遂以居士傳法并以衣鉢說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新州新興人姓盧氏初以至孝事母家貧以鬻薪爲資因聞商客誦經乃知五祖弘忍傳佛心印遂備資與母辭去就黃梅以求其法見五祖相契竊以居士受法南還廣州落髮於法性寺得具戒後居韶陽曹侯溪大爲四衆所歸方以其法普傳前祖所授衣鉢則置之於其所居之寺其後說偈示徒以顯其法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竺大力者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以漢獻帝之世至於洛邑後乃適吳與康僧會相遇僧會嘗問大力曰仁者師誰曰吾師鶴勒那僧會曰鶴勒之徒如仁者幾何人復有過之者耶大力曰似我者三千若其穎出但一上人耳其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我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佛䭾跋陀天竺人也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也初會秦僧智嚴於罽賓國乃懇請跋陀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初至長安其後乃之廬山遂出其禪經與遠公同譯譯成遠公為之序嘗謂遠公曰西土傳法祖

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八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名不如蜜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不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國行其敎化（達磨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故其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云云乃至不如蜜多羅諸持法人以此慧燈次第相傳我今如其所明而說是義所聞者卽達磨多羅也後爲二十八祖故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儁禪訓之宗寶林傳所謂跋陀嘗與遠公言其傳法諸祖世數固驗於禪經矣愚考其翻譯禪經之時乃先於付法藏傳六十二年而已有二十八祖而付傳輒出魏氏毀

教之後但列二十四世妄斷其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反於禪經豈其欲有所欺乎愚正宗論嘗指其傳之非詳矣然其謬書可焚也

曇摩迦羅者中印土人以魏黃初壬寅三年至於許昌許昌僧光璨嘗問曰西國有何勝師以何法住持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士一曰摩拏羅二十二祖也一曰鶴勒那二十三祖也皆傳正法以法住持其一化西印土其一化中天竺國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二十五祖弗若蜜多二十六祖不若多羅二十七祖達磨多羅二十

八祖祐尋終於梁也
支強梁樓者中天竺國人也以前魏陳留王世至洛陽與曇諦康僧鎧輩譯經因謂諸僧曰我昔在西域嘗往罽賓國至慈塗源入其象白山見達磨達年壽甚高謂其得法之師師子尊者嘗爲彌羅崛王趕難橫害先難預以其相承大迦葉所傳佛之心印妙法付其同學達磨達同學號婆舍斯多也二十五祖也復授衣爲信其時即遺往化於南天竺國支強自謂亦相識婆舍斯多然諸祖事迹自七佛以來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強之所譯也那連耶舍者罽賓國人

傳法正宗定祖圖

也以東魏孝靜之世至於鄴都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陀羅尼後因謂天懿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亦受持此經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其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魏明帝世正光元年至於洛陽其人亦喜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以偈答之其說皆隱語凡自七佛至二十七祖與達磨二十八祖傳受之事蓋此耶舍之所譯也

波羅芬多者中天竺人也以前魏廢帝齊王之嘉平二年來洛陽至晉太始三載其弟子摩伽陀復來芬

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遊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害是否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伽陀曰然師子害死至今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聞之汝言驗矣當時好事者即書留於白馬寺後有玄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於世

犍那者不知其西域何國人也未詳何時至諸夏唐天寶中與河南尹李常者相會常問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曰自大迦葉直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

七祖不言達磨以其爲此土初祖也若總以西土言之乃有二十八祖也若敘師子尊
者旁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
七佛至北璨大師時慶三祖璨師舍利作齋不括橫枝凡有三十
一世常又問他僧曰余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其
枝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時有六
祖弟子曰智本禪師對曰斯蓋後魏之時佛法毀廢
當時有僧曇曜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不暇備寫
懷之亡於山谷後三十餘年當其君孝文帝之世曜
出之與眾絹綴爲付法藏傳其差悞亡失事實乃曇
曜之所致也然愚嘗考曇曜輩所爲付法藏傳其文

誠類單錄自彌遮多迦至乎師子羅漢凡七祖師最
鈌殊無本末亦李常所謂祖圖但空有其名者此是
也

裴休字公美自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
平章事號爲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
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
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
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
能爲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洲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衙推

傳法正宗定祖圖　三六

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定祖圖

音釋

曖 於代切曖昧不明也　漶 呼玩切漫漶不分別也　儁 祖峻切與俊同　鎧 口亥切　犍 巨焉切

刻傳法正宗定祖圖洋六十八元

功德芳名

比丘銘蓮洋二十元以此功德轉大法輪福慧增長消災吉祥

佛雲洋二十元願此功德災難消除寃親聞法悉得菩提

佛弟子常清洋十元敬刻定祖圖

爲願身體內症外患一切災難消除滅盡

康寧安養隨心所求

比丘尼本悅覺善洋三元消災延壽

昌順洋二元敬刻定祖圖超薦

先師上宏下持速生上品蓮花聞法利生

比丘尼本悅洋二元超薦　善傳果速脫苦海超生淨土

覺善洋十元超薦

祖父母生父母繼父母大兄■煥文三妹徐

■氏同于茂林文要于戴氏■周氏

速脫苦海超生蓮界得成菩提承受安養

比丘尼法度錢二百文超度奈猴果雀解寃出離苦海速生蓮界

福善庵諸位小洋五角錢四百五十文得歡喜心成菩提道

計收洋六十七元五角錢七百五十文

江北刻經處
磚橋法藏寺　謹識

民國四年仲夏

傳法正宗記

宋・釋契嵩 撰



傳法正宗記

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豈宜不賴陛

下而自棄於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詮遺乎

教內。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及寫奏時廼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之內。先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遂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或云所詮槩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

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於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

下萬世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於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爲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

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

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麤會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輔教編三冊。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編總入藏批此。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 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有此旌賜。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示不許更辭讓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於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彝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於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賛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僧善慧宗遇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吳著書於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諧闕以文贄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羣巨公極可許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臥日止一食夜項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

聲以爲常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殫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於福州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觧而闢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湜籍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舶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興曰大人大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於三二至於一天下至於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憂羅陀出

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浮飯然此七世皆王。獨懿師摩淨飯號爲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迺以菩薩成道。上生於覩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士。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迺會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毘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

世帝王聖德之至眞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是示天衰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之大士乃爲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攀緣大士卽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於其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爲其屬同時生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卽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卽澍水以澡

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入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言憂之益謹寶守稍長當命師傅敎以世書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

師皆不能對。至於世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敎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已大潔淸。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旣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覺。太

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驥犍陟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絶其鬚髮。誓曰。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卽以髮授之天帝。當是淨居天化人以麤布（別本或云鹿布）僧伽黎。請易太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太子

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屬來請者萬計。雖諭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其意。乃留憍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郎調伏阿羅邏迦蘭仙人處也二。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席

其坐。景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可爲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

高有徒數千。及如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園。號爲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來既見。而衆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爲之說法。以解其惑。王衆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園。爲之精舍。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連聞法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者當爲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出世。汝盍師之。

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來起迎顧謂眾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夷。請往道王久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來也。用是為母釋其羣疑。然而福被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機說

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爲不可得而備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絶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梨衣亦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

城娑羅雙樹之間。告其大眾。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諸三昧。起其座。襃僧伽棃。示紫金光體。囑累大眾。遂右脇而臥。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當昭王之

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己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舊譜云。世尊十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秖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云三十。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昵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通

乎變化。大必周於天人。小不遺於昆蟲。其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爲道大至也。其爲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不敢讚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爲誕也。若如來之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

宣王方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敘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爲尙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譙。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明之耶。

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

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終

音釋

顱 龍都切 首骨也　殫 都寒切 竭也　確 克角切 堅也　擷 胡結切 擷取也　啻 施智切 切不

啻不止

譜諜譜博古切籍錄也諜音

如是也諜達協切與牒同謐蜜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縻其心。稍長。苦爲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紿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爲偶。父母乃以婆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覲者求之。果得金

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毘婆尸佛滅後衆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壞是時迦葉方爲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錢求治爲薄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爲補已因相與願世世爲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翻梵語義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國本前錄已傳不敢輒以梵學較之也然皆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

尊者即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坐。而大眾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說其夙緣以斷羣疑。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曜。即以天眼知之。乃謂眾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趨於拘尸那城。既至乎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

已內於金棺。尊者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籌致旃檀白氎。以資其闍維。旣而尊者謂金剛舍利。宜與人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卽以神通。自昇須彌之頂。而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遂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眞(或云一千)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得卽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聖曰。

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毘尼藏。復命阿難集阿毘曇達磨藏。他部或云已命迦攝延而尊者即入願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於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往辭之。遽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闇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窅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為開。去已復合。於是寂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為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為之歎息。即

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雞足。而其山果闢。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慧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

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爲其弟子。如來許爲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爲大眾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林外。爲魔所亂。如來即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覲如來。如來化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詳。乃白眾請之。以集

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眾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眾。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時大迦葉復問眾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誤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

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眼。何速寂滅。使此羣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如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尊聖爲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

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卽誦尊者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旣得見證。而益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閽者訶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風雨暴至。

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會闍者以阿難事奏。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恆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郎恆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郎變殑伽河悉為金地。遂為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為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其仙眾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末田底迦（亦云末田地）尊者知

其皆大法器。而命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敎。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令斷絕。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敎化。已而尊者超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闍世王。一惠毘

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爲九條法服。

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顧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為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為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

我生于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燄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毱多。尊者知必法器。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毱多。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毱多即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毱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毱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

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罽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毱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毱多不在。卽坐其座。毱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報毱多。毱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尙爾。尊者乃以右手上指。卽有香乳自

空而往。遂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毱多即入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毱多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而毱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毱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超身虛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此周宣王之世也毱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傳

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崛多亦曰鄔波毱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摩突羅國說法其眾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雨華地

祇皆現。雖魔宮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輒縻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耎語慰之曰。汝與我瓔珞甚爲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眾。吾以是物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

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
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回
向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稟其
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懇至。尊者曰。先聖命我降
汝。雖然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
曰。尊者蓋爲我致大饒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
法不嬈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卽爲
釋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覩如來。今可試現示我瞻之。
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卽入林間化爲如

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從自林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真覩大聖。不覺體自投地。乃卽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白禮足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讃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

好。而所化度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
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
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來出家。非爲
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
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
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
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
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尋謂之
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受。以至於今。今復付汝。
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超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跏趺而化。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籌而闍維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
評曰。他書列毱多之事甚眾。此何略乎。曰此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得人。唯毱多尊者最爲多矣。然其事迹之繁。吾恐雖竹帛不可勝載而孰能盡書。若室籌者。聊誌其得聖果者耳。未必極其所化。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香衆。少時會毱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從其出家。以應對詣理。毱多器之。則與落髮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灼然照曜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頂流泉四注。至是毱多尊者乃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入道之相也。其照曜天地者。汝智慧之發暉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曰通眞量。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此皆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

奉命遂禮之。乃以偈讚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眞法味
能度諸有緣
𪚓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度。會其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帥衆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得應眞。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

者曰。仙者所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未遇至聖。然私陀尊仙嘗記之曰。却後六劫。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脫。吾久於化導。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豈宜自遲。遮迦喜其言。卽求出家。是時遮迦之眾。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眾心齟齬。欲其信之。卽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化寶蓋。覆其仙眾。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眾視其神變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

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爲。仙衆如其言。而鬚髮果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迦與衆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茶山。而供養之。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旣與其神仙之眾。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曰。我卽不識。識卽不我。遮迦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

其人遂說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國　復憶昔時日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出爲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刧。嘗爲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刧當得佛法爲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卽爲其剃度。以圓

戒德。尋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卽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七多羅樹。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寘其上層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衣淨衣持

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投器。即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為勝事。遽有一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者論議。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特命四果聖人為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超身呈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衆皆來作禮。而說偈曰。

賢劫聖衆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爲宣佛地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復入寂定示涅槃相。天衆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其天花。其時當此周定王之世也。難提卽其本座建寶塔。以秘其全體。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氏。生時項有肉髻。光彩外發。性大聰明。文字能一覽悉記。年十四乃慕出家。專以梵行自修。及婆須蜜尊者來其國。難提一旦就之發問。遂伏其勝義。則依之為師。尋得付法。亦領徒廣務遊化。初至提伽國。先是其國有毘舍羅家生一子。號伏馱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父母不測其何緣。皆為憂之。或以問其國之習定業者。定者不能決。謂其父母曰。將有大士傳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問之。及尊者入國。過毘舍羅之門。俄見有白光發其舍上。尊者指之。謂其衆曰。此

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觸穢。是必嗣吾大隆敎化。其所度者。當有五百成聖果者。又曰。其光上貫者。表其承我而得法。其光下燭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號脇比丘。心大如地。當繼我爲第三世也。於是毘舍家主。遂出問其所來。欲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非須物也。主曰。我家豈有奇人而可求耶。然唯有一子。不語不行。年已五十。尊者欲之。固亦不恪。難提曰。汝之言者。正吾所求。其父母卽持子以與之。及尊者攜至精舍。忽自發語。卽履七步。合掌說偈。而相問曰。

父母非我親　誰爲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爲最道者

尊者卽以偈答之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卽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法甚喜。乃慇懃致禮。尊者遂與之出家。召衆賢聖爲其受戒。後乃命曰。如來法眼密傳至我。我今以付囑汝。汝其相傳。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眞如理

蜜多幸得法偈。卽超身太虛。散衆寶花。說偈而讚之曰。

我師禪祖中　適當爲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現大神變。自其腹發異光八道。照曜大衆。而被其照者僅五百人。獲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時當此周景王之世也。衆遂卽其所建寶塔。以閟其全體。

天竺第九祖伏駄蜜多尊者傳

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氏。蜜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難提尊者。說其夙緣曰。此子往世明達。於佛法中。欲爲大饒益悲濟羣生。故嘗自願。若我生處。當不爲父母恩愛所纏。隨其善緣卽得解脫。其口不言者。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於是其父母之疑。渙然大釋。遂樂以師於難提。得法乃遊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國有長者曰香蓋。香蓋有子。曰難生。難生雖穀食而絕無滓穢。至是香蓋攜之來禮尊者。且曰。此子處胎。凡一十六年。及誕頗有奇夢。亦嘗會仙者相曰。此兒非凡器。當遇菩薩見

度適會尊者蓋其緣也願以之出家香蓋遂謂其子曰汝已出家無以我在玆而心喜我返家而生惱尊者卽曰我今所在豈有彼此諸漏已盡安得生惱蜜多以故度之未幾遂以法付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無使斷絶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於化導所化已辦當以滅盡三昧而自息之於是遂般涅槃諸天皆作樂供養沸涌於虛空是時也當此周敬王之世也脇比丘遂以

香薪而闍維之。斂其舍利。建寶塔於那爛陀寺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脇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其姓未詳。本名難生。以其久處胎故也。初尊者將生。而其父香蓋遂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之上寘一明珠。從其門而出。至一法會。其光照曜於衆。既而忽然不見。及誕果光燭於室。體有奇香。父異之。成童會伏馱蜜多尊者。化於其國。香蓋遂携以詣之。道其所生之異。求與出家。蜜多許之。會七阿羅漢爲受具戒。方納戒。乃於壇之上現其瑞相。空中復雨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嘗寢寐

雖晝夜而脇不至席。以故得號脇尊者。旣預付法。乃遊化他土。尋至花氏國。而憩於樹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謂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者入會。少頃其地果爲金色。俄有一長者之子。曰富那夜奢。遽至其前合掌而立。脇尊者遂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從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花而成已

夜奢亦說偈而酬之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眞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因告之曰。我今願師尊者。幸與出家。脇尊者聽之。卽爲剃度。命四果聖者與其受戒。後乃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傳。勿令之絕。聽吾偈曰。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既付其法。卽本座超身太虛。而入涅槃。以三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衆竟以衣祴接

之。是時當此周正定王之世也。其衆尋建塔廟。以祕舍利。而諸天布寶蓋。以覆之。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其父曰寶身。號爲長者。初寶身有子七人。各有所尙。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學仙術。次二曰富那金子。好常寂靜。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擊。次四曰富那勝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那波豆。好殺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躭於嗜欲。次七卽富那夜奢。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靜不亂。非凡非聖。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至彼

親近隨喜。及脇尊者至其國。方興佛事。而尊者遂詣其會。應對響捷。言皆造理。果於脇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遊化。道德所被。不啻千萬之眾。然其得聖果者盈五百人。後至波羅奈國。遂有一長者來趨其會。尊者謂其眾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昔記云。吾滅後將六百年。當有聖者號馬鳴。出於波羅奈國。說法於花氏城。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其人也。然吾亦夜夢。大海偏溢乎一隅。方欲決之。其水遂沛然流潤諸界。今此來者。蓋其大海者也。將從吾出家。以法濟人。其流潤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前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

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卻問鋸義者何。馬鳴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夜奢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其勝義。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爲度之。以受具戒。然其會中因之而證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後命馬鳴曰。汝當轉法輪爲十二世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卽運神通。爲一十八變。却反其座。泊然寂滅。其時當此周安王之世也。衆遂建塔。以閟其全體。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卽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毱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

隨我滅。固哉淸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屈先聖。吾始覩淸書。見其較論三教。雖文詞不嘉。蓋以其善記經書。亦別事之重輕。不卽非之。及考其譏禪者之說。問難凡數十端。輒採流俗所尙。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夫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賢聖。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

付囑摩訶迦葉。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毱多爲無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迹爲祖。如此之類甚衆。是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一曰曾修行菩薩行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羅漢。此羅漢者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衆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賢聖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

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之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得耶。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所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耶。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

毘尼。亦隨我滅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爲傳法賢聖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皆亦隨世而汙隆。曷嘗爲其弘法賢聖而致正末者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誦之學。不足爲人師。淸之謂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終

音釋

闟呼昆切守門隸也 劂居例切 毱渠竹切 翕許及切盛也 耎乳兖切柔也

齟齬齟壯所切齬偶許切齒不相值曰齟齬 堞徒協切城上垣也 閟兵媚切閉也

憩去例切息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未詳其姓氏。亦名功勝。蓋以其夙有功德殊勝而命之然。初詣富那夜奢尊者。以問答有所合。乃慕其道遂從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謂之曰。汝夙世以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毘舍離國。然其國有上中下三類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從念而得。中之者身無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馬。汝憫此類。嘗以神力分身爲蠶其人得以爲服。由是功德。汝得復生今之中國。方汝

捨彼國時。其馬人衆感戀汝德。皆其悲鳴。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爲有小愛故　而墮毘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保善護
示化於窠圍　當得諸濟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馬鳴之號也。然汝當轉法輪。爲第十二世祖。師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大士以其法遊化至花氏國。方大興佛事。雖三乘學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叟。陽爲疾者。至其會前。坐而仆地。大士因曰。此非常也。將有異相。其人遂即不見。俄

而從地涌出。爲一女子。其狀端美。艷如金色。舉手指大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
而度生死衆。

復瞥然不見。大士曰。此魔來欲與吾較。有頃果風雨暴至。天地忽冥。復曰。魔之信至矣。吾當除之。卽以手揮空。遂現一千尺金龍。其威神奮張。雖山岳爲之震蕩。而魔事遂息。後七日。復有一小蟲。狀類蟭螟。潛其座下。大士執之以示衆曰。此魔之所變。盜聽吾法。尋縱之。令其自爲。終懼而不能動。尋慰之曰。吾非害汝。

汝但復其本形。魔乃現其正體。作禮而懺悔。大士因問曰。汝之名誰。其眷屬幾何。魔曰。我名迦毘摩羅。其屬三千。曰。汝盡神力能變幾何。魔曰。我化大海不爲難事。曰。汝化性海得耶。魔茫然。乃曰。此言非我所知。大士卽爲說法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魔聞法大起信心。遂與其三千徒屬皆求出家。大士卽爲剃度。乃召五百應眞與之受戒。謂之曰。汝趣菩提。當卽成聖道。摩羅果得戒體發光明而異香普薰。大士因之乃大造論議。壽而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傳之勿令斷絕。汝聽吾

偈曰。

隱顯卽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付法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尋趣大寂。是時也。當此周顯聖王之世也。四衆遂以其眞體。閟之於龍龕。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迦毘摩羅者。花氏國人也。未詳其姓。初爲外道。有大幻術。因詣馬鳴大士。較法不勝。遂與其徒皆求出家。既證聖道。馬鳴卽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西天

竺。會其國太子有曰雲自在者。德於大士。乃欲請往其宮中供養。大士辭之曰。佛制沙門。不得親於王臣勢家。此不敢從命。太子曰。然則吾國其城之北有一大山。山有石窟。淸靜絶俗。亦可禪棲。雖龍蛇異物所護。而尊者至德。其必順化。大士曰諾。從之而往。方至其山。果有大蟒長可一里。瞋目相視。大士卽直進不顧。至山之南方坐於坦處。蟒復盤繞其身。亦不之顧。蟒須臾遂去。大士視其所隨之衆。已皆逃散。無一在者。尋獨進將至其石窟。俄然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致敬。大士問曰。汝何所居。曰我昔嘗爲比丘。甚好

寂靜。煩於初學所問。因起瞋心。以故命終墮爲蟒身。止於此窟。今已千載。適值尊者聖德。故來敬之。大士因問曰。是山復有何人所居。其務道乎。汝示我知之。老人曰。此北去十里有巨樹焉。能蔭五百大龍。其樹之王號龍樹者。常爲龍衆說法。而我亦預聽。大士又集其徒相將而前。及至巨樹。龍樹果出迎之。忻然致禮而問之曰。深山孤寂。龍蛇所居。大德至尊。何屈至此。大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卽默而計之曰。此尊者。其得決定性明道眼耶。是大聖人繼眞宗乎。大士曰。汝雖心念。吾已意知。但能出家。何慮我之非

聖龍樹於是悔謝大士即與度之未幾乃命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汝傳之汝聽吾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大士付法已遽超身太虛還其神變乃趣寂滅以化火自焚是時當此周赧王之世也龍樹遂斂其五色舍利建寶塔以閟之

評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入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已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遠數萬餘里其人化滅或有更千餘歲者其事

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譯比校。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且從而存其帝代耳。唯釋迦文佛菩提達磨。至乎中國六世之祖。其入滅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備書也。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龍樹大士者。西天竺國人也。未詳其本姓。或曰出於梵志之族。其性大聰晤。才慧卓犖。殆非凡器。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所知若神明。始其國有山號龍勝者。素為龍之所棲。而山有巨樹。能蔭眾龍。及大士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

入山修行。乃依其樹。然而三藏奧義。亦自洞曉。已能爲其龍衆說法。以故得號龍樹。及摩羅尊者來其山。相遇甚善。大士乃與龍衆禮之爲師。方剃度時。其國之君與帝釋梵王。皆赴其勝會。受戒於大羅漢。卽成聖道得六神通。摩羅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南天竺國。先是其國之人好修福業。洎大士至說正法要。乃遞相謂曰。唯此興福最爲勝事。佛性之說何可見耶。大士因語之曰。汝衆欲見佛性。必除我慢。乃可至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其人衆以大士所說臻理。皆喜好

願學其法。大士即於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輪。時衆雖聞說法。而無覩其形。適有長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彼人之中視之。獨能契悟。遽謂其衆曰。識此相乎。衆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性。欲我等詳之耳。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語方已。而輪相忽隱。大士復儼然處其本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於是其人皆大感悟。即求爲師。而大士悉與度之。會

衆聖與其受戒而提婆爲之上首會有五千外道先於其國興大幻術王與國人皆靡然從之而佛道將塞當此大士感慨遂易其威儀白衣持幡伺王每出則趨其前行或隱或顯如此凡七載一旦王大異之以善辭命而致之問曰汝果何人而常吾前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大士曰我是智人知一切事王復驚其語即欲驗之曰諸天今何所爲曰天今方與阿修羅戰王曰天事豈易明耶曰且待將有應効少頃俄有戈戟雜人手足紛然自空而下王見乃信遂加歎服命外道輩歸禮大士然外道皆求正其見大士遂

因之造衆論議。若智度者。若中觀者。若十二門者。不啻其千萬偈。悉皆方便開釋正法。以應其機。宜其後乃命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聽吾偈曰。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復謂提婆曰。汝善傳持。勿使斷絶。當於未來之世大興佛事。已而騰身太虛。入月輪三昧。大逞神變。返其座。即入寂定。及後七日。天雨舍利。而大士復從定起。以手指空謂其衆曰。此舍利者。蓋昔拘那含佛之弟

子。號摩訶迦尊者。嘗發三願之所致也。其一曰。願我爲佛之時。若有聖士。化度於世者。遇天澍雨至於其身即爲舍利。其二曰。願大地所生之物。皆堪爲藥療衆生病。其三曰。願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言已仍泊然大寂。其時當此秦始皇帝之世也。提婆與其四衆。遂建塔以閟之。

評曰。正宗貴乎簡妙。而龍樹大士以廣論發之。何哉。曰然簡妙常難其至之者。方其八機器有上下。此非以方便導之。則淺信者安得其進嚮。是故大士爲論務。發彼一機者也。涅槃豈不云乎。汝愼勿爲利根之

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夫簡妙者。要在其心有所到耳。不必以其言不言爲之當否。是故證之於簡妙也。彌說而彌至。不證於簡妙也。彌說而彌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天性才辯。幼習其國風。喜修福業。及趣龍樹大士。方至其門。龍樹試之。遣以滿鉢水。先置其前。大士卽以一針投之而進。相見忻然契會。龍樹現月輪以表佛性。衆皆罔測。獨大士識之。遂以諭其衆人。尋亦相與師龍樹出家。而提婆果爲其高足弟子。及龍樹大士垂入泥洹。遂

以大法眼傳之其後大士以其所證廣化乎他方先是迦毘羅國有富人曰梵摩淨德其國稱爲長者有二子長曰羅睺羅琰次曰羅睺羅多淨德好治園林種植嘉木一朝其園木無故忽然生耳如菌大於車輪其美味可食如此終年唯資淨德與其子羅睺羅多所噉餘家人輙欲取食其菌即隱然淨德疑之謂其子曰此木之耳唯我與汝得食必非常事何人能爲明之羅睺羅多遂說偈欲以他告曰

此木生奇耳　我食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我迴向佛道

適會大士。入國至其家。而淨德父子喜得所遇致禮遂以其事問之。大士乃與辨之曰。昔汝二十之時。嘗命一比丘於舍供養。其比丘雖小有戒行。而法眼未明。心不詣理。坐虛受汝惠。然其能少修行不陷惡趣。故報爲此木耳以償。於汝。初此比丘居汝舍時。汝諸家人皆不喜之。唯汝與其次子。能以誠待。故今耳菌獨汝父子得饗。復問淨德曰。汝年幾何。答曰七十有九。大士因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木亦無耳

淨德聞其說心遽廓然益勤歎伏且曰我媿衰老雖欲出家豈堪事師今此次子素樂入道願捨以備給侍幸尊者容之大士謂曰昔如來記此子云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號羅睺羅多因木之耳出家成道遂問其子曰汝何名耶曰我名羅睺羅多大士曰此誠合佛所記汝今出家必成大果尋與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遂專隨遊化一日大士復至巴連弗城俄聞外道相計欲掩抑佛法乃自持長幡往立其會所外道遽問曰汝何不前答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答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答曰汝百不解又曰

我欲得佛。答曰。我灼然得。又曰。汝不合得。答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答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當自得。於是外道詞屈。自相謂曰。此必大聖。宜皆歸之。遂問曰。汝名爲誰。大士曰。我名迦那提婆。外道輩以夙聞其名。於是服膺悔過。其未卽化者。後發百千難問。而大士恣其無礙之辯。一皆折之。由是廣造論議。若百論之類是也。然其勝事既集。終命羅睺羅多付之法眼。其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已而入奮迅三昧。體放八光。而趣寂滅。其時當此前漢孝文帝之世也。四衆營塔。而梵天助餙。共供養之。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羅睺羅多者。迦毘羅國人也。姓梵摩氏。既得明其家木耳之緣。即從提婆大士出家。隨侍往巴連弗城。尋受付正法於彼城。其後大士亦統徒廣行敎化。未幾至室羅筏城之南。臨金水河。遽謂其徒曰。汝等知之乎。適五佛影現於中流。吾勺其水。輒有異味。此河之源凡五百里。當有至人居之。然如來昔已記曰。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號僧伽難提。出於此處。相繼以爲

十七世祖。遂將衆泝流而上。既至果見難提禪定於石窟中。伺之凡三七日。會其出定。大士乃問之曰。汝身定耶心定乎。難提答曰。我身心俱定。又曰。心身俱定何有出入。答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又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答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又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答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又曰。此義不然。答曰。彼理非著。又曰。此義當墮。答曰。彼義不成。又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答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又曰。我義已成我無我

故答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又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難提乃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大士曰。我師迦那提婆大士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大士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即廓然。遂稽首而說偈曰。

三界一明燈　迴光而照我　十方悉開朗
如日虛空住

偈已再禮。必求見度。大士曰。汝心自在非繫我所。何須依託而求解脫。大士即以右手擎其金鉢。舉至梵

天。取天香飯命衆其食。而其大衆忽生厭惡。皆不能饗。大士曰。讓而不能食。非吾所恪。汝業自然。乃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疑之。意其師弟子混而無品。大士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與吾分座之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也。應物降迹。將爲第十七世祖師。汝輩亦莊嚴劫中嘗趣三果。而未純無漏。適雖親我。豈大見性。正宜專意歸此仁者。然吾滅後。卽爲大衆上首。復出一師號伽耶舍多。亦宜知之。衆曰。大師神力不敢不信。彼云過去佛者。尙或疑之。難提以其衆心未伏於已。乃謂羅多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堆

阜江河溝洫水皆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人無八苦而行十善。及乎雙林示滅。今將欲千年。而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寡至信。正念輕微。不務妙悟。但樂神力。然我自不爲。爲亦何難。卽展右手入地。至於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中。分諸大衆。然飮者其心益寧。於是衆皆推伏作禮悔過。大士後乃命之曰。吾今老矣。非久處世。如來之大法眼用付於汝。聽吾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而讚之曰。

善哉大聖者　心明逾日月　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

羅多大士即其座上入滅。是時也。當此漢武帝之世也。四衆建塔以閟全體。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僧伽難提者。室羅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寶莊嚴。寶其國之王也。大士生即能言。與其母語。唯稱佛事。父母異之。詔其國師問子所以然。其國師異人也。能知往事。謂王曰。此子乃昔娑羅王佛也。欲有所化度

故示生王家。七歲當復入道。出居於金河石窟。其父母愛之。常恐如其說。及七歲大士果說偈告父母欲求出家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初父母不從。苦求方得其志。王遂命沙門禪利多爲其落髮。師留宮中九年。始會勝僧與之受戒。一夕大士乃自警曰。我已具戒而尚處俗舍。年復一十六矣。何遇聖者而得聞道乎。遽感天光下照。俄見一坦路。而前有大山。大士即趣之以往。至其山。而天色亦曉。

自視已坐於石窟間及旦王以亡子求不能得遂擯去禪利多然大士於此修禪方且十年而徒稍歸之一日因見瑞氣忽謂之曰將有聖人爲我而來汝速潔前窟待之未幾羅睺羅多果至是時大士在定候七日會其起相與問答凡數百言而羅睺羅多義勝大士伏膺遂從其求道羅多曰如來記汝當爲十七世祖尋命之傳大法眼大士一旦謂其衆曰羅睺羅多大士嘗說摩提國當出聖士號伽耶舍多繼吾傳法今與汝等往訪其人行之無何有祥風自西而來淸襲衆人大士曰此道德風也西之三千里必得聖

者相會。然是風不類天龍鬼神阿須倫之風者。雖有吹揚。而不損萬物。病遇則愈。學遇則通。惡業遇之則無。於是以神通攝衆。少選偕至一山。謂衆曰。此山之頂有紫雲如蓋。必聖人在茲。衆四顧。不遠果有山舍。進之方及其門。俄見一童子。持鑑趨迎於前。大士即問曰。汝幾歲耶。答曰。百歲。又曰。汝方童幼。何謂百歲。答曰。我不解理。正若百歲。又曰。汝善機耶。答曰。佛偈豈不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大士復問曰。汝持圓鑑。意欲何爲。童子乃以偈答曰。

諸佛大圓鑑　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

父母以其與大士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難提受之。攜還精舍。會眾與受具戒。即命其名曰伽耶舍多。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鏗然發聲。復問舍多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又曰。我心誰乎。答曰。俱寂靜故。大士曰。善哉。妙會佛理。宜說法要。嗣吾道者。非子而誰。尋付大法眼。乃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已而舉右手攀木而化。其時當此漢孝昭帝之世也。
其眾議曰。大士滅度於茂木之下。其亦垂蔭於後裔
乎。或者欲遷於高原而闍維之。雖盡力舉之。終不能
動。遂卽其處而焚之。斂舍利復塔於彼。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氏。父曰天蓋。母
曰方聖。初方聖得孕之時。夢有人持一寶鑑而嚮之
曰。我來也。及寤覺體暢於平日。然其室卽有異香祥
光數現。方七日而誕。大士。其體瑩然若淨瑠璃。生十
二歲不浴而常潔。每以閑寂自處。或與人語。言必高

勝其家本居寶落迦山及生大士乃有紫雲蓋之初僧伽難提來其家相求大士因而師之尋得付法遂往化於月支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曰鳩摩羅多家有一犬而食息偏處其舍之簷下霖潦漬濕未始暫離如此十載雖苦驅亦不之去羅多疑訝欲得所決當時羅多年方三十意氣勇壯不顧有果報唯外道自然之說樂聞而師之尋以問其所師梵志曰此犬者何以而然梵志曰犬之心自好而然非因緣也羅多復曰我夜嘗夢一金日其明赫然照曜天地而我與梵志方在暗室其日之光忽來燭之我之身即如

瑠璃徐有無數螻蟻周而食之師之體則洸然無物斯何自而然幸師原之梵志亦以自然說之皆無所驗羅多疑既不決遂曰非適人意也皆謂自然何異夢而說夢若别遇智者能爲解釋我願師之即絶梵志而還當此大士俄見有異氣起即座而謂其衆曰今所見者大乘之氣也復釋之曰氣如金環其事必圓氣若玉璫菩薩在旁今氣類璫其下必有聖人焉然佛亦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間當有菩薩現月支國其後復出一大士於此天竺國繼世爲二十祖今之此瑞必其應也尋率衆往其氣所至是少頃果

有婆羅門者。狀類三十許人。來問侍者曰。此師何人。侍者曰。此佛弟子也。婆羅門卽返閉戶。大士曰。適氣乃驗在此家。遂叩其扉。內有應曰。此舍無人。大士曰。答無者誰。鳩摩羅多以外語有異。疑必智者。思求決前事。乃開戶納之。遜大士坐。其主榻盛列供養。因以大事問之。曰。若智者所說解我疑心。卽師事之。大士曰。吾說若有所驗。汝實如其言乎。曰不妄。大士遂爲辯之曰。此犬者是汝之父。以有微業。乃墮畜中。昔汝父先以黃金千鋌。貯於器中。而竊埋簷下。及其死。會汝不在。未得所付。今故戀此。若汝取之。是犬必去。羅

多命工發掘果然得金其犬即去羅多信之乃慕佛法復以昔夢闍之大士亦為原之曰汝夢日者蓋佛日也照曜天地者度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瑠璃者汝所清淨也彼體無物者自利一身非能度他也蟻食汝身者必衆知識之所湊泊食汝法味也羅多以二事皆決意大廓然益加歎伏遂師之出家誓專給侍然大士以其道力夙充雖列之弟子獨器異之故命聖衆與受具戒欲速其證果後果命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之迦葉乃至於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受吾教聽是

偈曰

有種生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鳩摩羅多敬奉其命。拜受勤至。大士即座超身作一十八變。乃趣大寂用三昧火。於空中而自焚之。雨舍利繽紛而下。四衆接之。隨處各建窣堵波而供養之。其時當此漢孝成帝之世也。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鳩摩羅多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往世嘗生於梵天。洎以貪愛菩薩瓔珞。乃墮於欲界他天。於彼爲

一天人說佛知見。彼天人因之證。遂成初果。以故得其天衆尊爲導師。其時適有天玉女來。禮其法會。會之衆有千二百人。未之成果。輒起情愛。故相牽累。亦其紹祖之冥數適至。復示今之所生。然其天女亦墮。偕生此國。爲梵志氏。初大士之家巨富。金寶不可勝數。而其父貪悋。不知紀極。會其國有羅漢曰海勝者。往在彼天。得大士說法。乃證今果。至此思報其往德。恐大士汩沒於俗富。故從之乞金。實欲導而出之。遂至其家。適見大士爲童郎。語之曰。汝能施我之金。當得福利。大士曰。我方十五。未專家事。雖父不在。俟聞

於母遂以告其母母從其所施大士遂以金一斤施之羅漢尋爲記曰更十五年汝當遇菩薩得證聖道然小有難亦折大業及其父還大士以此建白父怒笞之一百其父既死大士亦得決所疑於伽耶舍多即伏膺爲師尋預傳法後行教化至中天竺國會一智士曰闍夜多先此客遊輒來禮之而致問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寶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營不遂我鄰之人兇暴殺害作惡日甚而其身康寧所求如意善惡報應豈非虛說乎我甚惑此願仁者一爲決之大士曰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

在此生。此生苟為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為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為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為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為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為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為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適今汝父與汝之鄰。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聞其說。頓解所疑。大士復曰。汝雖已信三世之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

依不覺不覺依心然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同諸佛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承其言卽發宿慧遂求出家大士曰汝何許人父母在乎誠欲入道可返汝國白之父母得志却來未晩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之三千餘里豈宜却來願屈仁者就之供養因得度脫大士曰我往雖遠不難汝何以去夜多曰我有小術亦可從之少頃而至大士曰何術曰我兄闍夜摩先爲比丘於國嘗主俱那含佛塔得其塔前末訶木子然此神物用之塗足須臾可以致遠欲

止則以其葉拭去塗油足乃不舉大士從用其法與之偕去詣禮其塔佛卽放光遍照其衆夜多旣聞父母卽就剃度於佛塔之前會聖僧與之受戒大士乃爲說偈曰

此佛放光明　示度於汝相　汝已得解脫
諸衆亦當然

尋命夜多曰佛昔嘗記汝當爲二十世祖今如來大法眼藏乃以付汝汝善傳持聽吾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旣無得
何懷決不決

復曰此偈蓋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說汝宜受持夜多再禮奉教大士即其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曜四衆乃趣寂滅其時當此王莽新室之世也闍夜多即其處建塔而供養之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未詳其姓氏素有道識慕通妙理初客遊中印度會鳩摩羅多大士化於其國以所疑報應問之羅多爲說業通三世其事既明因求之出家羅多不即許與之歸本國使白其父母方度爲比丘羅多知其眞大法器復以佛所授記遂以

法付之。既而大士歷化諸國。至羅閱城。而其國素多道衆。聞大士來。皆趨從之。先是其衆之首者曰。婆修盤頭。修行精至。晝夜不臥。六時禮佛。糞衣一飱。而淡然無所欲。其徒甚以此尊之。大士即謂彼衆曰。汝此頭陀苦修梵行。可得佛道乎。曰是上人者如此精進。豈不得道。大士曰。是人與道遠矣。縱其苦行歷劫。適資妄本。豈能證耶。曰仁者何蘊而相少吾師。大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盤頭聞其説。忻然乃述偈而讚曰。

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緩而不遲　雖急而不躁　我今遇至尊
和南依佛教

大士復謂眾曰。此頭陀者。非汝輩所並。彼於往劫修常不輕行而致然也。適吾抑之。蓋以其趣道心切。恐其如絃甚急必絕。故吾不即讚之。欲其趣無所得住安樂地。尋謂槃頭曰。吾言相逆。汝得不動心乎。槃頭曰。何敢動乎。我念前之七世生安樂國。以務道故嘗事智者月淨。而其人謂我曰。汝非久當證斯陀含果。

宜勤精進。夫修行譬若昇天。必慕漸上不可退之。苟有所墮。而復上益難。其時我年已八十。扶杖不能履。適會大光明菩薩出世。我欲禮之。乃詣其精舍。事已而月淨俄來相責曰。咄哉。汝何輕父而重子。吾昨視汝將得證果。今已失之。我時白以無咎不伏其語。即問月淨示其所過。月淨曰。汝適禮大光。安得以杖倚畫佛之面。汝以坐此故退果位。我熟思之。實如其言此後凡有所聞。不復不信。縱彼惡語猶風度耳。況今尊者。以正法見教。豈宜悔吝。大士尋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宜傳布。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婆修盤頭禮以受命。大士於其座上。卽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正之。爲其闍維。雖百千人共舉。終不能動。又諸羅漢。同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大衆遂炷香祝之。其體乃自傾委。焚已斂舍利。衆建浮圖以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明帝之世也。

評曰。是大士者。反植而化。何其異乎。曰聖人逆順皆得。故其神而爲之。不可以常道求。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終

音釋

艴許極切大赤也蟭螟蟭音焦螟音冥蟭螟蟲名蟒母黨切大蛇也赧乃版切犖力角力卓犖超絕也菌巨隕切地蕈也鏜音湯鐘聲鋌待鼎切金銀鋌也[illegible]鄰知切分破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婆修盤頭者。羅閱國人也。姓毘舍佉氏。父曰光蓋。母曰嚴一。大士與其弟偕生。俱有瑞事。而大士尤勝。初

光蓋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與妻嚴一謀。偕往求子於城北佛塔。既禱之。其夕嚴一果夢二珠。一長明。一或明或晦。皆得吞之。卽覺有娠。後七日會有羅漢比丘賢眾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國尋異氣至此。汝家謂誰。光蓋卽延之。與其妻俱拜。賢眾獨避嚴一而不當其禮。夫竊怪曰。鄙哉比丘。禮不讓丈夫而恭女子。佯施寶珠欲驗其識量。賢眾皆受之。亦不辭讓。光蓋見其不動如初。遂以寶問之曰。尊者不讓我丈夫之禮。而避婦人何耶。賢眾曰。我以汝凡夫當汝之禮。受其所施欲資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薩。乃上乘法器。其將

出世號婆修盤頭者其所度之人如我輩無量我故
避之非重女人也光蓋郎謝之曰尊者聖人也能知
未然賢眾復曰復有一子與其同孕者夙曰芻尼嘗
為野鵲往於雪山巢如來頂尋以遇佛之緣生為那
提國王及如來至其國為說夙因復記曰吾滅之後
後五百年外汝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者婆修
盤頭同胎彼聖者乃賢劫二十一世之祖師也其人
復出聖弟子號大力尊者那提王稱幸遂以寶蓋獻
之佛復記曰汝後以會此菩薩得生忉利天也王乃
說偈讚歎其後嚴一果誕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

令淑易育。不類凡孺。稍長其志超然高勝。年十五求從光度羅漢出家。毘婆訶菩薩爲之受戒。乃慕飲光。專以杜多行自修。故時人高之。號爲徧行頭陀。尋會闍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得付法。因歷化諸方。至那提國。初其國素多惡象爲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號常自在。生二子。長曰摩訶羅。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羅。其年三十。當拏羅三十載。而象害遂弭。國人安之。然皆不知其所賴。至大士入其國。王請供於宮中。因問曰。敝國風俗曷若羅閱城之清美耶。大士曰。羅閱昔有三佛德庇。而此國適有二賢福之。王曰。二賢誰耶。

曰昔佛記云。吾滅後又後五百歲後。那提國王姓剎帝利。號多滿。有子曰摩拏羅。得大神力。勝十那羅延。此其一也。其二則吾亦與焉。未幾俄有使入奏曰。有象巨萬將逼國城。王憂之。以問盤頭曰。此何以禦之。大士曰。不須用兵。但命王子拏羅當之。其難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威巨萬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羅出其城之南。拏羅乃嚮象撫其腹。發聲大喝。雖城廬爲之動。羣象卽仆地不能興。少時皆馳去。至是而國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道勝。遂大奇之。謂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記。亦其神通之力非俗

可留。願尊者受之出家。大士亦謂。此非我爲師。後莫能度者。卽命聖衆於王宮。與摩拏羅落髮受戒。拏羅得度忻然。乃以偈讚曰

爲摧百萬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遇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辭父母　而出於愛火

大士將之他國。乃告王曰。我來所求法器耳。今已度至人。吾卽往矣。王不須留。遂與摩拏羅去之。後乃命摩拏羅曰。如來大法眼今悉付汝。汝其傳持。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　云何不悟了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卽座超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四衆遽告曰。我輩欲奉舍利。願尊者無爲神化。乃頹然復其座而滅。焚已。衆斂舍利。建寶塔而供養之。其時當後漢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常自在。其國之王也。拏羅卽其次子。生有異迹。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師盤頭出家。戒已。尋得付法。遊化。初至西天

竺國。其王曰。瞿曇得度。崇佛常自持金蓮花供養。願遇聖人。以知其前後世事。七年行道於宮中。一日俄有佛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毘王割股救鴿。後示慈力王劍身然燈。左示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示月光王捐捨寶首。得度異之。即舉不動。左右助之。至命衆力士。皆不能舉。尋集其國之智者。其辨。欲圖遷之。是時大士與會。讓其國善咒者先之。咒者作法。即能起。王鎮殿銀山。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搖。而其體已損。遽狂走。雖力士不能駐。大士出衆謂王曰。此不足驚。

徐臨其殿軒。呼狂者曰。汝住。其人卽趨大士自悔其
過。王見大士卽止其狂。遂問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
大士曰。佛法也。王曰。願聞佛法其可學乎。曰佛法者。
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
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具無我。
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無證。人所以得
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無此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
三具七。於前後際如視諸掌。成菩提登佛地豈遠乎
哉。王稱善。必求聞佛塔之所以。大士復讓大衆。衆皆
曰。唯尊者言之。不必遜也。大士乃曰。是塔蓋昔者阿

育王所作八萬四千七寶之塔。以祕我釋迦如來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爲塔之故事云云。備如諸經。復謂王曰。初每置一塔。其地必賢聖成道入滅之所也。今之宮苑。蓋昔有比丘波羅迦者。嘗此證果。故塔出之。亦王修德之所致也。王聞其事。遂大感悟。慨聞道之晚。即命太子傳國。乃求師大士出家。大士以其勢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天子。從佛出家。願衆聖幽贊。使其速至聖道。空中尋有報曰。汝度是王。不必慮也。更後七日。當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風雨暴至。宮殿肅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

然若夢。俄見有人引手極長。持異果與之噉。及醒其心大明。已成阿羅漢道。卽以三昧將去其宮。乃謂大士曰。我未證時。自大此國。豈信有佛土之廣。今得大觀。却視舊地。爲異蟻垤之微。然此閻浮提。亦如一食器間耳。雖有三千餘國。而其品不等。上國者若干。中國者若干。下國者若干。然其上之國復有三品。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眞修行。盡能隨心生之。於是大士告別。得度曰。我將他適。訪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測。於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卽焚寶香玄語曰。鶴勒那。汝當證道。其時適至。汝知之乎。初鶴勒那比

巨。於月支國九白棲一林間以誦大品般若爲業感
羣鶴依之。適直其國王寶印。命齋於宮中。方坐。俄有
香煙飄然至前。問王。識乎。王曰天香耶。鶴勒曰不然。
此西印土摩拏羅尊者所示信也。然是尊者乃那提
王子。昔爲娑羅樹王佛。與釋迦如來所記。於此賢劫。
當爲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無量。王宜相從西嚮禮
之。而大士即以手三點於地。眾羅漢問其何以然。曰
適鶴勒那於月支王宮致禮。此故答之。遂謂眾曰。吾
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從往。遂與其眾乘虛趣
月支國。是時鶴勒那率其王。各駕寶象列御仗遠出

迎之。尋與大士俱還其宮。鶴勒先以其弟子龍子者
問之曰。此子才辯冠世。我嘗以三昧觀其夙習而終
不能見。尊者以謂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觀得幾劫。
鶴勒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減劫。
已於妙喜國生婆羅門家。時會其國有佛伽藍新成
大鐘。是子曾以旃檀爲梃。助其聲擊。彼爲鐘者已得
菩提。而此報之聰明。鶴勒敬其說。即欲事之。復問曰。
我雖感羣鶴相依。未始識其何緣。大士曰。汝昔第四
劫時。嘗爲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龍宮
命汝供養。汝以其皆未勝龍食。常不與俱往。彼弟子

怪曰。師說法則曰。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今乃獨往食耶。及後命必從汝赴當時以汝德蔭無患。及汝滅彼亦漸終。坐是濫食。皆報爲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轉受此鶴。蓋昔師弟子緣之所牽。故復此會。鶴勒那大感遂曰。此宜修何法資其復於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其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忻然敬奉傳法。大士即騰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偏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四眾闍維之。歛舍利建塔供養。是時當此後漢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鶴勒那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父曰千勝。母曰金光。初千勝以未有嗣子。詣其國之七佛眞幢求之。還謂其婦曰。我已求子於七佛幢也。是夕金光遂夢

有童子臨須彌山手持玉環謂金光曰我來也尋覺有娠他日忽有異僧來其舍謂金光曰護汝孕愼勿汙之金光曰潔身已十月矣因問僧曰此若生子有福德乎僧曰是當生男子也然其於第四劫時已能爲龍宮說法故佛嘗記之謂其將爲大法祖及誕大士天即雨華地出金錢國人瑞之以聞其王王乃取子使乳於宮中宮嬪百千爭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爲其一子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語曰我無儲嗣育汝欲以爲太子適變多身我甚惑之汝果得通當復神化來爾則終爲千子言已其子放光忽然失之

尋見於父母家。及七歲。會其國人淫祀拘羅神。爲之
歎曰。三界微劣。寡得正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諧之
其廟貌。卽隳。年二十。遂從羅漢比丘出家。受戒於其
山。初其師使專誦大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後棲月
支之林間。感羣鶴依之。以故加今之號。晚遇摩拏羅
於王宮得其付法。始務遊化。及至中天竺國。會其國
王曰。無畏海者。先夢月照其身。臣爲原曰。非久當有
賢聖來應此夢。王卽以告四門。及大士之至。司門者
奏之。王遽以法仗出迎。還宮。禮於正殿。方坐。俄有二
緋素衣人。前拜鶴勒。王默駭。此何人不揖主者。大士

知之謂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是故來致禮王曰何以識之曰吾往劫嘗與其說法因之得生於日月宮少頃其人忽隱唯異香久薰王因問曰若此日月國土凡有幾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王凡有百億而四天之下約有四千八國然其大小不等王曰是國土者一時有耶有前後乎曰此隨前後三劫而有無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爲六冥曰上下二氣四維相合謂之六冥六冥之間三劫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後而國土益分然其生於六冥之間而

壽亦有品。有萬歲者。有千歲者。有百歲者。有夭有不夭者。報旣不等。而形類亦別。雖儒童迦葉二菩薩。亦不能悉知。我適約說。猶滿城芥子而方探一粒。王聞益自小。其見大士。尋出王宮。始大士有弟子曰龍子者。夭亡。其父母與兄師子比丘皆來。將遷殯其喪。而衆擧不動。兄怪之。問大士曰。衆盡力擧之。何以不動。曰。過自汝也。師子曰。何過。願聞其所以。曰。汝初師婆羅門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憶。乃欲營福資之。遂告汝師。塑一佛像。久之工未加飾。汝惡之。遂投於地。而復爲之。汝今但去收其棄像。此喪必擧。師子

如其言。復來弟喪果舉。及婆羅門師死。師子以大士言驗。復求師之。初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大士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師子聞法。卽解乃趣於弟子之列。時其徒或從而問曰。師以無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衆有無福業。願聞其說。大士卽指東北謂之曰。見此乎。衆曰不見。曰此麤相尚不能見。況其微妙功德耶。師子前之曰。我適見矣。大士曰。汝何見耶。曰我見異氣皎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路

橫布其前。類忉利天梯。大士曰。汝見是氣。知其應乎。曰所應未之知也。唯師言之。大士曰。我滅之後五十年末。難興于北天竺。汝當知之。師子因告曰。我將遊方。敢請教於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卽至。此如來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國。然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愼早付受。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付法已。大士卽騰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復其座寂然遷化。四衆闍維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

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衆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獻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師子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素聰晤有出世智辯。少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晩師鶴勒那。尋得付法。往化於罽賓國。初其國有沙門曰婆梨迦者。專習小乘禪觀。梨迦之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爲五家

學有曰禪定者有曰知見者有曰執相者有曰捨相
者有曰持不語者然競以其能相勝尊者皆往正之
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
說耶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
相耶次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
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
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然四者之衆皆服其教其
五禪觀之衆爲其首者曰達磨達號有知識衆皆尊
之以前四衆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始
至尊者問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

定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又曰仁者之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來其定常習又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又曰定若通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又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遂禮之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尊者固遜而其請不已乃謂之曰諸佛禪定無有

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達磨達忻然奉教未幾其國有一長者子曰斯多年僅二十其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輒開一夕其父夢神人令送師子醫之父明日遂攜子從尊者求驗其夢然先自心計果得此子病愈當悉之出家而尊者方患久於是國而其法未得所傳一朝而長者父子偕至以其手與夢聞於尊者禮之願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謂衆曰此子手所握者汝等知之乎衆皆罔測復曰此之所持乃一寶珠耳蓋我先世於一

國土。嘗爲比丘。以誦龍王經爲業。其時此子已從我出家。號婆舍者。一日會龍宮請我供之。以珠爲䞋時此子從往。因付其掌之。及我終彼而生此。其師資緣業未絕所以復有今會。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爛然在掌。於是尊者即爲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謂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號婆舍。而今復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然我衰老豈更苟免。而我所傳如來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遇疑者。即持我僧伽梨衣爲之信驗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於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無何其國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遮相與隱山學外道法一旦都落遮所學先成謂其兄曰我將竊入王宮作法殺王以奪其國兄曰汝無誤事致累吾族及落遮入宮遂易其徒皆爲僧形詐其事集則自顯不爾則歸罪沙門既作其法無効爲國擒之兵者果以沙門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爲此大逆遂斥教盡誅沙門尊者即謂其衆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

遠避。其徒欲奉尊者隱之。尊者曰。吾見蘊空。復何逃乎。其王彌羅崛。果仗劒毅然。詣尊者而問曰。師得無相法耶。曰得。王曰。旣得。生死有懼乎。答曰。已離生死。何有懼也。王曰。不懼可施我頭耶。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卽斬之。尊者首墜。其白乳湧高丈許。然王之右臂卽截然自絕。尋病七日而死。方王疾時。其太子曰光首者。憂之。大募方士。圖爲父悔謝。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謂光首曰。此夙對。不必憂也。太子前之曰。願聞夙事。仙者曰。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爲白衣者。然其爲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紏衆爲無遮齋。時

師子前身亦爲白衣來與其會當時師子聰明有辯博凡與人論未始輒屈是日乃以佛法發問汝父白衣其白衣雖應對中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輒橫發難勢既紛紜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冥數未至事故不作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太子其憂稍解後乃塔師子比丘遺骸其被害時當此前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也

評曰預付法以何驗乎曰以聖人驗之唯聖人故能玄知今師子德能爲祖自謂則曰已得蘊空此其爲

聖人亦至矣。豈無玄知乎。又鶴勒那嘗以難語之。勉其傳道。此可不預付法乎。他傳付法藏傳也能知其臨刑湧之白乳。而乃曰。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何不思而妄書乎。其妄驗於禪經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號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

握亦得發明。言已。倏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攜詣師子尊者。辨其夙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加今名。既爲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爲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

無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爲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屈遂伏之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今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怪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

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
其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
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
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
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
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
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
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淸洽如常泉時中印
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多挪稱之及北天竺聞
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

泉眾也。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爲善久疾。必其所爲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

寧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爲營福。其疾果愈。然其國先有咒師曰靈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時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王天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咒者之說。咒者因譏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子弟子。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如蜜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咒師不能害。壽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

子黨於斯多。遂四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更二十四世。至於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為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僧伽黎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黎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黎衣。王即請之。遂詔出其太子。初

不如蜜多。被囚。左右不得以時進膳。饑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神即寧。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尊者以其懇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現。舉國皆驚。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夜而覩日。

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倏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為決之。尊者曰。三千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為是語。然王之所疑。皆有以也。君其聽之。夫世有佛出。地則四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

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則六震。日月皆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卽曖昧。世有羅漢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夜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二震。若是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

丘。四生不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星皆明。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東西二面。隨日蔽虧。故衆寶之色明滅不一。天色紺靑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成。及其睛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

唯佛大聖人能之。感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感其上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雲氣虹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上中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雲如蓋上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色如璧玉。若麟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如銀。此中上

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秀異。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八

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蜜多。蜜多亦證果。即與蜜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蜜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梨衣祕於王宮。不衆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爲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爲。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蜜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卽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於地。大衆各以衣祴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

評曰。謂衣不焚。不亦太神乎。曰寶劒出乎良治。尙能變化不測。而光貫星斗。方士資乎世術。亦能入水不

濡。入火不焚。況乎聖人之上衣。大法之勝器。此可然乎。能無曜乎。其言地動。至乎雲日草木之祥瑞。遠以業理求之至哉。宜異世俗五行之說。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終

音釋

襁褓（襁舉兩切褓博浩切襁褓小兒繃也）剜（烏丸切刻削也）飼（祥吏切餧也）梃（待鼎切杖也）嚎（許規切毀也）斃（毘祭切死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不如蜜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德勝。即其國之王。蜜多蓋德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

出家。王聽。斯多即宮中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多傳。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剎帝。堅固信重。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蜜多入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爲王計者。不如誅之。王曰未見其罪。豈忍爲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呪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已知。託以望氣。先戒

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爲尊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妄有妖術而不敢當耶小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吾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

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爲龍之所有。須臾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衆去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蔵蜜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空中墜一金鎖。垂至於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孑然放達。自號瓔珞。

閭里不能測其爲人。一日遽發隱語曰。神人脚踏土。
會裏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自是出處益
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
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
尊者卽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
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
當復會。故此相候。蜜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
降迹爲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
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却返本國。尊者卽爲之
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修多羅。致今復

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當此不如蜜多化導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絶。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寧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卽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卽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爲

金塔以閟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般若多羅尊者。東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幼喪父母。子然匃食自養。遊於閭里。時人但以瓔珞童子號之。有命之役者。不辭勞不論直。或問曰。汝何姓。曰我與汝同姓。或曰。汝行何急。曰汝行何緩。人皆不測其然。會其國王堅固者。與不如蜜多共駕還其故城。尊者遂東出趣其駕前。自說昔緣。至是尊者之迹大顯。蜜多即攜至王宮。他日爲之出家。會勝僧受之具戒。而尊者之體即發異光。未幾蜜多果以法眼付之。縱

其遊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國其國王香至者詔禮於宮中以寶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長曰月淨多羅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羅者好修福業其次曰菩提多羅者好通佛理以出世爲務至是香至皆命出禮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驗其智之遠近卽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復有加此珠乎其一月淨多羅曰此寶珠最上世無有勝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羅亦如其說其三菩提多羅曰此珠世寶未足爲上夫諸寶之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諸光之中智光爲上此

是世明。諸明之中心明爲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既明辨此。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而明法寶。然則我師有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復問曰。諸物之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爲己嗣。其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

止。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興福。平若未
有如其爲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覽虛空。恐非善終。何
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果能釋之。願從出家。
尊者曰。此其業之所應也。然物皆有業。雖三乘聖人
亦不能免之。但其業有善惡耳。佛謂人有爲善之至。
及其終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輕綵。欲其終
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蓋表其
所嚮。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覽。是亦報生天上
也。亦其爲善之明効。非不令終。然當其大漸。將有天
樂異花應之。尋如其言。及王崩。二子方甚號慟。而菩

提多羅。獨於喪所端然默坐。終朝不興。其二兄怪之。以問尊者。尊者曰。此子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起勿驚。及菩提多羅定起。謂二兄曰。我欲觀父何往。而他無所覩。但見一日明照天地。其父殯已。菩提多羅果告二兄求從尊者出家。尊者知其道緣純熟。勢不可沮。遂當其師。乃爲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囑曰。如來大法眼藏展轉而今付於汝。汝善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羅於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祥光。七十餘道。尋超身高七多羅樹。即以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可勝數。四衆斂之。與其國之王月淨建浮圖而閟之。是時當此宋孝武帝之世也。以達磨六十七年後方東來。筭之當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

評曰。出三藏記所謂不若多羅。而此曰般若多羅。又謂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異耶。曰此但梵音小轉。蓋譯有楚夏耳。然般若多羅於諸祖獨多讖語。而後頗驗之。豈非以法自其後而大盛於中國。欲有所誌耶。將示聖人之心。其所知遠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初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父曰香至。蓋其國之王。達磨卽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勝。卓然不羣。諸子雖處家。已能趣佛理。及般若多羅說法王宮。乃得相見。尋答般若問珠之義。才辯淸發。稱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許其法器。及父厭代。遂辭諸兄。從般若出家曰。我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般若受其禮爲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昧耳。汝於諸法已得通量。

今宜以菩提達磨為汝之名。會聖僧與受具戒。當此其地三震。月明晝現。尊者尋亦成果。自此其國俗。因以達磨多羅稱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師更四十餘載。而般若乃以法付之。益囑尊者曰。汝且化此國。後於震旦當有大因緣。然須我滅後六十七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日下。尊者既稟其命。復問般若曰。若我東往。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得大法器。繼吾道乎。般若多羅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麻竹葦。不可勝數。然其國當我滅後六十餘載。必有難作。水中文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南方。不可即住。

蓋其天王方好有爲。恐不汝信。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棲棲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又問曰。過此以往可得聞乎。又曰。吾滅之後一百五歲。其復有小難。又說偈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爲遇毒龍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復有事乎。曰吾滅後一百六十年末。復有小難。蓋父子繼作其勢。非久可三五稔耳。又說偈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閒見虎又逢猪
小小牛兒雖有角　青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曰。所謂法器菩薩。此後出乎。般若又說偈曰。

震旦雖闊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復曰。此吾滅後三百三十載。乃應之也。又問曰。此後佛法中。頗有明斯意而善分別者耶。曰吾滅後三百八十年間。乃有比丘暗學而明用。又說偈曰。

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懷抱一雞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權時脫　文字之中暫小形
東海象歸披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又偈曰

日月並行君不動　鄖無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峰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復曰。大器當現。逢雲卽登。吾何憂乎。尊者又問曰。然此人之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四百六十年間。會一無衣之人欲爲魔事。又說偈曰

高嶺逢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爲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彌善大機

復曰。汝記斯言。將驗小難。黑衣童子。必善釋之。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方六百年。不生之樹當作留難。然雖難興。二人出現。乃自寧靜。又說偈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樹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復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見此讖。歸而不嚮。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二千八百年間。當有四龍起。此一難。然非爲大也。汝宜知之。又說偈曰。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又偈曰

吾此讖詞　腰長脚短　合掌向天　迴頭失伴
身著紅衣　又如素絹　立在目前　還若不見
好好思量　水清月現

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般若多羅復曰。吾滅後三千年間。凡有一十二難。其間有九大難。此總以一偈記之。偈曰。

烏來上高堂欲興　白雲入地色還淸

傳法正宗記卷三

天上金龍日月明　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輪重復輕　雖無心眼轉惺惺
不具耳目善觀聽　身體元無空有形
不說姓字但驗名　意尋書卷錯開經
口談恩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又曰。後所有難。悉存此一十二句。雖復遠記。非汝一世所覩。然得眞天眼。乃可卽見。般若多羅旣滅。尊者稟其言。且留本國勉行教化。尊者初與比丘號佛大先者。俱出於般若多羅之門。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禮相遇。當是皆盛揚其法。時人美之。謂開二甘露門。方

其國有僧曰。佛大勝者。輒離其所傳爲六宗。分化諸處。其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六曰寂靜宗。然學者趨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爲其太息曰。國雖有是六眾。然其道皆非大至。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脫。一旦遂以神通往之。初一詣其有相宗所而問之曰。一切諸相何名實相。其眾之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又問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之。答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諸相即名爲實。又問曰。諸相不定即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

得之。答曰。我言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不然。又問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答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答曰。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又問曰。實相不變。變卽非相。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於是薩婆羅心卽縣解。以手指空。却問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當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實相。卽見非實。若了非故。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在於非相。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故名實相。玆二詣其無相宗所。問之曰。汝言無相。當何證

之。其衆之首曰波羅提者。前而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又問曰。汝相不現當何明之。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又問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答曰。佛入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故知之。又問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又問曰。非三昧者當何明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於是妙悟。遽起謝之。尊者卽爲授記曰。汝證果非遠。然國有魔興。亦汝伏之。次三詣其定慧宗所而問之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其衆之首

曰婆蘭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又問曰
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之名爲定慧答曰在定
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卽不二又問曰當一不
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
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問曰慧非定故然可
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波蘭陀卽廓然開悟致禮
伏膺次四詣其戒行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者爲戒
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爲一爲二其衆之首者亡名前而
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又問
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二違

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答曰我有內外彼以知竟。既得通達。即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又問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其首者即自省其非。拜謝稱幸。次五詣其無得宗所而問之曰。汝言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其眾之首曰寶淨者。前而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亦得。又問曰。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得。答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又問曰。得既非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何得。寶淨於此乃昭然發悟。次

六詣其寂靜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靜其衆之首者名亡前而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諸無染名之爲靜又問曰本心不寂要假寂寂今已寂故何用寂靜答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又問曰空空以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其首者義屈遂加敬之自是其六衆皆宗而師之尊者道聲益揚五天學者莫不沛然歸之尋會其國王曰異見者實前王月淨多羅之子而達磨之姪也輒發邪見毀訾佛法曰我之祖先皆惑於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爲豈宜踵之遂於教大作患難尊者

憫之曰。孺子忝我宗祀。乃興惡意。此何福家國。當爲敎之。因念前無相宗有二賢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羅提者。道力將充。與王有緣。二曰宗勝者。雖能辯博。而德業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衆俄各念曰。大師達磨素得聖智。今法有難。盍救之乎。尊者卽知。乃彈指應之。衆皆驚曰。此吾大師之信也。當共詣之。得神通者各攝其衆。少頃皆至。列禮座下。尊者曰。今王致難於我。雖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勝俄先之曰。我雖德寡。願往解之。尊者曰。汝雖辯捷。道力未勝。恐不能伏王。宗勝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見

王初以眞俗二諦與之辨論。言皆不屈。及王問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將除邪法。汝之有法當伏何物。尊者縣知宗勝詞窮。謂波羅提曰。宗勝不顧吾言。今必屈於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羅提奉命。以神力疾舉。卽詣王殿。王與宗勝方復證詰。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王驚起遂問曰。夌虛來者是邪是正。波羅提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詞屈而很慠未已。卽擯宗勝於山。波羅提謂曰。王旣有道。何斥沙門。我雖無解幸王見問。王厲聲問

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耶。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現於世。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

在胎爲身　處世爲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悟其說。即悔謝前非。遂翻然變志。從波羅提求聞法要。凡三月奉其討論。方宗勝被擯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見。此二十年來修行。僅至臨難復不能護法。雖今百歲。何爲不若死之。遂頽然投身於高崖。俄有神人舉一長手承之。而置於石上。其體無損。宗勝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護持大法。死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幸一言以示其緣。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致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乃感果如是　自今不疎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神之偈。乃自責。益欲精修。誓終世不復出山。是時王問波羅提曰。尊者辯慧如是。果師何人。波羅提曰。我所師出家者。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師者。即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稱達磨遽大駭曰。吾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負。妄抑聖教。累吾尊叔。詔即迎之。尊者與使者尋至王宮。王泣拜不能

起。尊者即爲其說法悔過。王因遣使馳詔宗勝。使者奏曰。宗勝恥擯投崖死已久矣。王愈憂之。以問尊者曰。宗勝之死。蓋余之咎。尊叔何方爲我免罪。尊者曰。宗勝非死。適在巖石宴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來。使去果見。道王已迎達磨之意。宗勝辭不奉命。尊者知之謂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至。尊者辭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興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國醫不能治。宗戚近臣。以達磨所記有驗。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懇請尊者復來。時宗勝被詔已至。波羅提以王之疾。亦來問之。一沙門因請於

尊者曰。王疾已篤。生耶死乎。大師有何方便。爲其救之。尊者卽離座。以手探王之體。謂二沙門曰。死則必陷惡趣。二沙門曰。此何以驗之。曰。吾適以候五蘊法見之耳。二沙門曰。大師道力勝異。可爲其興何福業。得免斯苦。尊者卽使太子與其權臣。大赦囚徒。廣放生靈。尊者復命炷香。爲懺其罪。少頃王疾果損。稍辨人事。謂左右曰。我適夢一大蟒極長。初吐火逼灼我體。尋被一長人以左手持之。投於曠地。我卽淸凉。遂得起馳出一鐵門。於是遽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當是達磨化導其國。已六十餘載。思遵其師之敎。謀欲

東征即以神力往辭般若多羅塔廟復至宮掖告別其王尋知六衆之徒思欲來別尊者即各就其衆之所化坐寶蓮皆爲說法以慰安之後謂王曰我於震旦其緣已稔今東去矣善將汝躬保爾家國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叔去之王不能留即爲其治裝載以大舶翼日王躬帥親戚臣屬送於海壖國人觀之者皆泣下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番禺實當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曰普通八年丁

末之歲州刺史蕭昂以其事奏傳燈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書普通祇至七年唯今王佑長曆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又皆稱蕭昂以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有廣州刺史唯昂姪蕭勵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誤以勵爲昂耳前錄國本者既是非不嫌今不敢輒削且存其闕疑也即詔赴京師其年十一月一日遂至建業法駕出迎之還宮因詔尊者陪坐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寫經大度僧尼必有何功德尊者曰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對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對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復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對

曰。不識。帝不悟。卽罷去。尊者知其機緣不契。潛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實當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唯面壁默坐。衆皆不測。其然。俗輒以爲壁觀婆羅門僧。未幾洛有沙門號神光者。其爲人曠達。混世。世亦以爲不測之人。及聞尊者風範尊嚴。乃曰。至人在茲。吾往師之。光雖事之盡禮。尊者未始與語。光因自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豈有萬分之一。其夕會雪大作。光立於砌。及曉而雪過其膝。尊者顧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事。神光泣而告曰。惟願和向以大悲智

開甘露門廣度我輩尊者謂之曰諸佛無上妙道雖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尚不得至豈此微勞小効而輒求大法光聞誨乃潛以刃自斷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復謂光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光復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尊者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答曰與汝安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可此後學者乃信緇白之衆皆靡然趨於尊者然其聲旣振遂聞於魏朝孝明帝嘗三詔不動帝亦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尊者皆讓去凡三返

帝終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輩宜各言所詣。時有謂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謂尼總持者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謂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慧可者。趨前拜已。歸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尋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摩訶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絕。并授汝此僧伽梨寶鉢。以爲

法信。唯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後二百年後。衣鉢止而不傳。法亦大盛。當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雖然潛通密證千萬有餘。汝勉顯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復謂慧可曰。此有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極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并付汝。然我於此屢爲藥害。而不卽死之者。蓋以茲赤縣神州。雖有大乘之氣。

而未得其應故久默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終。既而與其徒。卽往禹門千聖寺。居無何。會其城太守楊衒之者。其人素喜佛事。聞尊者至。乃來禮之。因問曰。西土五天竺國。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尊者曰。明佛心宗。寸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曰。秖此一義。爲別有耶。答曰。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厭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衒之復曰。弟子業在世俗。罕遇知識。小智所蔽。不能見道。願師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爲之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愚而近賢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纏　超然名之曰祖

衒之得敎。忻然禮之曰。願師未卽謝世。益福羣生。尊者曰。末世其僞惡者滋多。我雖久存。恐益致患難。增他之罪。衒之曰。自師至此。孰嘗見傷。幸示其人。卽爲辨之。尊者曰。言之則將有所損。吾寧往矣。豈忍殘人快己。而衒之問之益懇曰。非敢損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得已。遂說偈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衒之聞偈。再拜而去。居未幾。尊者乃奄然長逝。其時必後魏幼主釗。與孝莊帝廢立之際耳。是歲乃當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於熊耳山。魏遂以其喪告梁。梁之武帝即賵寶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爲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土。其後魏使宋雲者。自西域返。與達磨相遇於葱嶺。見其獨攜隻履。翛然而征。雲嘗問曰。大師何往。尊者曰。

西天去。卽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聞茫然相別。及復命。明帝果已厭代。雲尋以其事聞於後主孝莊帝。帝令發其壙。視之唯一革履在焉。朝廷爲之驚歎。尋詔取所遺之履。於少林寺掌之。至唐開元中爲好事者竊往五臺僧舍。後亦亡之。初梁武與尊者遇。旣機緣不合。尋聞其道大顯於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聞宋雲之事。益加追慕。卽成其文。其略曰。爲玉氎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又曰。嗟呼見之不見。逢之不

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其爲帝王仰慕之如此也。

評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達磨。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故曰。菩提達磨之功德。抑又至於摩騰法蘭。曰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別。而爲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爲之者。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戶。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以而頓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爲

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嘗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於儒者夫孟子之前儒之教豈無道哉蓋其道蘊而未著及軻務專傳道而儒益尊顯或曰續僧傳以壁觀四行為達磨之道是乎非耶曰壁觀婆羅門者蓋出於流俗之語也四行之說豈達磨道之極耶夫達磨之徒其最親者慧可也其次道副道育古今禪者所傳可輩之言皆成書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槩見獨曇琳序之耳然琳於禪者亦素無稱縱曇琳誠得於達磨亦恐祖師當時且隨其機而方便云耳若眞其道則何秖以慧可拜已歸位而立云

汝得吾髓此驗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極者也。夫達磨之道者。乃四禪中。諸佛如來之禪者也。經曰。觀如來禪者。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若壁觀者。豈傳佛心印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輒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達磨六被毒藥。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此蓋爲寶林傳者。未之思也。楊衒之堅問祖師不已。而爲其說偈事。豈有先明言。而後發讖耶。爲是說者。蓋後世以流支嘗屈論於

達磨意其爲之。假令少驗於讖，亦恐當時黨流支者。竊作昔刺客有爲北宗之徒，而往害六祖大鑒，是豈秀師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顯乎。吾故副而不取，或曰。子謂達磨四祖，所見於僧祐三藏記者。然祐死於天監之十七年。而達磨當普通元年而方至於梁。豈有其人未至先爲之書耶。不然何其年祀前後之相反乎。曰然。實祐先爲之書。而達磨後至也。若達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東來。東來三載方至乎梁。是蓋西人傳其事。先達磨而至。祐之流得以爲書也。祐既承其傳而爲之。宜其書前而人後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契嵩少聞耆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當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號又曰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秖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爲準其諸

家所見八年丁未亦不敢卽削且兩存之識者詳焉。又以譯禪經之年筭達磨此時正年二十七歲其說禪經。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從此筭來以合諸傳記所謂達磨旣出家得法後。尙隨侍其師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二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一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達磨。支竺兩處事跡。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中國。及寶林所載。達磨四十年不受國位。以待般若多羅而出家。却計其在西隨師四十餘年。及到中國。已

一百五十歲矣。其在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訛也。不可爲準。

音釋

壖 而宣切江河邊地也

衒 滎絹切

釗 之遥切

賵 孚鳳切以物贈死曰賵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無不闚者。尤能

言莊老。年三十。遽自感而歎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遂遠遊求師。至洛陽香山。乃從禪師寶靜者出家。尋得戒於永穆寺。去務義學。未幾而經論皆通。三十二復歸其本師。歸八年。一夕有神人現。謂尊者曰。何久於此。汝當得道。宜即南之。尊者以神遇。遂加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不可忍。師欲爲炙之。俄聞空中有言曰。此換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遇。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爲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入。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久於京洛而

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爲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爲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爲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適今覩師。已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卽爲其釋褐落髮。曰。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

之曰。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我今以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鄴。將往償之。然汝後自亦有難。甚宜避之。璨曰。此實我師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讖之耳。璨曰。何讖。答曰。其所謂後之一百十五年而與者也。偈不云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以數計之。當在

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鄴下說法。人大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處。或鄽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爲。尊者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初鄴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講涅槃經於筦城縣之匡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門與人演說。適會正朝衆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爲之遷。辨和憤之。尋謂其令翟仲侃曰。慧可狂邪。頗誑惑人衆。此宜治之。仲侃聽其言。乃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世壽一百七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

宗賜謚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爲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法斯在。非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其爲後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爲唐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爲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卽有發悟。乃師其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寶。遂爲名之。當後周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皖公山。今所謂山谷山寺者凡三十餘年。其迹寖顯。學者知求其道。

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來禮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旣無人縛。汝卽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卽悟。乃願以弟子禮事之。久之信往求戒於盧陵。旣

還尊者曰。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乃還。更二載遂復山谷。月餘盛會州人與其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壙焚之。得舍利立窣堵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故

舒人號爲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蛇獸爲害。及尊者至皆絕。一日有神光遽發其寺。甘露泫於山林。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頒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効皆此類也。唐明皇謚曰鑑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琯爲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

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爲意耶。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濟縣。信生遂爲蘄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王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參見僧璨尊者。即問答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業間。尊者嘗南游至廬陵。會賊黨曹武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賊黨俄見城堞之上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爲衆所推。一夕遂作偈。書於寺廊之壁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尊者見賞之曰。後世若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勉衆誦之。慧能適聞。乃問其誦者曰。此誰所爲。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師善之。當得付法。汝豈知乎。能曰。此言雖善而未了。其流輩皆笑以能爲妄言。能尋作偈和之。其夕假筆於童子。並秀偈而書之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卽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衆因是皆不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諸佛出世。唯爲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衆說爲之教門。獨以無上微妙眞實正法眼藏。初付上首摩訶迦葉。其後迭傳歷二十八世至乎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我今以是大法幷其所受前祖僧伽黎衣寶鉢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絶。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聞命。衣鉢復傳授乎。尊者曰。昔達磨以來自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以衣鉢爲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卽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今某當往何所。尊者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慧能稟教卽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法。其衆皆疑。因共

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矣斯復何言衆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之衆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衆曰吾事已畢可以行矣卽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四衆建浮圖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瑫武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爲新興人也方三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

自存尊者遂鬻薪爲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者喜之，爲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爲善友。初志略有姑爲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爲業，尊者往聽其經，末幾欲爲尼釋之。尼卽推經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德之，尋治寶

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自感曰。我始為法。尋師何久滯此。即去寶林。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識非凡者。趣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時年已三十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試之。終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於庾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法

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紿其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剎幡飛揚俄有二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

詰其義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耆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眞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

已。衆卽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眞諦雖素號
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
舍。乃欲別衆卽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陽。未
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
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
卽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
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
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
當此問。今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來副朕
意。尊者卽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

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卽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卽是如來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庶得對敭。然布諸京國。使學者修之。猶以一燈而燃百千燈。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終不盡。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

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

生不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有差。勅改寶林爲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復改爲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尊者每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

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淸淨。此名一相三昧。若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要幷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汝等信心成熟無

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爲塔之意乃欲報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檝其時大眾皆哀慕請留

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偈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敎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已而卽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

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眞體。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卽得擧去。俄而香煙條發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鍱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縗絰而混言類孝子者。蓋順乎祖師隱語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鍱護處已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

其賊吏鞫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憲宗錫諡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

鑒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灝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攜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鑒益廣。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賴之。詳此豈眞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

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國所歸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傳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力士。其射一堅洛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箭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叉有强弱。蓋射勢之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躬而獲賞。其喻近之矣。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音釋

闚缺規切窺也　鄴魚怯切地名　筦古緩切　滏奉甫切滏陽縣名　皖華版切

鬻余六切賣也　洙泗洙音殊泗音四水名　樴郎涉切與楫同　鍱音葉　鞫居六切窮理罪人曰鞫

瑫他刀切　灝胡老切水勢遠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上 并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鑒禪師。其法益廣。師弟子不復一一相傳。故後世得各以爲家。然承其家之風以爲學者。又後世愈繁。然周於天下。其事之本末。已詳於傳燈廣燈二錄。宋高僧傳。吾不復列之。此而書者。蓋次其所出之世系耳。故分家傳起自大鑒。而終於智達。凡一千三百有四人也。

大鑒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堀多三

藏者。一曰韶陽法海者。一曰廬陵志誠者。一曰匾檐山曉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一曰鍾陵法達者。一曰壽州智通者。一曰江西志徹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廣州志道者。一曰廣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曰南嶽懷讓（避諱）者。一曰温州玄覺者。一曰司空山本淨者。一曰婺女玄策者。一曰曹溪令韜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澤神會者。一曰韶陽祇陀者。一曰撫州淨安者。一曰嵩山尋禪師者。一曰羅浮定眞者。一曰南嶽堅固者。一曰制空山道進者。一曰善快者。一曰韶山緣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

善現者。一曰南嶽梵行者。一曰并州自在者。一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峽山泰祥者。一曰光州法淨者。一曰清涼山辯才者。一曰廣州吳頭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苑法眞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曇璀者。一曰韶州刺史韋據者。一曰義興孫菩薩者。

太鑒之二世。曰清源行思禪師。吉州安域人也。初於大鑒之衆最爲首冠。大鑒嘗謂之曰。從上以衣與法偕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吾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免於難。今復傳之。慮起其諍。衣鉢宜留鎭山門。汝則以法分化一方。無使其絶。思尋歸其鄉

邑居淸源山之靜居寺。最爲學者所歸。其法嗣一人。曰南嶽石頭希遷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也。初自嵩山安國師法會。往參六祖大鑒。大鑒問曰。什麼處來。曰嵩山來。大鑒曰。什麼物恁麼來。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大鑒曰。還可修證否。讓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大鑒曰。秖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昔般若多羅所讖。蓋於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讓卽豁然大悟。事大鑒歷十五載。尋往南嶽。居般若精舍。四方學者歸之。

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曰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嶽常浩者。一曰智達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揚州嚴峻者。一曰新羅國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曰東霧法空者。

大鑒之二世。曰羅浮定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靈運者。

大鑒之二世。曰制空山道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荊州玄覺者。

大鑒之二世。曰韶州下回田善快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善悟者。

大鑒之二世。曰司空山本淨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中使楊光庭者。

大鑒之二世。曰緣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韶州小道進者。一曰韶州遊寂者。

大鑒之二世。曰祇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州道倩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陽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得法於大鑒。尋隱於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凡四十餘年不出其山。唐肅宗聞其風。上元二年。乃使其臣孫朝進馳詔。及忠至京師。賜肩輿上殿。待以師禮。然

忠道力充甚。智辯絕世。雖以道規教帝者。而無所畏
慝沮折。邪見輩雖難問萬端。未嘗少爲之屈。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曰吉州躭源眞應者。一日鄧州香嚴惟
戒者。一曰開府孫知右者。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大鑒之二世。曰洛陽荷澤神會禪師。初以沙彌參見
大鑒。因問答乃發大慧。戒後會大鑒入滅。北秀之說
浸盛。會遂趨京師。以天寶四年。獨斷祖道爲南北宗。
著書曰顯宗論。大鑒所傳。自是遂尊於天下。其所出
法嗣一十八人。一曰黃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

蒙山光寶者。一曰磁州法如者。一曰懷安郡西隱山
進平者。一曰澧陽慧演者。一曰河陽懷空者。一曰南
陽圓震者。一曰宜春廣敷者。一曰江陵行覺者。一曰
五臺山神英者。一曰五臺山無名者。一曰南嶽皓玉
者。一曰宣州志滿者。一曰涪州朗禪師者。一曰廣陵
靈坦者。一曰寧州通隱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
南尹李常者。

大鑒之三世。曰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
二十一人。一曰荊州天皇道悟者。一曰京兆尸利者。
一曰丹霞天然者。一曰潭州招提慧朗者。一曰長沙

興國振朗者。一曰澧州藥山惟儼者。一曰潭州大川和尚者。一曰汾州石樓和尚者。一曰鳳翔法門佛陀和尚者。一曰潭州華林和尚者。一曰潮州大巓和尚者。一曰潭州長髭曠禪師者。一曰水空和尚者。一曰寶通者。一曰海陵大辯者。一曰渚涇和尚者。一曰衡州道詵者。一曰漢州常清者。一曰福州碎石和尚者。一曰商州商嶺和尚者。一曰常州義興和尚者。

大鑒之三世。曰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其形魁梧有異相。出家初學律範禪定。皆能專之。晚至衡山會讓大師了大法要。尋以其法。歸天下之學佛

者。然當時之王侯大人慕其道者。北面而趨於下風。不可勝數。前祖之讖。至是一皆應之。其所出法嗣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大鑒之後世。能以法而得人者。一最爲隆盛。一曰越州大珠慧海者。一曰百丈惟政者。一者潙潭法會者。一曰杉山智堅者。一曰潙潭惟建者。一曰澧州茗溪道行者。一曰石鞏慧藏者。一曰紫玉山道通者。一曰江西北蘭讓禪師者。一曰洛京佛光如滿者。一曰南源道明者。一曰忻州酈村自滿者。一曰鼎州中邑洪恩者。一曰百丈懷海者。一曰鎬英者。一曰崇泰者。一曰玉姥山脩然者。一曰華州策禪

師者。一曰灃州智聰者。一曰雲秀山神鑒者。一曰揚州智通者。一曰杭州智藏者。一曰京兆懷韜者。一曰處州法藏者。一曰河中府懷則者。一曰常州明幹者。一曰鄂州洪潭者。一曰象原懷坦者。一曰潞府元禮者。一曰河中府保慶者。一曰甘泉志賢者。一曰大會山道晤者。一曰潞府法柔者。一曰京兆覺平者。一曰義興勝辨者。一曰海陵慶雲者。一曰洪州玄虛者。一曰三角山總印者。一曰魯祖山寶雲者。一曰泐潭山常興者。一曰處州西堂智藏者。一曰京兆章敬懷暉者。一曰柏巖明哲者。一曰鵝湖大義者。一曰伏牛山

自在者。一曰盤山寶積者。一曰芙蓉山太毓者。一曰麻谷山寶徹者。一曰鹽官齊安者。一曰五洩山靈默者。一曰大梅山海常者。一曰京兆惟寬者。一曰湖南如會者。一曰鄂州無等者。一曰歸宗智常者。一曰韶州清賀者。一曰紫陰山惟建者。一曰封山洪濬者。一曰練山神翫者。一曰崛山道圓者。一曰玉臺惟然者。一曰池州灰山曇覬者。一曰荆州寶積者。一曰河中府法藏者。一曰漢南艮津者。一曰京兆崇禪師者。一曰南嶽智周者。一曰白虎法宣者。一曰金窟惟直者。一曰台州柏巖常徹者。一曰乾元暉禪師者。一曰齊

州道巖者。一曰襄州常堅者。一曰荊南寶正道本者。一曰雲水靖宗者。一曰荊州靈湍者。一曰龍牙圓暢者。一曰雙嶺道方者。一曰羅浮山修廣者。一曰峴山定慶者。一者越州惟獻者。一曰光明普滿者。一曰汾州無業者。一曰澧州大同廣澄者。一曰南泉普願者。一曰五臺鄧隱峰者。一曰佛嶴和尚者。一曰烏臼和尚者。一曰石霜大善者。一曰石臼和尚者。一曰本溪和尚者。一曰石林和尚者。一曰西山亮座主者。一曰黑眼和尚者。一曰米嶺和尚者。一曰齊峰和尚者。一曰大陽和尚者。一曰紅螺山和尚者。一曰龜洋無了

者。一曰利山和尚者。一曰乳原和尚者。一曰松山和尚者。一曰則川和尚者。一曰西園曇藏者。一曰百靈和尚者。一曰金牛和尚者。一曰洞安和尚者。一曰忻州打地和尚者。一曰秀溪和尚者。一曰馬頭峰神藏者。一曰華林善覺者。一曰水塘和尚者。一曰古寺和尚者。一曰江西椑樹和尚者。一曰京兆草堂和尚者。一曰陽岐甄叔者。一曰濛溪和尚者。一曰黑澗和尚者。一曰興平和尚者。一曰逍遙和尚者。一曰福溪和尚者。一曰水老和尚者。一曰浮杯和尚者。一曰龍山和尚者。一曰居士龐蘊者。一曰天目明覺者。一曰王

屋山行明者。一曰京兆智藏者。一曰大陽希項者。一曰昆山定覺者。一曰隨州洪山大師者。一曰連州元堤者。一曰泉州慧忠者。一曰安豐山懷空者。一曰羅浮山道行者。一曰廬山法藏者。一曰呂后山寧賁者。

大鑒之三世。曰下回田善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無學者。

大鑒之三世。曰衡州道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湖南如寶者。

大鑒之三世。曰耽源山眞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正邃者。

大鑒之三世曰法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荊南惟忠者。
大鑒之三世曰河陽懷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蔡州道明者。
大鑒之三世曰烏牙山圓震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吳頭陀者一曰四面山法智者。
大鑒之三世曰五臺山無名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五臺山華嚴澄觀者。
大鑒之三世曰益州南印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義俛者。

大鑒之四世。曰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京兆翠微無學者。一曰丹霞義安者。一曰吉州性空者。一曰本童和尚者。一曰米倉和尚者。一曰揚州六合大隱者。一曰丹霞慧勤者。

大鑒之四世。曰藥山惟儼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道吾圓智者。一曰雲巖曇晟者。一曰華亭船子德誠者。一曰宣州椑樹慧省者。一曰藥山高沙彌者。一曰鄂州百顏明哲者。一曰郢州涇源光宓者。一曰藥山夔禪師者。一曰宣州落霞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長髭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潭州石室善道者。大鑒之四世。曰潮州大巔和尚。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漳州三平山義忠者。一曰茱山和尚者。大鑒之四世。曰潭州大川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僊天和尚者。一曰福州普光和尚者。大鑒之四世。曰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虔州處微者。一曰雞林道義者。一曰新羅國慧禪師者。一曰新羅國洪直者。大鑒之四世。曰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壽州良遂者。一曰新羅無染者。

大鑒之四世。曰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茱山慧超者。一曰舒州景諸者。一曰莊嚴寺光肇者。一曰潭州幕輔山昭禪師者。

大鑒之四世。曰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六人。一曰京兆弘辯者。一曰龜山智眞者。一曰鼎州懷政者。一曰金州操禪師者。一曰鼎州古堤和尙者。一曰河中府公畿和尙者。一曰柏林閑雲者。一曰宣州玄哲者。一曰河中府寶堅者。一曰西京道志者。一曰絳州神祐者。一曰西京智藏者。一曰許州無迹者。一曰壽山惟肅者。一曰新羅玄昱者。一曰新羅

覺體者。
大鑒之四世。曰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八人。其一曰襄州關南道常者。一曰洪州雙嶺玄眞者。一曰徑山鑒宗者。一曰白雲曇靖者。一曰潞府文舉者。一曰新羅品日者。一曰壽州建宗者。
唐宣宗皇帝
大鑒之四世。曰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福州龜山正原者。一曰甘泉寺曉方者。一曰甘泉寺元遂者。一曰明州棲心寺藏奐者。
大鑒之四世。曰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太子少傅白居易者。
大鑒之四世曰。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其一曰新羅國迦智者。一曰杭州天龍和尚者。
一曰新羅國忠彥者。
大鑒之四世。曰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其所出法嗣
五人。其一曰湖南上林成虛者。一曰五臺祕魔和尚
者。一曰湖南祇林和尚者。一曰呂后山文賀者。一曰
蘇州法河者。
大鑒之四世。曰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
人。一曰鎮府普化和尚者。一曰鎮州上方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京兆法智者。一曰京兆慧建者。一曰京兆無表者。一曰京兆元淨者。一曰京兆慧光者。一曰京兆義宗者。

大鑒之四世。曰雲水靖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華州小馬神照者。一曰華州道圓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嘉禾藏廙者。一曰羊腸藏樞者。

大鑒之四世。曰汾州無業大達國師。其所出法嗣二人。其一曰鎮州常正者。一曰鎮州奉先義禪師者。

大鑒之四世。曰廬山歸宗寺法常。或作智常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福州芙蓉山靈訓者。一曰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者。一曰新羅大茅和尚者。一曰五臺山智通者。一曰洪州高安大愚者。一曰江州刺史李渤者。

大鑒之四世。曰魯祖山寶雲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雲水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紫玉山道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山南道節度使于迪者。

大鑒之四世。曰華嚴寺智巖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黃州齊安和尙者。

大鑒之四世。曰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初參道一禪師於南康。得大法要。及居百丈山。四方學士莫不歸之。然海師尤有遠識。嘗以禪者所會。未始有制度。遂以其事宜。折中於經律之規法。遺於後世。其所出法嗣凡三十八人。一曰潙山靈祐者。一曰黃蘗希運者。一曰大慈山寰中者。一曰天台普岸者。一曰石霜性空者。一曰筠州常觀者。一曰福州大安者。一曰古靈神贊者。一曰廣州通禪師者。一曰江州雲龍（或作龍雲）臺禪師者。一曰洛京衛國道禪師者。一曰鎭州萬歲和

尚者。一曰洪州東山和尚者。一曰高安無畏者。一曰東巖道曠者。一曰刑州素禪師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吉本者。一曰小乘山慧深者。一曰揚州昭一者。一曰羅浮鑒深者。一曰洪州九僊山梵雲者。一曰百丈涅槃和尚者。一曰廬山操禪師者。一曰越州契眞者。一曰筠州包山天性者。一曰大梅山彼岸者。一曰遼山藏術者。一曰祇闍山道方者。一曰清田和尚者。一曰大于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荆南惟忠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道圓者。一曰益州如一者。一曰廬山東林雅禪師

者。一曰奉國臣照者。
大鑒之四世曰吳頭陀。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玄固者。
大鑒之四世曰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七人。其一曰長沙景岑者。一曰白馬曇照者。一曰終南山師祖者。一曰香嚴義端者。一曰趙州從諗者。一曰池州靈鷲閑禪師者。一曰茱萸山和尚者。一曰子湖利蹤者。一曰嵩山和尚者。一曰日子和尚者。一曰蘇州西禪和尚者。一曰池州白衣甘贄者。一曰資山存制者。一曰江陵道弘者。一曰宣州玄極者。一曰新羅道均者。一曰宣州刺史陸亘者。

大鑒之四世。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龍潭崇信者。

大鑒之五世。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德山宣鑒者。一曰泐潭寶峰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趙州東院從諗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洪州嚴陽尊者。一曰揚州慧覺者。一曰隴州奉禪師者。一曰婺州從朗者。一曰婺州新建禪師者。一曰杭州多福和尚者。一曰益州西睦和尚者。一曰麻谷和尚者。一曰觀音定鄂者。一曰宣州茗萍和尚者。一曰太原免道者。一曰幽州燕王者。一曰

鎮州趙王者。

大鑒之五世。曰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台州勝光和尚者。一曰漳州浮石和尚者。一曰紫桐和尚者。一曰日容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鄂州茱萸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石梯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長沙景岑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雪竇常通者。一曰婺州巖靈者。

大鑒之五世。曰白馬曇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晉州霍山無名者。

大鑒之五世。曰吉州性空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歙州務源和尚者。一曰東山光仁者。

大鑒之五世。曰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青平令遵者。一曰投子山大同者。一曰湖州道場如訥者。一曰建州白雲約禪師者。一曰伏牛山元通者。

大鑒之五世。曰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石霜慶諸者。一曰漸源仲興者。一曰祿清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潭州雲岩曇晟禪師。其所出法嗣四

人。一曰筠州洞山良价者。一曰涿州杏山鑒洪者。一曰潭州神山僧密者。一曰幽谿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夾山善會者。

大鑒之五世。曰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關南道吾者。一曰漳州羅漢者。

大鑒之五世。曰杭州徑山鑒宗大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天童咸啟者。一曰背山行眞者。一曰杭州大慈山行滿者。

大鑒之五世。曰天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婺

州俱胝和尚者。一曰新羅彥忠者。
大鑒之五世。曰高安大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筠州末山尼了然者。
大鑒之五世。曰新羅洪直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
曰興德大王者。一曰宣康太子者。
大鑒之五世。曰許州無迹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道遂者。
大鑒之五世。曰小馬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縉雲郡有緣者。
大鑒之五世。曰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其所出法嗣

凡一十八人。一曰大隨法眞者。一曰靈樹如敏者。一曰福州壽山師解者。一曰饒州嶢山和尙者。一曰莆田崇福慧日者。一曰台州浮江和尙者。一曰潞州渌水和尙者。一曰廣州圓或作圓明禪師。一曰温州靈陽禪師者。一曰洪州紙衣和尙者。

大鑒之五世。曰洪州黄蘗山希運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臨濟義玄者。一曰睦州陳尊宿者。一曰杭州千頃山楚南者。一曰福州烏石山靈觀者。一曰杭州羅漢宗徹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相國裴休者。一曰揚州德元者。一曰。士門讚禪師者。一曰

襄州政禪師者。一曰吳門山弘宣者。一曰幽州超禪
師者。一曰蘇州憲禪師者。
大鑒之五世。曰潭州溈山靈祐禪師。其所出法嗣凡
四十二人。一曰仰山慧寂者。一曰香嚴智閑者。一曰
延慶法端者。一曰徑山洪諲者。一曰靈雲志勤者。一
曰益州應天和尚者。一曰九峰慈慧者。一曰京兆米
和尚者。一曰晉州霍山和尚者。一曰襄州王敬初常
侍者。一曰長延圓鑒者。一曰志和者。一曰洪州道方
者。一曰溈山如真者。一曰并州元順者。一曰興元府
崇皓者。一曰鄂州全諗者。一曰嵩山神劒者。一曰許

州弘進者。一曰餘杭文立者。一曰越州光相者。一曰蘇州文約者。一曰上元智滿者。一曰金州法朗者。一曰鄂州超達者。一曰白鹿從約者。一曰西堂復禪師者。一曰溫州靈空者。一曰大溈簡禪師者。一曰荊南智朗者。一曰溈山普潤者。一曰溈山法眞者。一曰黑山和尚者。一曰滁州神英者。一曰石(或無石字)霜山和尚者。一曰南源和尚者。一曰溈山冲逸者。一曰溈山彥禪師者。一曰三角法遇者。一曰鄧州志詮者。一曰荊州弘珪者。一曰巖背道曠者。

大鑒之五世。曰遂州道圓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終南山圭峰宗密者。
大鑒之五世。曰奉國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鎭州常一者。一曰滑州智遠者。一曰鹿臺玄邃者。
大鑒之六世。曰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雲居道膺者。一曰撫州本寂者。一曰洞山道全者。一曰龍牙居遁者。一曰京兆休靜者。一曰京兆蜆子和尙者。一曰筠州普滿者。一曰台州道幽者。一曰洞山師慶者。一曰洛京遁儒者。一曰越州乾峰和尙者。一曰吉州禾山和尙者。一曰天童咸啓者。一曰潭州寶蓋山和尙者。一曰益州通禪師者。一

曰高安白水本仁者。一曰撫州疎山光仁者。一曰澧州欽山文邃者。一曰天童義禪師者。一曰太原方禪師者。一曰新羅金藏和尙者。一曰益州白禪師者。一曰潭州文殊和尙者。一曰舒州白水和尙者。一曰邵州西湖和尙者。一曰青陽通玄和尙者。

大鑒之六世。曰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巖頭全豁者。一曰雪峰義存者。一曰天台慧恭者。一曰泉州瓦官者。一曰高亭簡禪師者。一曰洪州資國和尙者。一曰德山紹奭者。一曰鳳翔府無垢者。一曰益州雙流尉遲者。

大鑒之六世。曰睦州陳尊宿。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睦州刺史陳操者。一曰嚴陵釣臺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少有遠志。戒後卽務學宗乘。及往黃蘗法會。其上座僧初勸禪師問法於黃蘗。曰。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禪師凡三問。黃蘗皆三打之。師以此乃告辭其上座僧。上座遂謂黃蘗曰。義玄雖後生可教。若辭去。師宜多方接之。明日義玄果辭。黃蘗遂謂汝可往大愚。及玄至。大愚因問曰。什處來。玄曰。黃蘗來。大愚曰。黃蘗有何言教。曰義玄嘗三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爲其三度打之。不知過在何處。大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玄於是大悟曰。元來佛法也無多子。大愚遽搊玄曰。汝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汝見箇甚麼道理。玄遂揮大愚肋下三拳。大愚托開玄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玄却返黃檗。黃檗問曰。汝回何速。玄曰。秖爲老婆心切。黃檗曰。大愚遮老漢。待見與打一頓。玄曰。說什麼待見。卽今便打。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吟吟大笑。禪師後乃還趙。趙人慕之。遂命居臨濟。學者聞風。皆不遠歸之。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鄂州灌谿志

閑者。一曰幽州譚空者。一曰鎭州寶壽沼和尙者。一
曰鎭州三聖慧然者。一曰魏府存獎者。一曰定州善
崔者。一曰鎭州萬歲和尙者。一曰雲山和尙者。一曰
桐峰庵主者。一曰杉洋庵主者。一曰涿州紙衣和尙
者。一曰虎谿庵主者。一曰覆盆庵主者。一曰襄州歷
村和尙者。一曰滄州米倉和尙者。一曰齊聳者。一曰
涿州秀禪師者。一曰善權徹禪師者。一曰金沙禪師
者。一曰允誠禪師者。一曰新羅智異山和尙者。一曰
魏府大覺者。一曰定上座者。一曰奯上座者。
大鑒之六世。曰魏府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

曰廬州大覺者。一曰廬州澄心旻德者。一曰汝州南院和尚者。一曰宋州法華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圭峰宗密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圭峰温禪師者。一曰慈恩太恭者。一曰興善太錫者。一曰萬乘宗禪師者。一曰瑞聖覺禪師者。一曰化度仁瑜者。
大鑒之六世。曰鹿臺玄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龍興念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滑州智遠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彭門審用者。一曰圓紹者。一曰上方眞禪師者。一

曰東京法志者。

大鑒之六世。曰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昇州長慶道巘者。

大鑒之六世。曰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八。一曰仰山光穆者。一曰晉州景通者。一曰杭州龍泉文喜者。一曰新羅順支者。一曰仰山南塔光涌者。一曰仰山東塔和尚者。一曰洪州觀音常蠲者。一曰福州東禪慧茂者。一曰福州明月山道崇者。一曰處州遂昌者。

大鑒之六世。曰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其所出法嗣凡

一十二人。一曰吉州止觀者。一曰壽州紹宗者。一曰襄州延慶法端者。一曰益州無染者。一曰益州長平山和尚者。一曰益州演教大師者。一曰安州靖幹者。一曰終南山豐德寺和尚者。一曰均州武當山暉禪師者。一曰江州雙谿田道者。一曰益州照覺和尚者。一曰睦州東禪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福州雙峯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雙峯古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洪州米嶺和尚者。一曰廬州寂禪師者。一曰

臨川義直者。一曰杭州功臣令道者。
大鑒之六世。曰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第二世投子温禪師者。一曰福州牛頭微禪師者。一曰西川香山澄照者。一曰陝府天福和尚者。一曰濠州思明者。一曰鳳翔招福者。一曰興元中梁山遵古者。一曰襄州谷隱和尚者。一曰安州九嵕山和尚者。一曰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曰九嵕山敬慧者。一曰東京觀音巖俊者。一曰桂陽龍福眞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蘄州三角山令珪者。

大潭之六世曰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曰南際山僧一者。一曰大光山居誨者。一曰廬山懷祐者。一曰九峰道虔者。一曰涌泉景欣者。一曰雲蓋山志元者。一曰藏禪師者。一曰福州洪薦者。一曰德山慧空者。一曰吉州崇恩者。一曰石霜輝禪師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潭州伏和尚者。一曰鹿苑暉禪師者。一曰寶蓋約禪師者。一曰雲門海晏者。一曰湖南文殊和尚者。一曰石柱和尚者。一曰中雲蓋和尚者。一曰河中存壽者。一曰南嶽玄

泰者。一曰杭州敬禪師者。一曰潞府宗海者。一曰新羅欽忠者。一曰新羅行寂者。一曰洪州鹿源和尚者。一曰大陽山和尚者。一曰滑州觀音和尚者。一曰鄆州正覺和尚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曰許州慶壽和尚者。一曰鎭州萬歲和尚者。一曰鎭州靈壽和尚者。一曰鎭州洪濟和尚者。一曰吉州簡之者。一曰大梁洪方者。一曰邛州守閑者。一曰新羅朗禪師者。一曰新羅淸靈者。一曰汾州爽禪師者。一曰餘杭通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其所出法嗣凡

二十二人。一曰樂普山元安者。一曰洪州令超者。一曰郢州四禪和尚者。一曰江西懷忠者。一曰盤龍可文者。一曰撫州月輪者。一曰洛京寰普者。一曰太原海湖和尚者。一曰嘉州白水寺和尚者。一曰鳳翔府幽禪師者。一曰洪州同安和尚者。一曰韶州曇普者。一曰吉州僊居山和尚者。一曰太原端禪師者。一曰洪州延慶和尚者。一曰越州越峰和尚者。一曰鼎州祇闍山和尚者。一曰益州棲穆和尚者。一曰嵩山全禪師者。一曰益州夾山院和尚者。一曰西京雲巖和尚者。一曰安福延慶休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灌溪志閑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汝州寶應和尚者。一曰天鉢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寶壽沼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汝州西院思明者。一曰西院第二世寶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涿州紙衣和尚。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鎮州譚空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三聖慧然禪師。其所出法嗣二

人。一曰鎭州大悲和尚者。一曰淄州水陸和尚者。大鑒之七世。曰濠州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襄州善本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潭州有緣者。一曰龍興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曰京兆白雲善藏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者。一曰陝府龍峻山和尚者。一曰大光山玄禪師者。一曰漳州藤霞和尚者。一曰宋州淨覺和尚者。一曰華州證和尚者。一曰鄂州永壽和尚

者。一曰鄂州靈竹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八。一曰新羅淸院和尚者。一曰洪州泐潭神黨者。一曰吉州行修者。一曰洪州明禪師者。一曰吉州嵇和尚者。一曰洪州延茂和尚者。一曰洪州同安常察者。一曰洪州泐潭悟禪師者。一曰吉州禾山無殷者。一曰泐潭牟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台州六通紹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雲蓋山志罕禪師者。一曰新羅臥龍和尚者。一曰彭州天台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谷山藏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新羅瑞巖和尚者。一曰新羅泊嚴和尚者。一曰新羅大嶺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中雲蓋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雲蓋山景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德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其所出法嗣

凡二十八人。一曰杭州佛日和尚者。一曰蘇州永光院眞禪師者。一曰洪州同安丕禪師者。一曰歸宗澹權者。一曰池州廣濟和尚者。一曰潭州水西南臺和尚者。一曰歙州朱谿謙禪師者。一曰揚州豐化和尚者。一曰雲居山道簡者。一曰歸宗懷惲者。一曰洪州大善慧海者。一曰鼎州德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南嶽南臺和尚者。一曰雲居山昌禪師者。一曰池州稽山章禪師者。一曰晉州大梵和尚者。一曰新羅雲柱和尚者。一曰雲居山懷岳者。一曰阾珽和尚者。一曰潭州龍興寺悟空者。一曰建州白雲減禪師者。一曰

潭州幕輔山和尙者。一曰舒州白水山瑋禪師者。一曰廬州冶父山和尙者。一曰南嶽法志者。一曰新羅慶猷者。一曰新羅慧禪師者。一曰洪州鳳棲山慧志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四人。一曰撫州荷玉光慧者。一曰筠州洞山道延者。一曰衡州育王山弘通者。一曰撫州金峰從志者。一曰襄州鹿門處眞者。一曰撫州曹山慧霞者。一曰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曰處州廣利容禪師者。一曰泉州小谿院行傳者。一曰西川布水巖和尙者。一

曰蜀川西禪和尚者。一曰華州草庵法義者。一曰韶州華嚴和尚者。一曰廬山羅漢池隆山主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潭州報慈藏嶼者。一曰襄州含珠山審哲者。一曰鳳翔白馬弘寂者。一曰撫州崇壽院道欽者。一曰楚州觀音院斌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京兆華嚴寺體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鳳翔府紫陵匡一者。一曰饒州北禪院惟直者。一曰濰州化城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峰普滿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洪州同安威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靑林師虔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韶州龍光和尚者。一曰襄州石門寺獻禪師者。一曰襄州廣德和尚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定州石藏慧炬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
大鑒之七世。曰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興元府靑剉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保福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益州北院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京兆香城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京兆重雲智暉者。一曰杭州瑞龍幼璋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八人。一曰疎山第二世證禪師者。一曰洪州百丈安禪師者。一曰筠州黃蘗慧禪師者。一曰隨城山護國守澄者。一曰洛京靈泉歸仁者。一曰延州延慶奉璘者。一曰安州大安山省禪師者。一曰洪州百丈超禪師者。一曰洪州天王院和尚者。一曰常州正勤院藴禪師者。一曰襄州洞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三相和尚者。一曰筠州五峰山行繼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

者。一曰華州西谿道泰者。一曰撫州疎山和尚者。其亡世數
一曰筠州黃蘗山令約者。一曰揚州祥光遠禪師者。一曰安州大安山傳性者。一曰筠州黃蘗巘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自古者。一曰澧州太守雷滿者。

大鑒之七世。曰樂普山元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十人。一曰京兆永安善靜者。一曰蘄州烏牙山彥賓者。一曰鳳翔府靑峰傳楚者。一曰鄧州中度和尙者。一曰嘉州洞谿和尙者。一曰京兆臥龍和尙者。一曰嘉州

黑水慧通者。一曰京兆盤龍和尚者。一曰單州東禪
和尚者。一曰鄜州善雅者。
大鑒之七世。曰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泉州福清師巍者。一曰京兆白雲無休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其所出法嗣
五人。一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者。一曰袁州木平山
善道者。一曰陝府龍谿和尚者。一曰桂陽志通者。一
曰廬州壽昌淨寂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郢州桐泉山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祥州大巖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河東北院簡禪師者。一曰洪州南平王鍾傳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淸化全付者。一曰郢州芭蕉慧淸者。一曰韶州黄連山義初者。一曰韶州慧林鴻究者。一曰洪州黄龍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吉州資福如寶者。

大鑒之七世。曰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台州師彥者。一曰懷州彥禪師者。一曰吉州慧宗者。一曰福州道閑者。一曰福州從範者。一曰福州嚴禪師者。一曰洪州海一者。一曰信州韶和尚者。一曰洪州訥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感潭資國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安州志圓者。

大鑒之七世。曰金陵道巘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金陵廣化處微者。

大鑒之七世。曰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其所出法嗣五十六人。一曰玄沙師備者。一曰福州慧稜者。一曰福州玄通者。一曰杭州道怤者。一曰福州長生山皎然者。一曰鵝湖山智孚者。一曰漳州報恩懷岳者。一曰杭州西興化度者。一曰福州鼓山神晏者。一曰漳州隆壽紹卿者。一曰福州僊宗行瑫者。一曰福州蓮華山從弇者。一曰杭州龍華寺靈照者。一曰明州翠巖令參者。一曰福州弘瑫者。一曰潭州雲蓋山歸本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洛京南院和尚者。一曰越州洞巖可休者。一曰定州法海行周者。一曰杭州

龍井通禪師者。一曰漳州保福從展者。一曰泉州瑞龍道溥者。一曰杭州龍興寺宗靖者。一曰福州南禪契璠者。一曰越州越山師鼐者。一曰南嶽金輪可觀者。一曰泉州福清玄訥者。一曰韶州雲門文偃者。一曰衢州南臺仁禪師者。一曰泉州東禪和尚者。一曰餘杭大錢從襲者。一曰福州永泰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山守訥者。一曰建州夢筆和尚者。一曰福州古田極樂院元儼者。一曰福州芙蓉山如體者。一曰洛京憩鶴山和尚者。一曰潭州溈山棲禪師者。一曰吉州潮山延宗者。一曰益州普通山普明者。一曰隨州

雙泉梁家庵永禪師者。一曰漳州保福超悟者。一曰太原孚上座者。一曰南嶽惟勁者。一曰台州十相審超者。一曰江州廬山訥禪師者。一曰新羅國大無為禪師者。一曰潞州玄暉者。一曰湖州清淨和尚者。一曰益州永安雪峰和尚者。一曰廬僊德明禪師者。一曰撫州明水懷忠者。一曰益州懷杲或作果者。一曰杭州耳相行修者。一曰嵩山安德者。

大鑒之七世。曰汝州南院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汝州風穴延沼者。

大鑒之七世。曰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入曰郢州興陽歸靜者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音釋

恧女六切 恧慙也 郝音方什 郝縣名 泐歷德切 鎬胡道切 潞魯故切 覬音冀 噢烏到切 廙弋異切 二音 贄脂利切 歙失涉切 奭施隻切 嵏祖紅切 鄆王問切 邛渠容切 陁珏 陁艮郢切 珏訖岳切 濰音惟 鄜芳無切 弇衣檢切 姑南切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上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下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蘇州嘉興人也。姓張氏。天性頴悟。幼不類常童。出家得戒。學經律論。未幾皆通。及參訪善知識。一見睦州陳尊宿。大達宗旨。尋印可於雪峰存禪師。自是匿曜一混於眾。因南游至韶陽。靈樹敏禪師法會。敏異人也。號能懸知。見偃特相器重。遂命為眾之第一座。及逝。因遺書薦於廣主劉氏。命禪師繼領其所居。其後劉氏復治雲

門。大伽藍遷偃居之。其聲遂大聞。四方學者歸之如水趨下。然其風教峭迅趣道益。至今天下尙之。號爲雲門宗者也。其所出法嗣。凡八十八人。一曰韶州白雲祥和尙者。一曰德山緣密者。一曰潭州南臺道遵者。一曰韶州雙峰竟欽者。一曰韶州資福和尙者。一曰廣州廣雲元禪師者。一曰廣州龍境倫禪師者。一曰韶州雲門爽禪師者。一曰韶州白雲聞禪師者。一曰韶州披雲智寂者。一曰韶州淨法章和尙者。一曰韶州温門山滿禪師者。一曰岳州巴陵顥鑒者。一曰連州地藏慧慈者。一曰英州大容諲和尙者。一曰廣

州羅山崇禪師者。一曰韶州雲門寶禪師者。一曰郢州臨谿竟脫者。一曰廣州華嚴慧禪師者一曰韶州舜峰韶和尚者。一曰英州觀音和尚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隨州雙泉師寬者。一曰韶州雲門煦和尚者。一曰益州香林澄遠者。一曰南嶽般若啟柔者。一曰筠州黃蘗法濟者。一曰襄州洞山守初者。一曰信州康國耀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豐禪師者。一曰韻羅漢匡果者。一曰鼎州滄谿璘和尚者。一曰筠州洞山清稟者。一曰蘄州北禪寂和尚者。一曰泐潭道謙者。一曰廬州南天王永平者。一曰湖南永安朗

禪師者。一曰湖南潭明和尚者。一曰金陵淸涼明禪師者。一曰金陵奉先深禪師者。一曰西川靑城乘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臻禪師者。一曰興元普通封和尚者。一曰韶州燈峰和尚者。一曰韶州大梵圓和尚者。一曰灃州藥山圓和尚者。一曰信州鵝湖雲震和尚者。一曰廬山開先淸耀者。一曰襄州奉國淸海者。一曰韶州慈光和尚者。一曰潭州保安師密者。一曰洪州雲居山融禪師者。一曰衡州大聖寺守賢者。一曰廬州北天王徽禪師者。一曰郢州芭蕉山弘義者。一曰眉州福化院光禪師者。一曰廬州東天王廣慈

者。一曰信州西禪欽禪師者。一曰江州慶雲眞禪師者。一曰韶州雙峯慧眞者。一曰雲門山法球者。一曰韶州廣悟者。一曰韶州長樂山政禪師者。一曰韶州佛陀山遠禪師者。一曰韶州鷲峯山韶禪師者。一曰韶州淨源山眞禪師者。一曰韶州月華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雙峯眞禪師者。一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者。一曰慈雲山深禪師者。一曰廬州化城鑒禪師者。一曰廬山護國禪師者。一曰廬山慶雲禪師者。一曰岳州永福朗禪師者。一曰郢州趙橫山禪師者。一曰郢州纂子山庵主者。一曰廬州南天三海禪師者。一曰

桂州覺華普照者。一曰益州鐵幢覺禪師者。一曰新州延長山禪師者。一曰黃龍山禪師者。一曰眉州西禪光禪師者。一曰蘄州北禪悟同者。一曰舒州天柱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龍光山禪師者。一曰觀州水精院宮禪師者。一曰隋州智門山法覲者。一曰雲門山朗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玄沙備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漳州羅漢院桂琛者。一曰福州安國慧球者。一曰杭州天龍重機者。一曰福州僊宗契符者。一曰婺州國泰瑫禪師者。一曰衡嶽南臺誠禪師者。

一曰福州白龍道希者。一曰福州螺峰冲奥者。一曰泉州睦龍和尚者。一曰天台雲峰光緒者。一曰福州大章山契如者。一曰福州永興和尚者。一曰天台國清師靜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長慶稜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泉州招慶道匡者。一曰杭州龍華彥球者。一曰杭州保安連禪師者。一曰福州報慈光雲者。一曰廬山開先紹宗者。一曰婺州報恩寶資者。一曰杭州傾心法瑫者。一曰福州水陸供儼者。一曰杭州廣嚴咸澤者。一曰福州報慈慧朗者。一曰福州長慶

常慧者。一曰福州石佛靜禪師者。一曰處州翠峰從欣者。一曰福州枕峰青換者。一曰福州東禪契訥者。一曰福州長慶弘辯者。一曰福州東禪可隆者。一曰福州僊宗守玭者。一曰撫州永安懷烈者。一曰福州閩山令含者。一曰新羅龜山和尚者。一曰吉州龍須山道殷者。一曰福州祥光澄靜者。一曰襄州鷲嶺明遠者。一曰杭州報慈從瓌者。一曰杭州龍華契盈者。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山師訥者一曰衢州南禪遇緣者。一曰復州資福智遠者。一曰筠州洞山龜端者。一

曰溫州景豐者。
大鑒之八世曰信州鵝湖智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法進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報恩懷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潭州妙濟師浩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鼓山神晏禪師。其所出法嗣。凡
十一人。一曰杭州天竺子儀者。一曰建州白雲智作
者。一曰福州鼓山智嚴者。一曰福州龍山智嵩者。一
曰泉州鳳凰山強禪師者。一曰襄州定慧和尚者。一
曰福州鼓山清諤者。一曰金陵淨德沖煦者。一曰金

陵報恩院清護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台州瑞巖師進者。一曰台州六通院志球者。一曰杭州雲龍歸禪師者。一曰杭州功臣道閑者。一曰衢州鎮境遇緣者。一曰福州報國照禪師者。一曰台州白雲迺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龍冊寺子興者。一曰溫州佛嶴知默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安國弘瑫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福州白鹿師貴者。一曰福州羅山義聰者。一

曰福州安國從貴者。一曰福州怡山藏用者。一曰福州永隆彥端者。一曰福州林陽志端者。一曰福州興聖滿禪師者。一曰福州僊宗明禪師者。一曰福州安國祥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三人。一曰泉州招慶省僜者。一曰漳州保福可儔者。一曰舒州白水如新者。一曰洪州漳江慧廉者。一曰福州報慈文欽者。一曰泉州萬安清運者。一曰福州報恩熙禪師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從琛者。一曰福州永隆瀛和尚者。一曰洪州清泉山守清者。一

曰漳州報恩院行崇者。一曰潭州嶽麓和尚者。一曰德山德海者。一曰洪州建山澄禪師者。一曰福州康山契穩者。一曰潭州延壽慧輪者。一曰泉州西明琛禪師者。一曰福州升山柔禪師者。一曰福州枕峰和尚者。一曰鼎州法操者。一曰襄州鷲嶺和尚者。一曰睦州敬連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南嶽金輪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嶽後金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保福院清豁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雙泉山永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廣州大通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南嶽橫龍和尚者一曰溫州瑞峯神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懷州玄泉彥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黃龍誨機者一曰洛京栢谷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和尚者一曰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玄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其所出法嗣十

九人。一曰洪州大寧隱微者。一曰婺州明招德謙者。一曰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曰福州羅山招孜者。一曰西川慧禪師者。一曰建州白雲令弇者。一曰處州天竺義證者。一曰吉州淸平惟曠者。一曰婺州金柱義昭者。一曰潭州谷山和尙者。一曰湖南道吾山從盛者。一曰福州羅山義因者。一曰灌州靈巖和尙者。一曰吉州匡山和尙者。一曰福州興聖重滿者。一曰潭州寶應淸進者。一曰漢州綿竹縣定慧者。一曰潭州龍會山鑒禪師者。一曰安州穆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其所出法嗣

凡十有三人。一曰鼎州大龍山智洪者。一曰襄州白馬山行靄者。一曰郢州大陽山行沖者。一曰安州白兆山懷楚者。一曰四祖山淸皎者。一曰蘄州三角山志操者。一曰晉州興教師普者。一曰蘄州三角山眞鑒者。一曰郢州興陽和尙者。一曰郴州東禪玄偕者。一曰新羅國慧雲者。一曰安州慧日院玄諤者。一曰京兆大秦寺彥賓者。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慧林鴻究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韶州靈瑞者。

大鑒之八世曰。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郢州興陽清讓者。一曰洪州幽谷法滿者。一曰郢州興陽義深者。一曰芭蕉二世住遇者。大鑒之八世曰。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資福貞邃者。一曰吉州福壽和尚者。一曰漳州鹿苑和尚者。一曰潭州報慈德韶者。大鑒之八世曰。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汝州廣慧眞禪師者。一曰汝州首山省念者。一曰鳳翔長興和尚者。一曰潭州靈泉和尚者。大鑒之八世曰。潭州藤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潭州雲蓋山和尚

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袁州仰山良供者。

大鑒之八世曰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廬山永安慧度者。一曰撫州曹山義崇者。一曰吉州禾山契雲者。一曰漳州保福和尚者。一曰洪州翠巖師陰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雲蓋山景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衡嶽南臺藏禪師者。一曰幽州拓水從實者。一曰雲蓋山澄覺者。

大鑒之八世曰。盧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鄂州黃龍藴和尚者。一曰壽州洎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歸宗懷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歸宗第四世弘章者。一曰歸宗巖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池州嵇山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隨州雙泉山道虔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風化院令崇者。一曰澧州藥山忠彥者。一曰梓州龍泉和尚者。一曰雲居住緣者。一曰雲

居住滿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荷玉山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筠州洞山道延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慶禪師者。一曰洞山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金峰從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大寧神降者。一曰灃州藥山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益州崇眞者。一曰鹿門第二世譚和尚者。一曰襄州谷隱智靜者。一曰廬山佛手巖行因者。一

曰襄州靈谿山明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安寺眞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嘉州東汀和尙者。一曰雄州華嚴正慧者。一曰泉州招慶院堅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泉州龜洋慧忠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益州聖興存和尙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洋州龍穴山和尚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和尚者。一曰襄州延慶歸曉者。一曰襄州含珠山眞和尚者。一曰含珠山璋禪師者。一曰含珠山偃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并州廣福道隱者。一曰紫陵第二世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大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同安威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陳州石鏡和尚者。一曰中同安志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石門山獻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石門山第二出慧徹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廣德義和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者。一曰荊州上泉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香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鄧州羅紋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西川德言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其所出法嗣八人。一曰隨州智門守欽者。一曰護國第二世知遠者。一曰大安山能和尚者。一曰潁州薦福院思禪師者。

一曰潭州延壽和尚者。一曰護國第三世志朗者。一曰舒州香鑪峯瓊和尚者。一曰京兆盤龍山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大明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安州大安山興古者。一曰蘄州烏牙山行朗者。一曰虢州盧氏常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青峯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西川靈龕和尚者。一曰京兆紫閣山端已者。一

曰房州開山懷晝者。一曰幽州傳法和尚者。一曰益州淨衆歸信者。一曰靑峰第二世淸勉者。一曰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祥州大巖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邛州碧雲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汾州善昭者。一曰襄州谷隱蘊聰者。一曰幷州承天智嵩者。一曰汝州廣惠元璉者。一曰汝州葉縣歸省者。一曰智門空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其所出法嗣

七人。一曰金陵清涼文益者。一曰襄州清溪洪進者。一曰金陵清涼休復者。一曰撫州龍濟紹修者。一曰杭州天龍寺秀禪師者。一曰潞州延慶傳殷者。一曰衡嶽南臺守安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僊宗契符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福州僊宗洞明者。一曰泉州福清行欽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天龍重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高麗雲嶽令光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泰瑫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婺州齊雲寶勝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福州廣平玄旨者。一曰福州白龍清慕者。一曰福州靈峰志恩者。一曰福州東禪玄亮者。一曰漳州報劬玄應者。

大鑒之九世曰。泉州招慶法因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泉州報恩宗顯者。一曰金陵龍光澄忋者。一曰永興北院可休者。一曰郴州太平清海者。一曰連州慈雲慧深者。一曰郢州興陽道欽者。一曰漳州保福清溪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報恩寶資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處州福林澄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處州翠峰欣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處州報恩守眞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龍華彥球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仁王院俊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隆壽無逸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廬山歸宗道詮者。一曰潭州龍興裕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白雲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韶州大歷和尚者。一曰連州寶華和尚者。一曰韶州月華和尚者。一曰南雄州地藏和尚者。一曰英州樂淨含匡者。一曰韶州後白雲福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德山緣密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有六人。一曰潭州鹿苑文襲者。一曰澧州藥山可瓊者。一曰南嶽懃禪師者。一曰文殊應眞者。一曰德山柔禪師者。一曰鼎州德山紹晏者。一曰鼎州寬禪

師者。一曰鼎州道禪師者。一曰巴陵普禪師者。一曰郴州乾明自興者。一曰渝州進雲山禪師者。一曰岳州乾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崇禪師者。一曰鄂州黃龍志願者。一曰峩嵋山承璟者。一曰益州東禪秀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永康軍羅漢和尚者。一曰復州崇勝光祚者。一曰永康軍青城香林信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潭州道崧者。一曰南嶽雅禪師者。一曰岳州

睦禪師者。一曰鄧州同禪師者。一曰韶州洪教禪師者。一曰安州處瓊者。一曰潞州寶周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龍居山明教寬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五祖師戒者。一曰四祖山志諲者。一曰蘄州廣教懷志者。一曰襄州興化奉能者。一曰唐州天睦山慧滿者。一曰鄂州建福智同者。一曰江陵府福昌重善者。一曰舒州龍門山仁永者。一曰襄州延慶本禪師者。一曰唐州福安山惠珣者。一曰鼎州大龍山炳賢者。一曰雙泉山瓊禪師者。一曰嵓自上座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舜峰山韶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磁州桃園山曦朗者。一曰安州法雲智善者。一曰韶州鄧林善志者。一曰韶州大歷志聰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鼎州德山惠遠者。一曰襄州含珠彬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岳州巴陵鑒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順禪師者。一曰靈澄上座者。

大鑒之九世曰金陵清涼山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崇勝御禪師者。一曰吉州西峰豁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雲居山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蓮華峰詳山主者。

大鑒之九世曰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蘄州三角志謙者。一曰蘄州興陽詞鐸者。

大鑒之九世曰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洛京紫蓋善沼者。一曰眉州黃龍繼達者。一曰棗木第二世和尚者。一曰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和尚者。一曰鄂州黃龍智顒者。一曰眉州福昌達和尚者。一曰常州慧山然和尚者。一

曰洪州雙嶺悟海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處州報恩契從者。一曰婺州普照瑜和尚者。一曰婺州雙谿保初者。一曰處州涌泉究和尚者。一曰衢州羅漢義和尚者。一曰福州興聖調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大龍山景如者。一曰大龍山楚勛者。一曰興元府普通從善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白馬行靄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白馬智倫者

大鑒之九世。曰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唐州保壽匡祐者。一曰蘄州自南者。一曰果州永慶繼勳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谷隱智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谷隱知儼者。一曰襄州普寧法顯者。

大鑒之九世。曰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東京普淨常覺者。

大鑒之九世。曰鳳翔府紫陵微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鳳翔府大朗和尚者。一曰潭州新開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石門紹遠者。一曰鄂州靈竹守珍者。
大鑒之九世曰。洪州同安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鼎州梁山緣觀者。一曰陳州靈通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廣德延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廣德周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益州淨眾寺歸信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漢州靈龕山和尙者。
大鑒之九世曰。隋州護國知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東京開寶常普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郢州大陽山警延者。
大鑒之十世曰鼎州文殊山應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洞山曉聰者。
大鑒之十世曰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第二世黃龍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曰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素有遠志。戒後習毗尼於律師希覺。傍探儒術。而文藝可觀。覺嘗目之曰。此吾門之游夏也。尋務宗乘。遂詣福唐長慶法會。居未幾。已爲其衆所推。晚復游方。途中遇雨。與其侶漸憩其州西之地藏院。因參琛

禪師。得了法要。乃留庵於福之甘蔗洲。後復爲其侶。率游江表。至臨川。遂爲郡人命居崇壽精舍。自是學輩浸盛。江南國主李氏。聞其風。遂請入都。使領清涼大伽藍。其國禮之愈重。四方之徒。歸之愈多。逮今其言布於天下。號爲清涼之宗。其所出法嗣。凡六十三人。一曰天台德韶國師者。一曰杭州報恩寺慧明者。一曰漳州羅漢智依者。一曰金陵章義道欽者。一曰金陵報恩匡逸者。一曰金陵報慈文遂者。一曰漳州羅漢守仁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道潛者。一曰撫州黃山良匡者。一曰杭州靈隱清聳者。一曰金陵報恩玄

則者。一曰金陵報慈行言者。一曰金陵淨德智筠者。一曰高麗道峰慧炬國師者。一曰金陵清源泰欽者。一曰杭州寶塔寺紹巖者。一曰金陵報恩法安者。一曰撫州崇壽契稠者。一曰雲居清錫者。一曰百丈道常者。一曰天台般若敬遵者。一曰歸宗策眞者。一曰洪州同安紹顯者。一曰廬山棲賢慧圓者。一曰洪州觀音從顯者。一曰廬州長安延規者。一曰常州正勤希奉者。一曰洛京興善棲倫者。一曰洪州西興齊禪師者。一曰潤州慈雲匡達者。一曰蘇州薦福紹明。一曰澤州古賢謹禪師者。一曰宣州興福可勳者。一曰

洪州上藍守訥者。一曰撫州覆船和尚者。一曰杭州
奉先法瓌者。一曰廬山化城慧朗者。一曰杭州永明
寺達鴻者。一曰高麗靈鑒者。一曰荊門上泉和尚者
一曰廬山大林僧遁者。一曰池州仁王緣勝者。一曰
歸宗義柔者。一曰泉州上方慧英者。一曰荊州護國
遇禪師者。一曰饒州芝嶺照禪師者。一曰歸宗師慧
者。一曰歸宗省一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一曰歸
宗夢欽者。一曰洪州舍利玄闡者。一曰洪州永安明
禪師者。一曰洪州禪谿可莊者。一曰潭州石霜爽禪
師者。一曰江西靈山和尚者。一曰廬山佛手巖因禪

師者。一曰金陵保安止和尚者。一曰昇州華嚴幽和尚者。一曰袁州木平道達者。一曰洪州大寧道邁者。一曰楚州龍興德賓者。一曰鄂州黃龍仁禪師者。一曰洪州西山道聳者。

大鑒之十世曰。襄州清谿洪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者。一曰廬山圓通德緣者。

大鑒之十世曰。金陵清源休復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金陵奉先慧同者。一曰廬山寶慶庵道習者。

大鑒之十世曰。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河東廣原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曰衡嶽南臺寺守安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鷲嶺善美者。一曰安州慧日明禪師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報劬第一世仁義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龍壽法騫者。
大鑒之十世曰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鄂州九峰山守詮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天台山德韶國師。其所出法嗣凡五十有一人。一曰杭州永明寺延壽者。一曰溫州大寧可弘者。一曰蘇州長壽朋彥者。一曰杭州五雲山志逢者。一曰杭州報恩法端者。一曰杭州報恩紹安者。一曰福州之廣平守威者。一曰杭州報恩永安者。一曰廣州光聖師護者。一曰杭州奉先清昱者。一曰天台普門智勤者。一曰溫州雁蕩願齊者。一曰杭州普門希辯者。一曰杭州光慶遇安者。一曰天台般若友蟾者。一曰婺州智者全肯者。一曰福州玉泉義隆者。一曰杭州龍冊曉榮者。一曰杭州功臣慶蕭者。一

曰越州稱心敬璡者。一曰福州嚴峰師朮者。一曰潞州華嚴慧達者。一曰越州清泰道圓者。一曰杭州九曲慶祥者。一曰杭州開化行明者。一曰越州開善義圓者。一曰溫州瑞鹿遇安者。一曰杭州龍華慧居者。一曰婺州齊雲遇臻者。又一曰溫州瑞鹿寺本先者。一曰杭州報恩德謙者。一曰杭州靈隱處先者。一曰天台普建省義者。一曰越州觀音安禪師者。一曰婺州仁壽澤禪師者。一曰越州雲門重曜者。一曰越州大禹榮禪師者。一曰越州地藏瓊禪師者。一曰杭州靈隱紹光者。一曰杭州龍華紹鑾者。一曰越州碧泉

行新者。一曰越州象田默禪師者。一曰潤州登雲從堅者。一曰越州觀音朗禪師者。一曰越州諸暨五峰和尚者。一曰越州何山道孜者。一曰越州大禹自廣者。一曰筠州黃蘗師逸者。一曰蘇州瑞光清表者。一曰杭州興教寺洪壽者。一曰蘇州承天道原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福州保明道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道場文遂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常州齊雲慧禪師者。一曰洪州雙嶺祥禪師者。一曰洪州觀音眞禪師者。一曰洪州龍沙

茂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寧奬禪師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杭州千光王瓌省者。一曰衢州鎮境志澄者。一曰明州崇福慶祥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靈隱淸聳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杭州功臣道慈者。一曰秀州羅漢願昭者一曰處州報恩師智者。一曰衢州瀫寧可先者。一曰杭州光孝道端者。一曰杭州保淸遇寧者。一曰福州支提辨隆者。一曰杭州瑞龍希圓者。一曰杭州國泰德文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洪州百丈山道常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廬山棲賢澄諟者。一曰蘇州萬壽德興者。一曰越州雲門永禪師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山歸宗義柔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曰廬山羅漢行林者。一曰杭州功臣覺軻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行言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雲居義能者。一曰饒州北禪淸皎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恩法安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棲賢道堅者。一曰歸宗慧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廬州長安辨實者。一曰雲蓋山用清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杭州富陽子蒙者。一曰杭州朝明院津禪
師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蘇州長壽院朋彥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長壽第二世法齊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高麗國慧洪者。一曰越州上林湖習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雲居山眞如道齊禪師。其所出法
嗣九人。一曰雲居契瓌者。一曰杭州靈隱文勝者。一

曰台州瑞巖義海者。一曰大梅居煦者。一曰大梅保福居素者。一曰荆門淸谿淸禪師者。一曰雲門居曜者。一曰雲居慧震者。一曰廬山慧日智達者。

評曰。正宗至大鑒傳旣廣。而學者遂各務其師之說。天下於是異焉。競自爲家。故有潙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臨濟云者。有雲門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數。而雲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潙仰已熄。而曹洞者僅存。縣縣然。猶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强弱也。蓋後世相承。得人與不得人耳。書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音釋

怤 音敷 諤 逆各切 呴 呼句切 惲 委粉切 虢 古伯切 郴 丑林切 漪 於宜切 諟 上紙切 熄 悉即切滅也 忋 公在胡改二切

傳法正宗記卷之一　三三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下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旁出略傳二百五人

宗證略傳十一人

旁出略傳 并序

序曰。旁出善知識者。已載於他書。此復見之。蓋以其皆出於正宗。的庶雖異。其法一也。周封同姓之國。以貴其宗。親親之義。則文武成康爲正。方之大迦葉直下之相承者。亦可知矣。其傳起於末田底而止乎。益州神會禪師者。凡二百有五人。

第二祖阿難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末田底迦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達磨達
者
師子之二世曰達磨達尊者罽賓國人也不詳姓氏
初師其國之波黎迦尊者出家頗聰敏有智辯而德
冠諸應眞之士及波黎迦之法離爲五家而尊者首
冠於禪定宗晚與師子尊者辯論遂伏其道復宗之
爲師及師子遇害達磨達乃與其二弟子隱於其國
之象白山年壽甚高出于常數其所出法嗣二人一
曰因陀羅者一曰瞿羅忌利婆者

評曰。始愚未得證。於出三藏記時。有曰。吾疑祖位至師子絕。而其法普傳。猶此六祖大鑒禪師。不其然乎。因嘗與其論曰。夫祖位之絕。蓋非常事。前後賢聖亦當言之。若此祖數止於大鑒者。乃有般若多羅與夫達磨大士。而預記之。六祖雖各授其法。亦有人焉。若子所謂祖世絕於師子。必何以證之。其前祖孰嘗記耶。而分傳法者。果何人將之東乎。非人則其法安得至此。雖其旁出達磨達者。自爲枝派。其所出各不過四五人耳。非普傳也。亦未始聞其徒以法而東揚者。苟以達磨達爲之普傳者。則達磨達何乃獨指二十

五祖曰。我有同學號婆舍斯多。先師預以法付之。復授衣爲信。已適南天竺也。其他同學者曷棄而不言耶。是不然也。子宜以理求之。不可恣其臆度。曰。若然則達磨達既宗師子。安得不承之爲其正祖。乃推於斯多乎。曰。此蓋聖人宜其機緣而命之祖矣。亦以其悟之淺深而授之法印耳。若五祖傳之大鑒。而不付北秀。不其然哉。或者然之。適得僧祐之書。而吾言甚驗。不欲棄之。因系達磨達傳後。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因陀羅。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達磨尸利帝者。一曰那伽難提者。一曰破樓求多羅

者。一曰婆羅婆提者。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瞿羅忌利婆。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波羅跋摩者。一曰僧伽羅叉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達磨尸利帝。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摩帝隸披羅者。一曰訶利跋茂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破樓求多羅。其所出法嗣三人。
一曰和修盤頭者。一曰達摩訶帝者。一曰旃陀羅多
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波羅跋摩。其所出法嗣三人。一
曰勒那多羅者。一曰盤頭多羅者。一曰婆羅婆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僧伽羅叉。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毗舍也多羅者。一曰毗樓羅多摩者。一曰毗栗舀多羅者。一曰優波羶馱者。一曰婆難提多者。

二十八祖達磨尊者。此土之初祖也。旁出法嗣九人。一曰有相宗。首薩婆羅者。一曰無相宗。首波羅提者。一曰定慧宗。首婆蘭陀者。一曰戒行宗。首亡名。一曰無得宗。首寶靜者。一曰寂靜宗。首亡名。一曰道育者。一曰道副者。一曰尼總持者。

二十九祖慧可尊者。此土之二祖也。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僧那者。一曰向居士者。一曰相州慧滿者。

二十九祖之二世曰相州慧滿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峴山神定者。一曰寶月禪師者。一曰華閑居士者。一曰大士化公者。一曰和公者。一曰廖居士者。

二十九祖之三世曰華閑居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曇邃者。

二十九祖之四世曰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延陵慧簡者。一曰彭城慧瑳者。一曰定林慧綱者。

二十九祖之五世曰慧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六合大覺者。

二十九祖之六世曰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高郵曇影者。
二十九祖之七世曰曇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泰山明練者。
二十九祖之八世曰明練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揚州靜泰者。
三十一祖道信尊者（此土之四祖也）旁出法嗣一人曰牛頭
法融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金陵牛頭法融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智嚴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嚴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慧方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慧方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持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忠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法融禪師。旁出法嗣凡十人。一曰金陵鍾山曇璀者。一曰荊州大素者。一曰幽棲月空者。一曰白馬道演者。一曰新安定莊者。一曰彭城

智瑳者。一曰廣州道樹者。一曰湖州智爽者。一曰新州杜默者。一曰上元智誠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旁出法嗣八人。一曰東都鏡潭者。一曰襄州志長者。一曰益州端伏者。一曰龍光寵仁者。一曰襄陽辯才者。一曰漢南法俊者。一曰西川敏古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定眞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定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如度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旁出法嗣二人。一曰牛頭玄素者。一曰天柱弘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宣州安國玄挺者。一曰潤州鶴林玄素者。一曰舒州天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慧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惟則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玄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徑山道欽者。一曰金華曇益者。一曰吳門圓鏡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徑山國一禪師道欽。其所出法

嗣四人。一曰烏窠道林者。一曰木渚山悟禪師者。一曰靑陽廣敷者。一曰杭州巾子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天台佛窟岩惟則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雲居智禪師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杭州烏窠道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招賢會通者。一曰靈岩寶觀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三十三人。一曰牛頭山道性者。一曰江寧智燈者。一曰解玄解玄或山與寺名未詳者。一曰懷信者。一曰鶴林全禪師者。一曰北山懷古者。一曰明州觀宗者。一曰牛頭大

智者。一曰白馬善道者。一曰牛頭智眞者。一曰牛頭譚顒者。一曰牛頭雲韶者。一曰牛頭山凝禪師者。一曰牛頭法梁者。一曰江寧行應者。一曰牛頭山惠良者。一曰興善道融者。一曰蔣山照明者。一曰牛頭法燈者。一曰牛頭定空者。一曰牛頭山慧涉者。一曰幽棲道遇者。一曰牛頭山凝空者。一曰蔣山道初者。一曰幽棲藏禪師者。一曰牛頭靈暉者。一曰幽棲道頡者。一曰牛頭巨英者。一曰釋山法常者。一曰龍門凝寂者。一曰莊嚴遠禪師者。一曰襄州道堅者。一曰尼明悟者。一曰居士殷淨者。

三十一祖之十世。曰慧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潤州棲霞清源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此土之五祖也）旁出法嗣十有三人。其一曰北宗神秀者。一曰嵩嶽慧安者。一曰蒙山道明者。一曰揚州曇光者。一曰隨州神慥者。一曰金州法持者。一曰資州智侁者。一曰舒州法照者。一曰越州義方者。一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賾者。一曰越州僧達者。一曰白松山劉主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神秀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九人。一曰五臺山巨方者。一曰河中智封者。一曰兗

州降魔藏禪師者。一曰壽州道樹者。一曰淮南全植者。一曰荊州辭朗者。一曰嵩山普寂者。一曰大佛香育者。一曰西京義福者。一曰忽雷澄禪師者。一曰東京曰禪師者。一曰太原徧淨者。一曰南岳元觀者。一曰汝南杜禪師者。一曰嵩山敬禪師者。一曰京兆小福禪師者。一曰晉州霍山觀禪師者。一曰潤州崇珪者。一曰安陸懷空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嵩嶽慧安國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洛京福先仁儉者。一曰嵩嶽破竈墮者。一曰嵩嶽元珪者。一曰常山坦然者。一曰鄭都圓寂者。一

曰西京道亮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蒙山道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洪州崇寂者。一曰江西瓌禪師者。一曰撫州神正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隨州神慥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正壽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資州智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資州處寂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玄賾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義興神裴者。一曰湖洲暢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降魔藏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西京寂滿者。一曰西京定莊者。一曰南嶽慧隱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荊州辭朗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紫金玄宗者。一曰大梅車禪師者。一曰塼界慎徽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嵩山普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終南山惟政者。一曰廣福慧空者。一曰越州禪師者。一曰襄州夾石思禪師者。一曰明瓚者。一曰敬愛眞禪師者。一曰兗州守賢者。一曰定州

石藏者。一曰南嶽澄心者。一曰南嶽日照者。一曰洛京幹禪師者。一曰蘇州眞亮者。一曰瓦官璿禪師者。一曰弋陽法融者。一曰廣陵演禪師者。一曰陝州慧空者。一曰洛京眞亮者。一曰澤州亘月者。一曰亳州曇眞者。一曰都梁山崇演者。一曰京兆澄禪師者。一曰嵩陽寺一行者。一曰京兆融禪師者。一曰曹州定陶丁居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義福禪師。其所出法嗣八人。一曰大雄猛禪師者。一曰西京大震動禪師者。一曰神斐禪師者。一曰西京六悲光禪師者。一曰西京

大隱者。一曰定境者。一曰道播者。一曰玄證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南嶽元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神照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小福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
曰京兆藍田深寂者。一曰太白雲禪師者。一曰東白
山法超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霍山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峴山幽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道亮禪師。其所出法嗣五
人。一曰揚州大總管李孝逸者。一曰工部尚書張錫

者。一曰國子祭酒崔融者。一曰祕書監賀知章者。一曰睦州刺史康詵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資州處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益州無相者。一曰益州馬禪師者。一曰超禪師者。一曰梓州曉了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義興裴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西京智游者。一曰東都深智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興善惟政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衡州定心禪師者。一曰志眞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敬愛寺志眞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嵩山照禪師者。
三十三祖之四世。曰塼界慎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
人。曰武誠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無相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
曰益州無住者。一曰荆州融禪師者。一曰漢州王頭
陀者。一曰益州神會者。

宗證略傳 并序

序曰。涅槃曰。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示現作
祖。爲其療治。又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
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吾道之有祖宗

尚矣。但支竺相遠傳之者不眞。致令聖人之德不甚明効。加之暴君嫉善。毀棄大敎。而佛子不善屬書。妄謂其祖絶於二十四世。乃生後世者之疑。聖德益屈。余嘗慨之。適因治書。乃得衆賢所道祖宗之事。凡十家。故并其人列爲宗證傳云爾。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晤。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爲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經。一日所館有白光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歛容曰此光乃我師鶴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

即命誌之。其時已丑歲也。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鶴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鶴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過之者乎。大力曰。似我之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忝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淸宵喫飯。雲間鬭走。十四年末。必逢猪口。

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效驗。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歎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二大士俱得聖道。而異德

皆不可測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敎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鶴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鶴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誡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曆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曆數云云迦羅尋亦西還光璨即傳其事後之爲僧傳者得以書之

中天竺國沙門支彊梁樓者實得果不測之人也方

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洛初館于白馬寺。蓋景元二年之辛巳也。是時魏室方危。奐輩憂之。聞支彊異僧。數從問其國之盛衰。支彊遂爲奐說偈曰。二公頼虛位。獮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雞。雞鳴猴不措。及奐去。支彊復說偈曰。二人好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當時雖不曉其說。而後皆驗之。尋會曇諦。康僧鎧曇雲。松白。延諸沙門翻譯衆經。一曰支彊謂諸僧曰。我在西時嘗往罽賓國。至葱塗。源入其象白山。行之極遠。俄見一茅茨。居僧甚老。有弟子事之。我乃就而禮之。因問之曰。仁者居此幾久。名字謂誰。

其僧曰我號達磨達者也本北天竺之人初從波梨迦比丘受學既遇師子尊者爲之出世之師自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師子而我遂隱此久已謝絶人世豈意復得與汝相遇然我素聞其名及是益更敬之復問師子尊者誠知其無辜被害然其所傳之法爲何宗乘方欲訪其端由而未嘗得之今幸遇仁者可得而聞乎達磨達曰昔如來用教乘而普傳衆聖獨以最上乘心印微妙正法付囑摩訶迦葉迭傳至我師子尊者然師子知其自不免難方其存時預以付我同學號婆舍斯多者復授衣爲信斯多當時遵師之

命。即往化於南天竺。支彊然之曰。我亦嘗會是師。婆舍斯多也於南印度。因以祖事與諸沙門譯之。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彊梁樓之所譯也。

中天竺國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異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為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及晉武大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為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曰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

賓國人。先雖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彊辯者皆亦屈伏。與王辯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那。事見其本傳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誠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彊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佛馱跋陀羅天竺人也。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少時出家。本國度爲沙彌。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極聰明。隸業習誦。凡一日敵衆人一月。所爲

尤以禪業自任。嘗與僧伽達多共游罽賓國。達多始未測其人。一日達多禪坐於密室。忽睹跋陀在前。驚而問曰。何來。跋陀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卽隱不見。達多異之。他日以是問之。乃知其已得不還果。會秦僧智嚴同在罽賓。嚴因懇請跋陀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其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因謂智嚴曰。弘持禪法。跋陀其人也。遂與智嚴東來。初至長安。與羅什相遇甚善。嘗謂什公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特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跋陀議論多高簡。頗爲什之徒所忌。其後因自言玄見五舶自其國

來。其弟子復言自得阿那含果。跋陀不即驗問。以此致謗。秦僧以跋陀爲誑眾。遂擯之。不容同處。跋陀即日與其弟子慧觀等出關南。適廬山。而慧遠法師素聞其名。見跋陀至。待之甚善。因致書秦王爲其解擯。遂請跋陀出其禪經。同譯。譯成。遠爲之序。因問跋陀曰。天竺傳法諸祖凡有幾何。跋陀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號不如密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般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盛行教化。吾嘗遇之。（般若尚在達磨多羅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寶林傳所稱跋陀說其祖事與此並同）會其西之江陵遠公。未

及以之爲書跋陀後會劉太尉裕罷鎮荆州相將同還都下住道場寺卒於本寺當元嘉六年春秋七十有一。

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二十五祖弗若密多二十六祖不若多羅二十七祖達磨多羅二十八祖祐尋終於梁。

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耶舍乃益譯出眾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者共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天懿嘗問耶舍曰西土頗有大士奉此教乎耶舍

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皆亦受持。然其二十七祖。
號般若多羅。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此
明帝正光元年。至此雒陽。其人亦善此經。萬天懿曰。
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
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說偈而答天懿曰。尊勝今藏
古無肱。又有肱龍來方受寶。奉物復嫌名。天懿復問
如前。耶舍又說偈曰。初首不稱名。風狂又有聲。人來
不喜見。白寶初平平。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自起
求無礙。師傳我設繩。路上逢僧禮。腳下六支生。天懿
復問。耶舍復說偈曰。三四金無我。隔水受心燈。尊號

過諸量徒瞋不起憎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奉物何曾奉言勤又不勤唯書四句偈將勸瑞田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心裏能藏事說向漢江濱湖波探一月將照二三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領得珍勤語離鄉日日敷米粱移近路餘筭脚天徒天懿復問耶舍曰前所記者將有國德問生吾不復語然其後之事為汝并以六偈記之其一曰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屯分其二曰靈集媿天恩生牙二六人法中無氣味石上有功勳其三日本是大蟲男迴成師子談官家封馬嶺同詳三十

三其四曰九女出人倫八箇絶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其五曰走戊與潮鄰媥烏子出身二天雖有感三化寂無塵其六曰說少何曾少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首三四繼門修復謂天懿曰吾滅度後凡二百八十年是國有大王者善治其民風俗安樂前之所記賢聖相次皆出大益羣品然因一勝師始開其甘露門而致後如此萬天懿即從耶舍譯其讖偈耶舍復出其所謂二十七祖與般若多羅之繼世弟子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之事者與天懿正之亡當時爲書之名耶舍尋悠然獨往廬山遂入滅於山中其後梁簡

文帝聞之。因使臣劉縣運往齊取其書歸國。詔沙門寶唱編入續法記。梁簡文當齊有國。方一載餘即崩。然其死阨在賊臣暴亂之際。乃暇求法事耶。豈先此因使北聘。已得是書乎。又不見寶唱作續法記。年月尚疑之。但取其文字自北而傳南。其來有因。且從舊錄而筆之耳。然自七佛至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蓋此那連耶舍之所譯也。西域沙門犍那者。不知其果何國人。亦不詳何時至於中國也。唐天寶中。會河南尹李常者。得三祖璨大師舍利。遂集沙門於其家置齋落之。而犍那與焉。李常因問犍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曰。自迦葉直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二十二人。

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有三十七世。常又問席間他僧曰。余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適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者。對曰。斯蓋後魏之世。佛法毀廢。當時沙門有曰曇曜者。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不暇全寫。懷之亡于山澤。及魏之文成復教。前後歷三十載。至孝文帝之世。曇曜乃進爲僧統。尋出其事。授衆沙門修之。目爲付法藏傳。其差悞亡逸。始自曇曜之所致也。犍那後不知所終。

裴休字公美。事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

平章事。號爲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爲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衙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

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下

音釋

慥七到切 侁所臻切 賾士革切 亳音泊 雒歷各切與洛同 媥匹連切 昫呼句切

傳法正宗論

宋・釋契嵩 撰

傳法正宗論卷上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呶呶。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觀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眞君毀佛之後。梵

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旋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為書序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禰父子。親相承襲為之效。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於婆修槃陀。摩拏羅鶴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師子三祖最闕。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

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分明。詳
備又何足爲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其傳師子比丘。
謂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
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
之。如其爲迦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
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
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爲之祖。可令其
法絕乎。又掬多傳。謂其意欲涅槃。特以提多迦未誕。
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遂
爲外道弟子所害。提婆乃忍死說其夙報。以法付羅

睺羅方絶。今師子既如掬多。提婆爲之祖。豈獨便死。而不顧法耶。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不可預焉。今師子預之。是必聖人也。安有聖人而不知死於夙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爲後世之師祖邪。縱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當預知。以告其絶。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祖而傳之乎。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本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爲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聖。可不懼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

落之。因問西域三藏僧犍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犍那曰。自大迦葉至乎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横枝。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席間。耆德曰。余嘗視祖圖。或引五十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時有僧曇曜。於倉黄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爲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

之爲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曇曜所撰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致然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智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寶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無有。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爲。余常疑其無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僧祐之所爲

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偏行於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罽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自大迦葉至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推之。有曰婆羅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弗若蜜多者。與乎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同其名也。有曰不若多羅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其名也。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法俗。合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其他祖同者。若曰掬多堀。或上字同而下異。或下字異而上同。或本名反。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修。

曰舍那婆斯之類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各異而然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其同之尤詳其第一卷目錄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祖最相聯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世之付受者也其所列員數之多者蓋祐公前後所得諸家之目錄不較其同異一皆書之雜以阿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也如祐序曰先傳同異並錄以廣聞後賢未絕製傳以補闕然其大略與寶林傳傳燈錄同也若祐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爲律師學而有識而人至於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於梁所聞必詳今其爲書

亦可信矣。以之驗師子比丘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四祖其相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有據也。嗚呼。祐之書存於大藏。周天下其幾百年也。而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而至人之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斯事者。前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支彊梁樓。嘗往罽賓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磨達比丘。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出之徒。支彊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興衰。問之達磨。達曰。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大師。然吾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我同學。南天竺

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那。寶林傳云。北天竺一則呼爲婆羅多羅。與三藏記並同。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復授衣爲信。即遣之其國。其人方大爲佛事。於彼支疆曰。然我識其人也。支疆遂以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於洛邑。初館白馬寺。時魏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興亡。支疆皆以隱語答之。因會沙門曇諦。康僧鎧輩。譯出衆經。及諸祖付受事跡。傳於中國。以此驗知中國。先有祖事。非權輿於付法藏傳耳。然支疆譯出其事。至乎拓跋燾誅沙門。歷百九十年矣。而支疆之說。固已傳於世也。吾料其百九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事。而東來者。祖數益添。

已不止於二十五年矣。但不辯其傳來何人耳。吾近以禪經驗。當時添祖數必矣。蓋吉迦夜曇曜。當其毀教之後。賫舊本先爲其書雜衆經。以其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固不如曇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其所以徒見其不存於藏中。卽謂曲說。又後世天下數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絕。或歲月益遠。其書旣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亦亡。以之爲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令學者愈不信之。又云。有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乃益翻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譯。

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所承於般若多羅謂此土繼其後者。法當大傳。乃以識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而楊衒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啟者。於西天竺共譯祖事。爲漢文。譯成。而耶舍先持之東來。然與支彊之所譯者。未嘗異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於支彊之所譯也。益至乎二十七祖。與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曜。其始單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彊

耶舍二家之說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備也。若出三藏記者。蓋別得其傳於齊梁之間耳。僧祐曰。薩婆多部。源起於天竺。而流化於罽賓。罽賓國者。蓋師子祖所化之地。亦其遇害於此。祐之言詳也。又曰。此部偏行於齊土者。祐齊人也。是必西人。先達磨東來。而傳之於齊。祐於其國。遂得之為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傳耶。苟謂震旦禪者為之。而祐之時。何嘗稍有達磨之徒耶。又

何出乎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夫凡辯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反是雖有神明。如蓍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迺曰。達磨聞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既不信。以望氣遂之於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乎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之世。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寶林傳誤云己卯。齊王者。亦魏王曹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為後之南齊。注清之書。亦曰南齊。其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馱跋陀也。跋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來梁。夫

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豈獨以二弟子被擯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安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盜倨傳法。然後始爲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汝宜傳之。勿使斷絕。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爲萬世之宗。以正衆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曰盜倨傳法。以爲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辯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曲說。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未

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辯其道之眞僞。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淸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緣。張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悞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去聲）之者。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識不臻。乃輒文之迂踈倒錯。累乎先聖眞迹。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

盛事也。安可妄為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競為其說。如此者何限。吾常為之太息。雖不能高文慷慨。皆欲劃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採其事實。修而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偽者則削之。其舊雖見。而不甚備者。則採其所遺以廣之。斷自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鑑禪師。總三十四聖者。如來則為之表。次聖則為之傳。及大鑑之後。法既廣。傳則為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其徒者。則為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實者。則為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四十餘篇。并其祖圖。

勒為十二卷。命曰傳法正宗記。

第二篇 此篇并後卷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出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藏傳之謬。遂為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所錄者。槩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諍。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衆聖。果二十八祖備矣。婆舍斯多而下。四祖師。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錄。誠有根本。而吉迦夜闕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訩訩。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馱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本經其序或亡出遠名進出三藏記見之最詳也

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觀之所著。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馱跋陀羅。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猶子也。慧遠法師蓋承於佛馱跋陀慧觀又跋陀之弟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而備之也。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此卽商那和修也尊者優波崛。卽掬多也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又。靈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爲又字。初卽取其又字之義。後見他處經寫曰。僧伽羅又。乃省前又字悟耳。然僧伽羅又。卽吾宗師子祖旁出之祖也。辯在吾解誣之文內甚詳。尊者摩拏羅。吾嘗辯此當是稱二十五祖婆羅多羅。其謂又尊者。是必以二十五祖。又承二十四祖師子。其相繼未嘗絕也。今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悞也。若逢達磨多羅。卽

百十

是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自稱尊者耶。寫爲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羅多羅相近故也。古德亦有辯此。謂是摩拏羅。恐亦未然。今且從先德耳。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但多蜜字與傳燈錄諸說異耳。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達磨多羅者。乃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衆說所謂二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曾差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

其首末之人。則餘祖在乎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罽賓。罽賓即師子祖所化之國也。轉至富若蜜多。即不如蜜多也。富若蜜多。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其弟子富若羅。即般若多羅也。亦得應眞。此二人於罽賓中。為第一教首。按寶林傳燈云。此二尊者。盛化東天竺。南天竺。此云為罽賓教首。必罽賓僧徒推仰其人。為承法之宗首也。或恐二人。亦嘗來往罽賓國也。富若蜜多。去世已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慧觀乃跋陀弟子也。此二人同終於宋。今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廬山所譯並同。但其經題目輒異。又推富若蜜多。富若羅。二祖師入滅之年。與寶林傳燈二書。前後相差。詳此。或慧觀於跋陀之後。重譯其經之文。而自序之。或承其泛傳。謂富若羅入滅。遂以書之。或寶林慧觀所聞於西僧者。其部類宗計各不同。或五竺泛傳不的。或傳至此土。年代賒遠。重

經滅教而傳寫者悞。至其差舛耳。但取其承法宗祖。眞正入滅之年。雖稍差亦不甚妨。如衆家說佛生日不等。豈可便謂非吾佛也。按慧皎傳云。跋陀終在元嘉六年。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勝鬘經序。知慧觀沒在跋陀之後。曇摩多羅菩薩。卽達磨多羅也。與佛陀斯那。先者也。佛大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罽賓。爲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皆見於出三藏記第九卷。若慧觀所謂富若蜜多者。亦吾正宗之二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七祖也。所謂曇摩多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二十八祖也。所謂佛陀斯那者。卽菩提達磨同稟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罽賓。轉至富若蜜多者。葢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至於罽賓而更自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多二祖師之名者文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衆說小差蓋其譯有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馱跋陀羅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或爲光字等悮也）始在罽賓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安每與什議論相得甚善嘗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尋爲秦僧以事苟排跋陀遂來廬山遠法師爲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遠公譯

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題曰。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公同譯是也。所謂跋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弟子。與菩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儁。禪訓之宗。寶林傳曰。佛大先乃跋陀之弟子。菩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觀於跋陀後與大先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夫大小乘互為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達多之類。西域多有。豈達磨等始亦稍問禪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

而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方七歲。即知四韋陀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三藏。尤工定業。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寶林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寶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爲詳。推此則跋陀果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寶林傳。但稱跋陀。指般若多羅現在南天竺。未見其傳法。寶林未可爲據。今佛馱跋陀傳

其諸父之經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親矣不謬也寶林傳曰佛馱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於南天竺國者此其効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佛馱跋陀傳云跋陀既爲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智從容初無異色驗此則慧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元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之初其歳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考出於常數而然也

故梁武碑達磨曰厥壽百五十歲。續高僧傳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耳。若其死葬而復提隻履西歸。又安可以歲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達磨當是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雋。禪訓之宗者。是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襲禪祖。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非傳法眾聖。其事迹始。自支彊梁樓。譯出爲書。曰續法傳會拓跋燾毀教。支彊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輩。復綴成書。其所載。或全或闕。更後世周武唐武宗毀

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掇拾各以爲書。而全闕益差。古今辯此雖衆。援引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證之爲詳。然世之所執。以諍吾宗門者。其最推付法藏傳耳。今考其書。葢成於後魏延興之二年。而佛馱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二載矣。譯禪經在義熙七八年。葢按僧祐出三藏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譯出禪經。即以義熙八年。遂適荊州。慧皎高僧傳亦云。跋陀至廬山停歲許。復西適江陵。付法藏傳。後出於延興二年。即見於其書之端。如此則禪經誠先見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耳。今獨執其一方。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

見之全本者。可爲當乎。說者曰。支疆梁樓。先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祖。至婆舍斯多謂傳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卽絕。又曰吉弗煙與曇曜同時別修。此爲五明集。蓋廣乎付法藏傳者也。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已矣。其所以闕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難。倉卒單錄。奔竄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所備二十八祖。驗其所謂元有之者。果是而相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所致也。五明集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別命其名目。如寶林傳聖冑集之類。又不列譯人之名氏。後世復不能考其實。

但以曇曜先綴集者。輒與吉迦夜兩出其名。然迦夜之書。非其正本。固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曰。師子比丘。爲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乃以爲然。殊不料昔之學輩黨宗。故爲此說。相蔑以起後世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之人。而識者直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亦自見其闕矣。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酷。且俗誠滅教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因師子之事。而妄爲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之名以行。然吉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嘗著五明集。不止乎二

十四世以此驗付法藏傳託之迦夜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爲亦周武毀教之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禪經與出三藏記皆備而此何特無耶吾謂其謬書可焚也（卽付法藏傳）

傳法正宗論卷上

傳法正宗論卷下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三篇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子必取乎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盧山大師。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盧山祖述尤詳者。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盧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考其序。求其統之之

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有曰。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其經本。或寫爲音韶。葢後世傳寫者之筆悞耳。余考遠公匡山集。見禪經統序。實云旨詔。圭峯普賢行願疏。亦稱旨詔。此必圭峯。按周唐沙汰已前。古本經序也。既言曲承旨詔。曲則細密之謂也。若云音詔。則其義豈爲微密耶。慧觀法師。不淨觀經序。亦云曲奉聖旨。不淨觀經。即禪經也。愚初未敢輒改。大藏國本之文。此後乃取旨詔爲詳。請爲百世之定準也。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闢。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眞咸乘至願。冥契於昔。功

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闇軌元匠。元匠喻佛也 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麤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以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頹。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其業。讚禪經非經之文。乃其經之法要也 有曰。尋條求根者眾。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有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

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有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儁。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有曰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今推此數端之說。豈非以阿難搊多曲承旨詔。待其人而密相傳受。所謂功在言外。經所不辯者。統吾釋迦文佛之一大教。其經者。律者。論者。其人之學是三者。莫不由此而

爲之至也。僧祐所謂統序者。此其所以然也。慧皎高僧傳。謂佛馱跋陀。去秦而會遠公於廬山。譯出禪數諸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嘗與遠公譯此禪經。而遠公乃自跋陀。傳其法要。跋陀則受之於達磨。故其序述。乃如此之廣大。微妙祕密者。蓋發明其經主之心耳。此所謂識吾正宗之詳者也。大宋高僧傳論。禪科曰。夫法演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馱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其所曰依者。謂其依法要也。違者。謂其違教跡也。驗此

而遠公傳縣要於跋陀。豈不果爾耶。傳家所用佛馱般若。此二人。似皆至廬山。則遠公密傳者。果得之於誰。以僧祐慧皎二傳所列。亦不見有般若同至之說。然傳家所引彼書。恐未端審。蓋公亦少思之。今以其譯經斷。而遠公當傳於跋陀跋陀跋陀則得於達磨慧觀序明之詳。然其般若多。似與二十七祖名相近。以傳記證。則二十七祖。未聞來晉。亦只滅在天竺。若其聖人忽來忽往。果先會以通而來。為達磨禪宗張本。此在聖人。則不可測也。不然。則實自有一般若多。或諸祖支派者。先來露此禪旨也。後或有以此事迹論。請以吾注正之當遠公之時。達磨未至密傳極證之說。而華人未始稍聞。廬山雖自得之。輒發則駭眾而謗生。料不可孤起。會其出經。遂因而發之。然其說。益玄與其經之文。或不相類。其意在其經之祕要耳。不宜專求於區區三數萬文字之間而已矣。

若其曰。阿難曲承旨詔。不類其經。而首稱大迦葉者。是必特欲明阿難傳佛經教之外。而別受此之玄旨也。不爾。則何輒與經相反耶。慧觀之序。其大槩雖與廬山之說同。而其經題目與始說經之人。曖昧不甚辯。吾不盡推以爲篤論。但善慧觀。備列祖師名數。與吾正宗類。又以其曰。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又曰。曇摩羅以此法要。傳與浮陀羅。浮陀羅與佛陀斯那。愍此旃丹無眞習可師。遂流此法至東州。此似最近吾宗也。然當慧觀之時。佛法入震旦已三百七十餘載矣。其所傳來者。洪經大論。殆亦備矣。何藉一不淨

觀經而爲之師耶。其謂無眞習可師。正以中華未始。眞有極證祕密之法。爲此學教者之師軌耳。曰。何謂禪經。有微旨合吾之正宗乎。曰禪經。曰佛言。欲求阿鼻三摩耶。元注云。此是見道之名也。當作達磨摩那斯伽邏。常觀其實義。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莫如劣夫不能報讐。爲彼所害。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爲現法樂。故爲後世作大明故。斷一切苦本故。饒益衆生故。況於凡夫。空無所得。而自放逸。不勤修習。其下乃解曰。達磨謂世間第一法也。摩那斯伽邏謂一經心譯者義言。思惟大禪經凡二卷。自初及終。皆華言。唯此

見道與世第一法。一經心者。獨用梵語祕而不譯。吾意經家如是。乃含佛微旨。特欲以祕密感悟。超拔其循此而思惟道者耶。故其次此即列佛敕曰。常觀眞實義。若其所謂當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者。按智度論云。十六聖行刀。其義不離三解脫門也。然三解脫門通大小乘。但以其所緣爲優劣耳。大乘之三解脫門者。所緣諸法實相。小乘則異於是。今此果緣眞實義。而使以聖行刀。驗其所觀者。誠大乘之妙微密法矣。又其經之勝道。決定分結句。曰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又其下卷之末說偈

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無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此豈不謂其究竟處。乃佛佛妙微密心。不可以情識狀。唯以此證者。乃相應耳。此其與吾正宗合者也。昔涅槃經時。諸比丘既聞其離四倒之說。遂更求佛久住於世。以為其教導。如來將正其知見。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諸眾生作依止處。智度論曰。佛將入涅槃。北首臥時。先告阿難。若今現前。若我過去。後比丘當自依止法。夫自依止法者。謂內觀身。常念一心智

慧。勤修精進云云蓋教不餘依止。次謂以戒經爲師。及其所集法寶藏之事。涅槃後分經亦然。夫涅槃所謂無上正法者。乃是直指如來所證法性。已付大迦葉矣。欲衆學法之者。依以爲其所正之處耳。然資其主。敎法於後世。非付法印。使持之則何以爲之主耶。今其謂已付大迦葉者。豈非使其以法。而軌正印證乎。奉敎而修證者耶。又其經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又曰。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不然哉。大論先敎依止法者。其意與四依相近也。禪經謂。大迦葉相承吾佛。佛

滅後以此次第傳之固亦驗矣遠公曰曲承旨詔與夫所謂密語豈遠乎哉學者必以心通則其付無上正法之深旨可求也此固與其經他卷以法付於王臣四部之衆者事同而意異也又大論囑累品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餘經即其論前文云法華經諸餘方等經囑累喜王諸菩薩等）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此豈不謂祕密法乃勝乎般若耶此明龍本離經而又傳其祕密之旨必矣安可以教部論余奏記後蓋見其微而意不敢輒改已奏之文更出此實欲學者省之耳）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決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為藥若其論始尊大乎般若曰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諸經中第一大。又曰。般若波羅蜜。名三世諸佛母。能示一切法實相。又曰。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又曰。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相。盡名爲魔。又涅槃經曰。摩訶般若。成祕密藏。今其於囑累乎聲聞菩薩眾經之後。乃特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是豈非龍木（本字避御名。其下倣此。）承大迦葉阿難爲傳法大祖。而經外又眞得其實相。欲席此而稍發之耶。不爾。何輒以大般若。而爲非祕密法乎。吾研其能以毒爲藥之喻者。益見其玄旨有在。此又未易以教部斷之。（其論又云。以細微妙。麤妄法治。譬如有毒能治眾毒。又古德云。四教皆是權巧化物。乃引

經云。空拳誑小兒爲證。此可求其以毒爲藥之義也。若遠公序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亦龍木之意耳。曰子前謂涅槃付囑摩訶迦葉者。乃傳其祕密之法。與此囑累阿難。不亦同矣。何故涅槃之時。不皆言耶。曰阿難在弟子爲次。又專傳佛經論。苟越次顯稱阿難。則不別乎經外而曲有所傳也。指之迦葉。乃專乎付長。而所以尊其祕密心傳之謂也。雖囑之阿難。當此固亦存而不言耳。傳燈錄曰。并勅阿難副貳傳化。豈非專在乎大迦葉耶。然此大經大論。與夫禪經所謂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

難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
傳受又與乎遠公慧觀二序曰阿難曲承旨詔藏之
靈府遇其人而後傳者固亦同矣今以此五者之說
而驗乎寶林傳燈所謂如來將化乃命摩訶迦葉云
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
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又近
世李令公遵勗廣燈錄稱大迦葉謂阿難曰婆伽婆
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
付於汝而其本末何嘗異耶古今所謂言教之外其
別傳正法者豈不灼然至是乎客曰子所推詳也且

若禪經所見。但三十七品。四念處。此皆小乘行相耳。而子謂其出於菩提達磨。豈其宜耶。吾甚疑之。何如曰。夫三十七品。四念處者。固通乎大小乘。子且善聽。按智度論曰。佛說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又曰。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中。生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是故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世界成就。衆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又曰。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學。爲學六波羅蜜。爲學四念處。如是學。爲學盡諸學道。如是學。爲學佛所行處。如是

學為開甘露門如是學為示無為性須菩提下劣之人不能作是學佛意其如此也孰謂三十七品四念處唯是小乘行相乎今菩提達磨方以大菩薩倡傳法為祖演禪經行其大乘之法正其宜矣又何疑哉借令四念處唯是小乘之道而其論又曰須菩提菩薩如是學一切法中得清淨所謂聲聞辟支佛心又曰菩薩如是為了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又曰三十七品是聲聞辟支佛涅槃道佛勸菩薩應行是道如此則菩薩亦得以聲聞法而進入明矣今禪經演之豈不奉佛意耶何謂而不可也況其末果以小乘而

待人乎。夫禪經。乃達磨祖師初以方便。敎化乎三乘之修行者。欲因其淺。而導之深耳。其經云。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此之例是也。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詳矣。曰。若爾則禪經。首列乎傳法諸祖。豈古諸祖亦傳乎經敎耶。曰是也。古之傳法。所以證其行敎也而以敎入道者。必以祖師所傳。爲之印正矣。禪源詮。謂。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敎乘兼行。後之祖師。觀機乃特顯宗破執。益更單傳其心印也。客曰。吾又聞般若多羅。唯以大法藥付之達磨。令其直接上機。乃在乎經敎之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未聞其復

循大小乘行相以爲其說乎曰然般若達磨之付受者此誠佛祖之正傳者也然學者亦當更求先聖囑累之本末究其行化機宜之意也不應白執其一時之言而相發難夫以大法藥直接上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者此蓋般若多羅初誡達磨宜遊方觀機以行其正傳之法耳意謂須其滅度後（般若多羅滅度之後也）更六十七年震旦國始有上機者與達磨緣會其時乃當施大法藥直接此機之人也今禪經自達磨未入中華百餘載已前方在西域以其正傳之時未至上機者少且順彼人機方便傍大小乘而義

說之耳。寶林傳亦云。達磨先在南天竺以小乘法。化道若干人。此亦達磨。且行其前。所謂菩薩爲盡諸學道。爲了知一切衆生。心所趣向者也。而祖師之道。非止乎是而已矣。若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接上機者。禪經亦但蘊之。而未始發。及其時適至。達磨乃翻然東來。乘震旦有大乘氣。所謂其正傳者。遂大振於梁魏之世矣。學者淺悟。徒見其在文字。談說三乘止觀。卽謂非菩提達磨之言。何其易也。若禪經其勝。決定分結句。云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此葢祖師自謙意。謂今經乃我聊略說此法性耳。若其究竟之理

則佛之境界。祕密微妙。非文字義說可宣。必密傳妙證。可以至矣。又其經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句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彼乃究竟。其曰方便治地行者。乃其且以義。而演禪經之謂也。其曰乃至究竟處者。葢其正傳大法。直接上機之謂也。其曰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者。乃達磨自謂。其承佛所傳。而迄至於今也。其曰唯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者。葢謂此法祕密。無言無示。難信難到。唯是以此已證之者。然後乃知其所以爲究竟也。如此其意。豈非經之外。而自有旨哉。豈非

不假文字而待人直以心證乎洎乎遠公承達磨之徒而密傳之乃序禪經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又曰若斯人也無聞無示別有宗明矣如此而遠公所得亦何嘗在乎經教語言文字之間耶嗚呼末學寡識安知古德先傳此禪經乃達磨正統之張本也得以爲吾宗衰微之明證乎曰他宗之師亦有名乎達磨多羅者今子謂達磨多羅卽禪宗之菩提達磨何以爲之正耶曰吾前論以禪經二十八祖數證之已詳又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此非吾祖師誰

歟。他宗之同名者。安得輒預此耶。然其發揮禪經者。
乃跋陀三藏。與廬山大師。而慧觀亦預焉。此三人者。
皆謂其具大乘圓頓之意。其言豈繆乎。若遠公者。乃
古今天下。所謂安遠者也。吾佛教大盛於中國。蓋自
此二公之始。尤大法師也。吾嘗謂遠公識最高量最
遠。其爲釋子有文有質。儀形僧寶。而其風烈卓然。乃
爲儒之聖賢。百世景伏。在古今高僧。遠公絕出。是蓋
不可測之人也。跋陀尊者。該通三藏。尤彊記在西域。
謂博極其內外經書。號爲異僧。僧肇乃尊曰。大乘禪
師。慧觀其義學才俊。當時與生肇融叡等。夷亦古有

名之法師也。而其三人者。如此皆尊夫禪要。而達磨之道。恐亦至矣。吾又聞智度論曰。禪最大。如王言。禪則一切皆攝。佛菩薩諸三昧。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勝妙功德。皆在禪中而化。卷又謂此義曰解脫禪三昧。皆名爲定。定名爲心。其所謂心者。乃諸禪祖之所傳者也。古者謂禪門爲宗門。此亦能本祖師之意耳。亦謂吾宗門乃釋迦文一佛敎之大宗正趣矣。但其所謂宗門之意。義者散在衆經。隱覆古今未始章章見於天下也。吾平日嘗考此斷。自如來付法入滅。而來所見於大藏之間者。適且以遠公統序。與禪

經智度論涅槃經四者之說推其奧旨而驗覈之然斯佛法大事豈余下士而輒以臆裁幸且發乎前世賢聖之所蘊耳識者以謂何如若遠公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是豈非謂禪爲經律論三學者之所宗乎又曰每慨此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是豈非謂戒定慧必統於禪要乎又曰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是豈非謂聖乃達節變而通之純以密證妙用別爲眾部之宗乎又曰八萬法藏所存唯要是豈非

謂雖佛八萬四千法聚。莫不以此密傳極證。爲之眞要乎。又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未至。或守方而未變。是豈非謂其先末而後本。惡夫學者之倒錯。執方而不知圓變乎。又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是豈非謂佛之聖旨。不唯全其妙本之優長。亦乃極救其徇末者之闇短乎。又曰。此三應眞。咸冥契於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豈非謂迦葉阿難與掬多者。却以迦葉掬多。而釋乎三應眞者。廣其冥契之意耳。曲奉默傳。皆契合乎吾佛。昔之妙微密心。而超然出乎經教之外耶。禪經摩那。斯伽邏一經。心祕而不譯

者。其下曰。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是豈非謂。大凡其人預吾敎者。盡當務此祕密極證。乃爲之正見乎。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能爲汝等作大依止。是豈非謂而今而後。皆可依止乎。迦葉無上妙微密法。而爲之正乎。又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四人卽名如來。何以故。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非謂代代四依之人出世者。乃據是妙心密語。以爲後之明證乎。若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者。其旨亦驗在禪中矣。適且略之不復解也。校此則大

聖人遺意豈不杲以妙微密清淨禪爲其教之大宗也欲世世三學之者資之以爲其入道之印驗標正耶古者命吾禪門謂之宗門而尊於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禪要既是吾一佛教之宗則其傳法要者三十三祖自大迦葉至乎曹溪乃皆一釋教之祖也而淺識者妄分達磨曹溪獨爲禪門之祖不亦甚謬乎夫道固無外法與文字未始異也孰爲表裏但且略其言方語本十二部之云云者直截以全心性人蓋提本以正其迹宗親以別其疎也使其卽茲極證不復弊其毫髮迂曲矣然此未易以口舌辯未可以智

解到猶圓覺曰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悉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豈不然哉昔馬鳴曰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龍樹曰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斯亦二祖師尊其心證之親密以別其循迹而情解者也欲人軌此而爲之正矣隋智者稱如來嘗命諸弟子使各述其昔爲維摩詰所訶之言而佛乃默印正之然此固與淨名默印乎三十二大士之聖說法者同也按是則大聖人果以其正宗默證微密遺後世爲其標正印驗者固亦已見於佛之當時矣學者亦可尊而信之也嗚呼今吾輩

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預釋迦文之教耶。其所學經律論者。孰不預夫八萬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師習。而黨其所學。不顧法要。不審求其大宗正趣。反忽乎達磨祖師之所傳者。謂不如吾師之道也。是不唯違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歎也。夫若今禪者之所示。或語或默。或動用。皆先佛之妙用也。但不可輒見。雖其本源有在。吾省煩不復發之。然此妙用。恐聖意獨遺屬吾密傳之宗。乃得發明耳。何則以其相宜故也。不然。奚自達磨祖師已來。而其風大振耶。經曰。正言似反。誰其信者。昔龍樹祖師。大論所現曰。持

戒皮。禪定肉。智慧骨。微妙善心髓。夫微妙心者。亦其承佛而密傳者也。及達磨祖師。品其弟子所證之淺深。乃特引之曰。汝得吾皮。得吾肉。得吾骨。汝得吾髓。於此而佛之心印益効也。其不言戒定慧妙心。與其義者。此故略之而存其微旨耳。其後垂百年。隋之智者顗禪師。因其申經。乃更以義而分辯。此四者之說。至乎微妙善心。髓謂是諸佛行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一不二。微妙中道也。然而龍樹達磨。其道及智者論之。而益尊且辯矣。斯心微密。眞所謂不可思議也。非言非默識。識所不及也。智知所不到也。吾少嘗

傳聞於先善知識謂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達磨曰汝得吾骨及二祖拜已歸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旨乎其尤極矣祖師之言也茲所以爲縣學之宗也唐僧神清譏禪者輒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大迦葉雖卽回心尙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清何其不思耶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如清之言則大聖人乃妄付其法耳此吾記內拒之已詳不復多云驗神清淺謬不及智者之藩籬遠矣世稱神清善學豈然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通天

下。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爲患矣。故至人不貴多學。不欲多岐也。而後學之者。愚陋或妄評乎達磨祖師所謂得吾髓者。何其瀆亂。夫智者之說耶。

第四篇

客曰。教既載道。何必外教而傳道耶。又聞夫圓頓教者。教與證一也。今乃教道相異。豈爲圓乎哉。曰子未心通。宜善聽之。古所謂教證一者。蓋以文字之性。亦有空分與正理貫耳。非謂黃卷赤軸間。言聲字色。擬然之有狀者。直與實相無相一也。若夫十二部之教。

乃大聖人權巧應機垂跡而張本且假世名字語言發理以待人悟耳然理妙無所教雖說及而語終不極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果別於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猶大論曰言似言及而玄旨幽邃尋之雖深而失之愈遠其此謂也昔隋之智者顗公最爲知教者也豈不曰佛法至理不可以言宣豈存言方語本十二部乎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以教爲權而不必專之乎又

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豈使人執其教迹耶又經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當是可謂教證一乎非耶圓哉非圓歟曰夫十二部者皆佛實語豈盡權而果可外乎曰汝悟乃自知之也曰若古之禪德者有盡措經像而不復務之何謂也曰此但毀相泯心者亦猶經曰唯除頓覺人并法不隨順吾前所謂初諸祖師亦兼經教而行之者佛子自

宜以此兩端量力而處之可也。若祖師以正宗而入震旦。與乎義學之者。息其爭鋒。競銳之心者有之矣。與乎學者。直指其心。而免其章句之勞者有之矣。與夫學者。他悟。而正驗其是否者有之矣。與其專以正宗。而得法喜者。五百餘載。其人固不可勝數也。而如來遺後世標正。印驗其微旨。不亦効乎。祖師德被於世。其亦至矣。然正宗至微至密。必得眞道眼乃見。苟以意解而强辯。雖益辯益差也。吾無如之何。龍樹論曰。若分別憶想。卽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爲法印。待子潔淸其分別戲論之心。始可信吾教外所傳。

乃眞佛法印也。曰、既謂教外別傳、則與教不相關也。而子必引涅槃之言爲據、豈其宜耶。曰、然、其意雖教外別傳、而其事必教內所指、非指自佛教之內、則何表乎佛於教外、而別有所傳者耶。故如來示其事於垂終之言、亦謂其妙心、吾已嘗傳之矣。孰謂不與教相關耶。而吾引涅槃、不亦然乎。遠公曰、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此言可思也。曰、子謂必世世傳受心印、亦以爲標正印驗。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祖遂絕耶。曰、祖豈果絕乎。但正宗入正且至曹溪歷年已久。其人習知此法、其機緣純

孰者衆正宗得以而普傳雖其枝派益分而累累相承亦各爲其祖以法而遞相標正印驗何嘗闕然亦猶世俗百氏得姓各爲其家而子孫相承繼爲祖禰則未始無也但此承法雖有支祖而不如其正祖之盛也曰吾以教而亦能見道何必爾宗所傳乃以爲至乎曰子必以教而見道是見說也非見道也夫眞見道者所謂窮理者也窮則能變變則能通善爲變通乃爲見道也夫變而通之者其始發於吾之正宗耳佛子苟能變通即預乎吾宗矣何謂何必爾宗乃爲至耶況子輩未始知變豈爲見道乎遠公曰或將

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蓋子之謂乎若其世世之帝王公侯卿士大夫儒者之聖賢服膺而推敬此宗門者不可殫紀其略如吾宋之太宗眞宗皆閱意最深而章聖皇帝爲之修心詩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眞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迄於今也而上留神益專以此爲偈爲頌方布滿天下又益爲祖師傳法授衣之圖以正其宗祖者也唐書曰〔劉昫唐書也〕達磨本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傳受裴相國休爲唐之圭峯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

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祖。達磨傳之。又至於能爲六祖矣。昔李華吏部。嘗習知乎天台止觀。及湛然禪師。與諸僧。命李爲左溪朗師之碑。而其文首引菩提達磨。謂二十九世。相承大迦葉傳佛心法。未聞有非之者。而隋之智者顗公。亦嘗引此禪經四隨之義。以證其敎之四悉檀者。若智者特能區別四敎。乃不世之大法師也。苟曇摩多羅。其道不至。其人非祖。彼豈肯推其言。而爲據乎。永嘉大師玄覺。本學天台三觀。義解精修。其殆異僧也。其學三觀所證

見天台四教儀及永嘉集。及其著證道歌乃曰。明明佛勅曹溪是
清涼國師澄觀。大法師也。其嘗謂曰。果海離念而心
傳。圭峯乃釋之曰。此即達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
意也。禪源詮祖圖云。觀公嘗參問大禪德曰。浮盃或
曰。又學於五臺亡名禪師者。故其言乃爾也。維揚法
慎。大律師也。亦曰。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
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慧定雙照。不可得而稱也。苟
吾正宗。其道不大。至而我朝之三大聖人。豈肯從事。
如是之盛耶。自昔預其從者。若牛頭融祖。若安公秀
公。一行大師。嵩山珪公。若南陽國師。江西大寂。如此

諸公不可勝數皆道風天下德貫神明雖萬乘拜伏
師敬而不自喜巍巍乎柱礎佛氏萬世光賁大教是
亦可以卜其法之如何耳而縱其道極玄彼學者不
能見之胡不稍思今至聖天子與夫隋唐諸大義學
之師其所爲意者以自警乎初宣律師以達磨預之
習禪高僧而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者蒙嘗
患其不公而吾宗贊寧僧錄繼宣爲傳其評三教乃
曰心教義加（謂三乘經律論爲顯教謂瑜珈五部曼茶羅法爲密教謂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心教也）故其論習禪科尤尊乎達磨之宗曰如此修
證是最上乘禪也又曰禪之爲物也其大矣哉諸佛

得之昇等妙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盌所撰

鷲峰聖賢錄者。雖論傳法宗祖。蓋亦傍乎寶林付法

藏二傳矣。非有異聞也。然其所斷浮泛。是非不明。終

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

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方今宗門雖衰。師表者混濫。

鮮得其人。而彼學之者。有識自當尊奉先佛聖意。豈

宜幸其衰。乘其無人。不顧其大宗大祖。而瀆亂乎法

門事體。是可謂有識乎。世書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是亦不忘其聖人之道者也。彼學之者。亦少宜

思之。始達磨道顯於魏。而梁之武帝。遺魏書曰。其賴

觀音分化。又曰。聖胄大師。慧遠法師。序其禪經曰。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如此則達磨果聖人也。以梁武之尊遠公之賢聖。其所稱之。亦可信矣。吾見其輒以達磨而為戲者。何其不知量也。若達磨出於如來之後世。而乃稱禪經者。蓋其採眾經。始欲以佛言為量。以發後人之信心耳。故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此其證矣。

傳法正宗論卷下

音釋

闚 缺規切覘視也 闇 烏紺切與暗同 孱 鋤山切不肖也 雋 祖峻切與儁同 曖 於代切曖

昧暗貌 邏郎佐切 顗語豈切 摐初江切 邃雖遂切深遠也 向欣句朐切 礎初呂切柱礎也

刻傳法正宗記論洋二百二十元

法華授手民國二一年刻成餘洋三百十四元九角

撥刻分二一 傳法記論一百五十五元八角二百文

清規證義記洋一百五十九元一角 功德芳名

比丘尼淨慈洋十元隆開洋十元同願佛光垂照得大智慧永度衆生

廣修本洋二元蓮生上品 初蓮英洋二元消災延壽

寂根 洋十元宿業冰消脫離冥苦即生蓮界聞法安養

信 士張言魁夫婦同子鼠保洋一元消災平安

劉悟開洋三元周蓮生一元二人同願消災延壽得聞妙法

信 女孫三奶奶一元脫苦延壽 蓮元錢一百二十文

上笑詣誠功德芳名

陸智禪小洋四角求生淨土永受安養

沈湯氏超薦先夫偉哉故子仲順平洋三十元

以此功德罪業消除直赴蓮邦聞法安養

比丘尼常修洋十元超薦　先妣湯門王氏仗此功德罪業消除生蓮花中得受妙記

本悅洋一元超度一切生靈有意無意所有傷害生命解寃赦結脫離苦海超生蓮界

覺善一元回向一切寃親債主超生蓮界

眾　姓無名氏小洋一元一角錢六百文出離苦海永種善根

又　錢二百二十文超薦生靈脫罪生西

除刻資餘洋二十元　印送功德書四十部

民國四年仲夏　江北刻經處　磚橋法藏寺　謹識